



著里萬陳

D69.1  
1

記遊南閩



記遊南閩

著里萬陳



刊店書明開

## 序

我的朋友裏邊游蹤最廣的，當首推陳萬里先生！他現在到過的地方，已有直魯豫晉秦隴蘇皖閩浙十省，足跡幾半中國；將來遇着機會，再能到蒙藏青海和東北西南各省，作幾度壯游，他的旅行成績，當駕乎徐霞客之上了。所以現在若連綴他的新舊名字，用「鵬程萬里」四個字來恭維他，非特不是溢美，恐怕還不足限量他的前途罷！

萬里好游，根於天性。他的游興一動，無論事務如何縈纏，前途如何險阻，誰都不能遏止；並且不到意闌興盡時，也絕對不肯罷休。惟其如此，他纔能經歷旁人所不能踐履的境地，發見前人所未及覺察的寶藏；在他個人的旅行史上，有許多可驚，可羨，可敬，可喜的故事。雲岡和敦煌兩次豐富的收穫，姑不具論，就是茶餘酒後，聽他談起「保定絕糧」，嵩山

驚盜」……種種軼聞來，也不禁爲之神往了。

這部閩南游記，是萬里旅居廈門四月間所留下的一些「雪泥鴻爪」。那時的閩南，漳州還比較寧謐，泉州則徧地荆棘，行旅維艱。但是萬里祇到了一次漳州，除欣賞自然景物外，尙未遑作精密的考察；對於旁人視爲畏途的泉州，反倒繼續游了三次，得到許多重要的發見；單論這避夷趨險，舍易就難的精神，已然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了！他游覽泉州的目的，第一次在城內古蹟的觀察；第二次在回教古墓的探討；第三次在私家所藏古物的鑒賞和購求；因此三次游記各具面貌，毫不複沓，使我們讀一篇有一篇的收穫，讀一篇生一篇的興趣。況且萬里在旅行上的特長，除去勇邁的精神和銳敏的觀察外，還有一點爲前人所不及的，就是藝術的攝影。本書中所附的幾幅插圖，都是他在這期間所得到的作品，將他在閩南所領略非楮墨所能形容之「真」和「美」的景象，一一復現在讀者眼前，使讀者確可得到臥游的樂趣，這豈能求諸徐霞客游記裏嗎？

閩南學術空氣本來是銷沈的。讀了萬里這部游記，至少可以使生長閩南的人或不



認識閩南的人，知道這塊地方在商業以外，還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事物，因而引起他們的好奇心來。最近我接到廈門朋友的信，知道那裏漸漸有人到石井去憑弔鄭成功的故里，或赴晉江去摹拓開元寺古塔的雕刻，那末，誰是開這種風氣的「篳路藍縷」者，自可不言而喻了。固然從考古學的眼光看，這幾篇游記，萬里自己和他的朋友們都不敢承認有什麼偉大的貢獻；但是在迫促的時間和險阻的環境裏，居然能有如此的成績，並且使無意中散播的種子逐漸萌芽滋長，也就算難能可貴了！假使海內澄清，盜匪斂跡，由國立的研究機關或像外國「財團法人」那種組織，專門供給萬里去作旅行調查的事業，那末，他對於考古學上的貢獻，不知要比西行日記和這部書裏所載的更進若干步了。爲學術前途計，我很希望在最近的將來，有人幫助萬里完成此志！

萬里游了三次泉州，還不免抱着一點遺憾，就是對於有關摩尼教史蹟的清源山，始終因爲「山多伏莽」「游者裹足」，未獲游覽。我在去年二月間，曾經追隨蔡子民、馬夷初兩先生之後，登臨此山；然而草草游覽了一部份，並呼祿法師的墓址，亦未覓得，既自愧「入

寶山而空回」尤恨萬里彼時已離廈門，不能對於泉州作第四次的探索。當時我本想寫一篇游記，以補萬里泉州游記的不足；今夏復承顧頡剛先生囑我將林玉堂先生的閩粵方言之來源，張亮丞先生的中世紀的泉州，泉州訪古記，顧剛的泉州土地神，孟恕的泉州傳說，萬里這幾篇游記，連我的閩南方音研究，朱熹與閩南，清源山游記等編成一冊閩南講學集刊，結果因故竟未竣事。現在萬里的閩南游記，已然單獨出版，我連那篇清源山游記，還未能寫定，附刊篇末，這是何等的慚愧呵！

萬里的西行日記出版前，曾索序於我，並且將全部稿子，在我處擱了一個月。那時我忙而且懶，終於以不序序之！現在又承他數千里外讓我在這部書前面寫幾句話，我姑且就感想所及的，信筆寫出來，借以彌補前愆罷！

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十五日，羅常培寫於廣州東山旅次。

## 目次

序	iv
泉州第一次遊記	一
漳州遊記	一七
泉州第二次遊記	二七
泉州第三次遊記	五四
旅廈雜記	五六



插圖目次

卷首

- (1) 著者在靈山回教先賢墓上拓碑時攝影(同行艾克君攝)
- (2) 秋
- (3) 泉州奏魁宮所發見之古十字架石刻
- (4) 泉州東門外之節孝坊
- (5) 南安九日山遠望
- (6) 何朝宗製德化造像三幅
- (7) 國學研究院外廊
- (8) 鼓浪嶼

- (9) 菽莊風景
- (10) 泉州開元寺東塔
- (11) 文廟內橋欄石刻象
- (12) 清淨寺大門
- (13) 清淨寺內院西面柵欄門上部亞刺伯文石刻
- (14) 清淨寺內院石牆上刻亞刺伯文一列並弧形石刻亞刺伯文
- (15) 清淨寺內院西牆亞刺伯文石刻二幅
- (16) 靈山回教先賢墓
- (17) 靈山全景
- (18) 漳州白雲百草亭(朱文公解經處)
- (19) 白雲山道中
- (20) 九龍江風景二幅

- (21) 安海海中大霧
- (22) 銅羅漢像(泉州小開元寺中物)二幅
- (23) 國姓瓶(鄧成功裝盛火藥之陶瓶)
- (24) 泉州開元寺雙翼飛天雕刻
- (25) 洛陽橋
- (26) 洪衙亭洪承峻故第遺址
- (27) 洛陽橋畔石塔三幅
- (28) 洛陽橋畔蔡襄祠中夏得海塑像
- (29) 往南安道中所見
- (30) 泉州東門外東禪寺前古墓二幅
- (31) 東禪寺石棺之一部
- (32) 東禪寺後古墓三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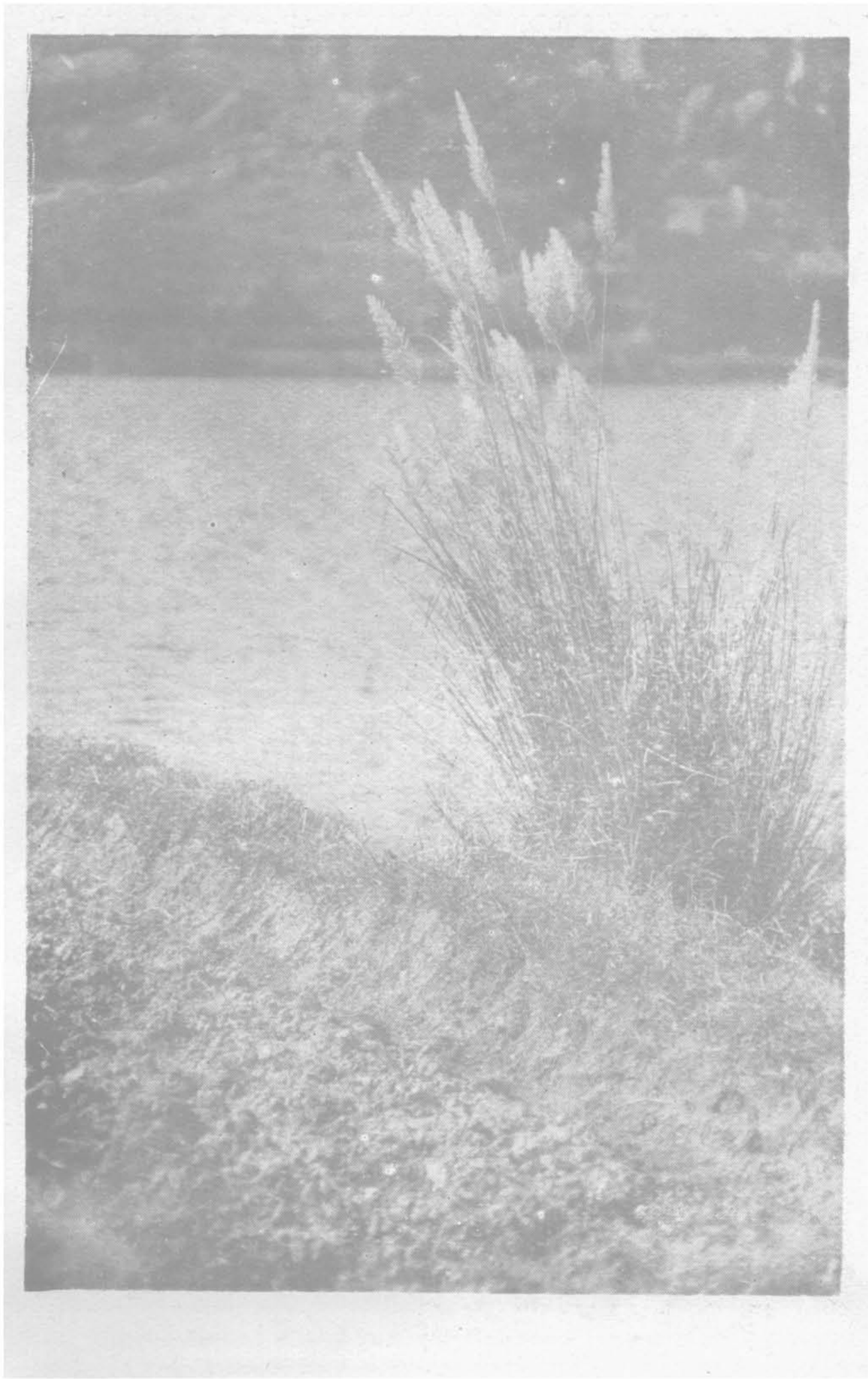
- (33) 東禪寺北古墓
- (34) 泉州都督府街俞大猷故居
- (35) 開元寺東塔一角
- (36) 開元寺東塔石刻之一
- (37) 華表山
- (38) 華表山舊寺基
- (39) 華表山風景
- (40) 泉州開元寺東塔頂
- (40) 東塔佛傳圖石刻二幅
- (41) 新寧船中二幅
- (42) 廈門大學正面
- (43) 廈大職員住宅並海濱貝殼部分

- (44) 集美小學校四幅
- (45) 集美小學前鄭成功營壘遺跡
- (46) 龜嶼全景
- (47) 龜嶼之殘塔
- (48) 龜嶼塔島之石刻



著者 在靈 山回 教先 賢墓 上拓 碑時 攝影







泉州 奏魁 宮上 所發 見之 古十 字架 石刻



泉州東門外之節孝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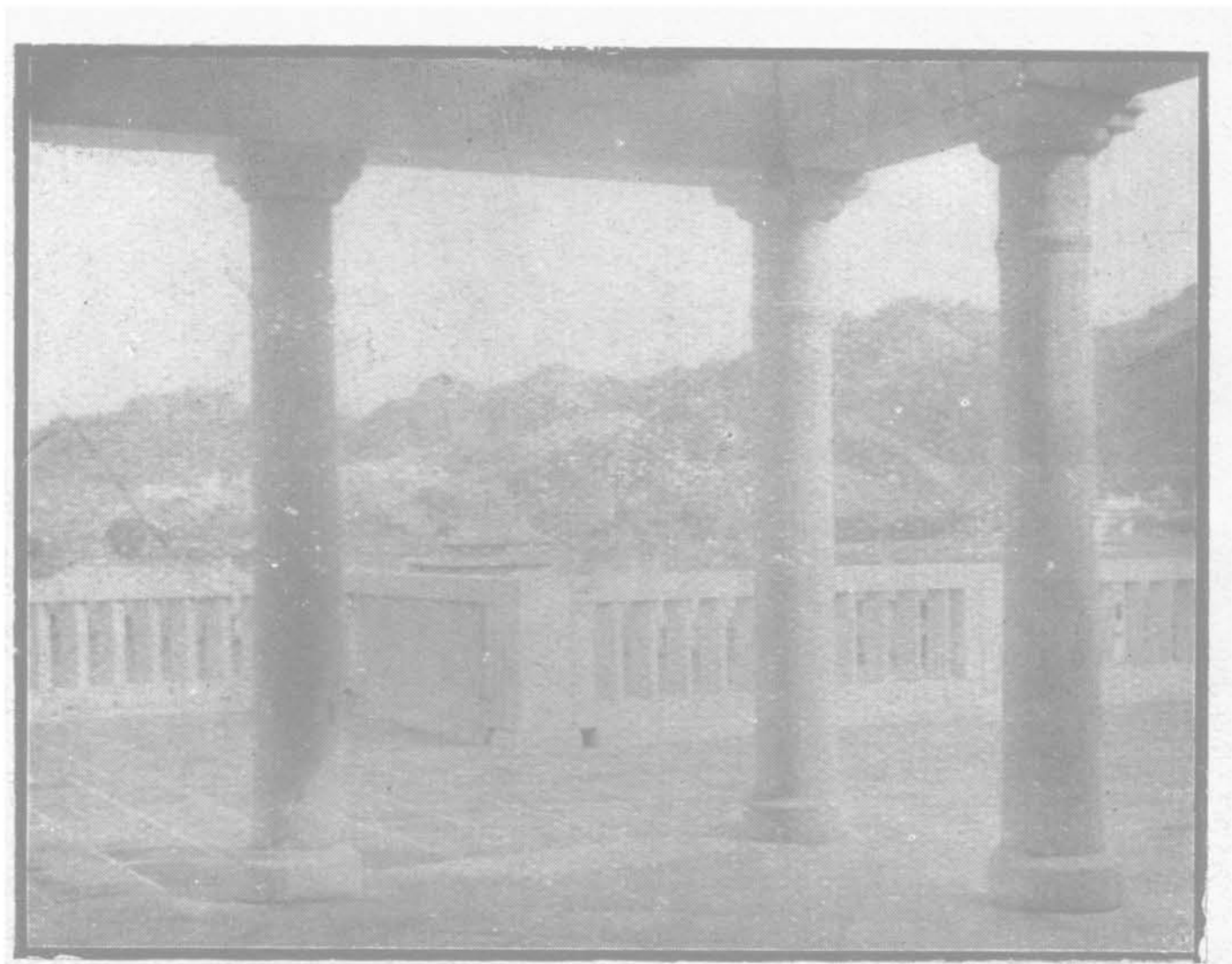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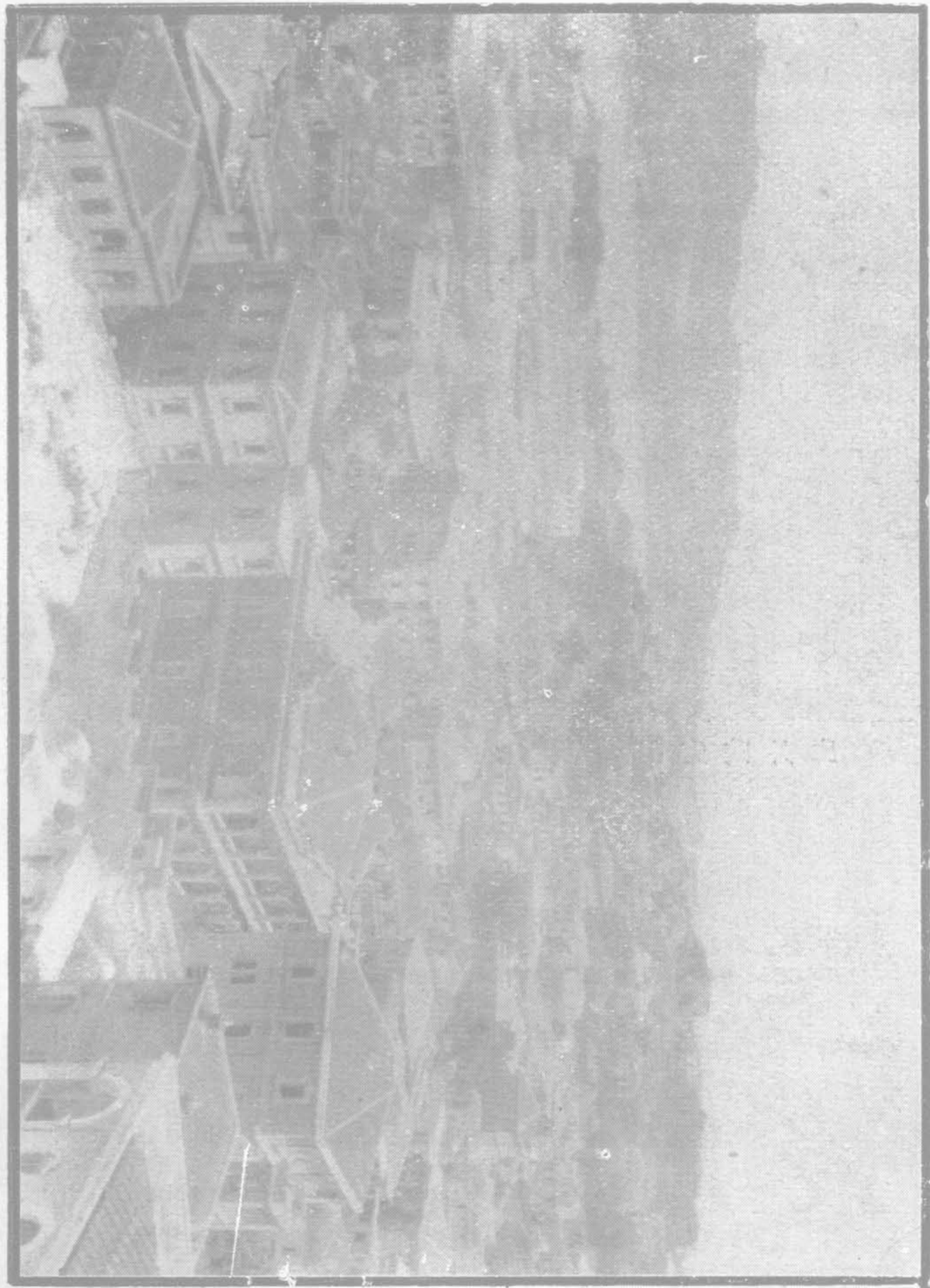
望遠山日九安南



何朝 宗製 德化 造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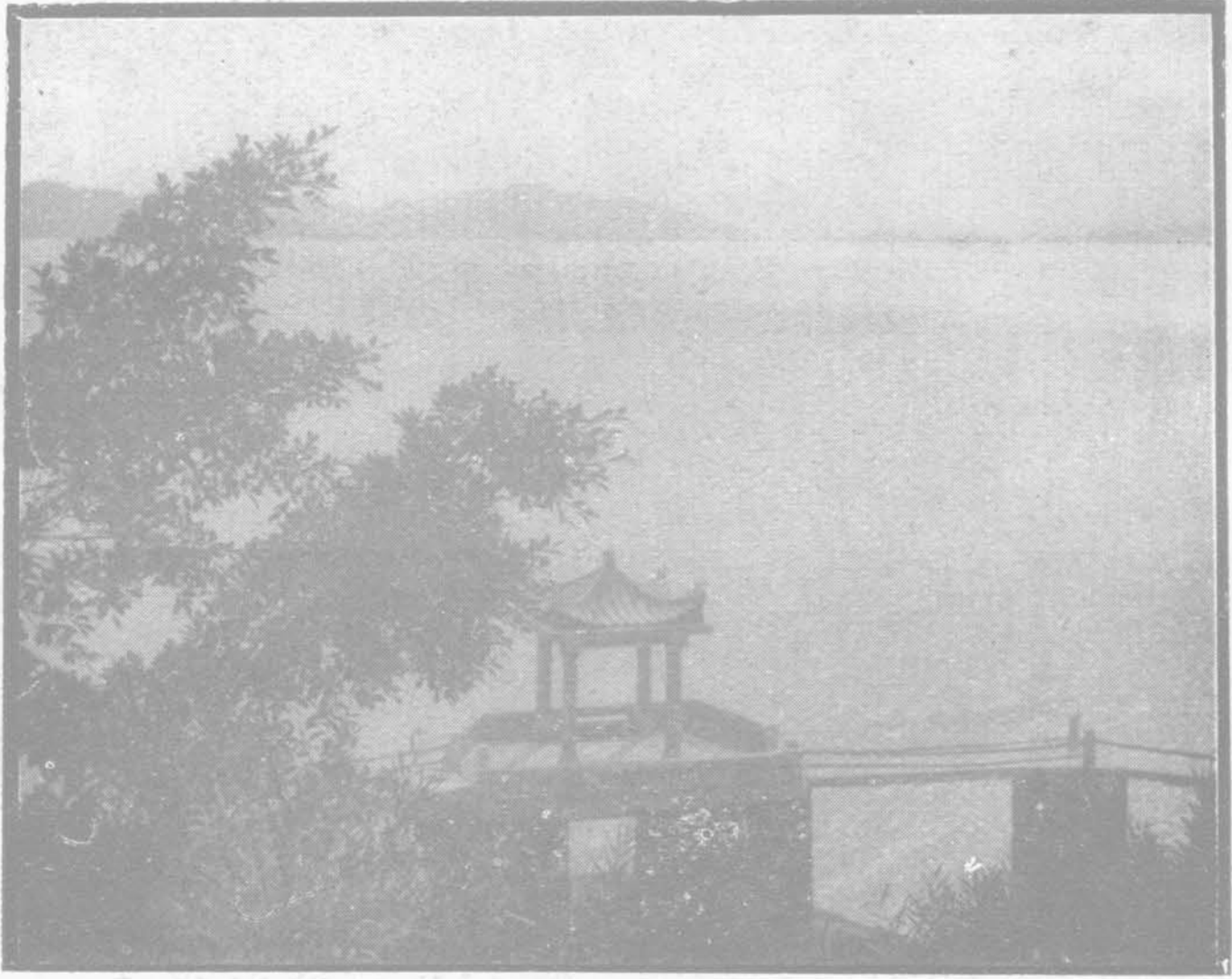


廊外院究研學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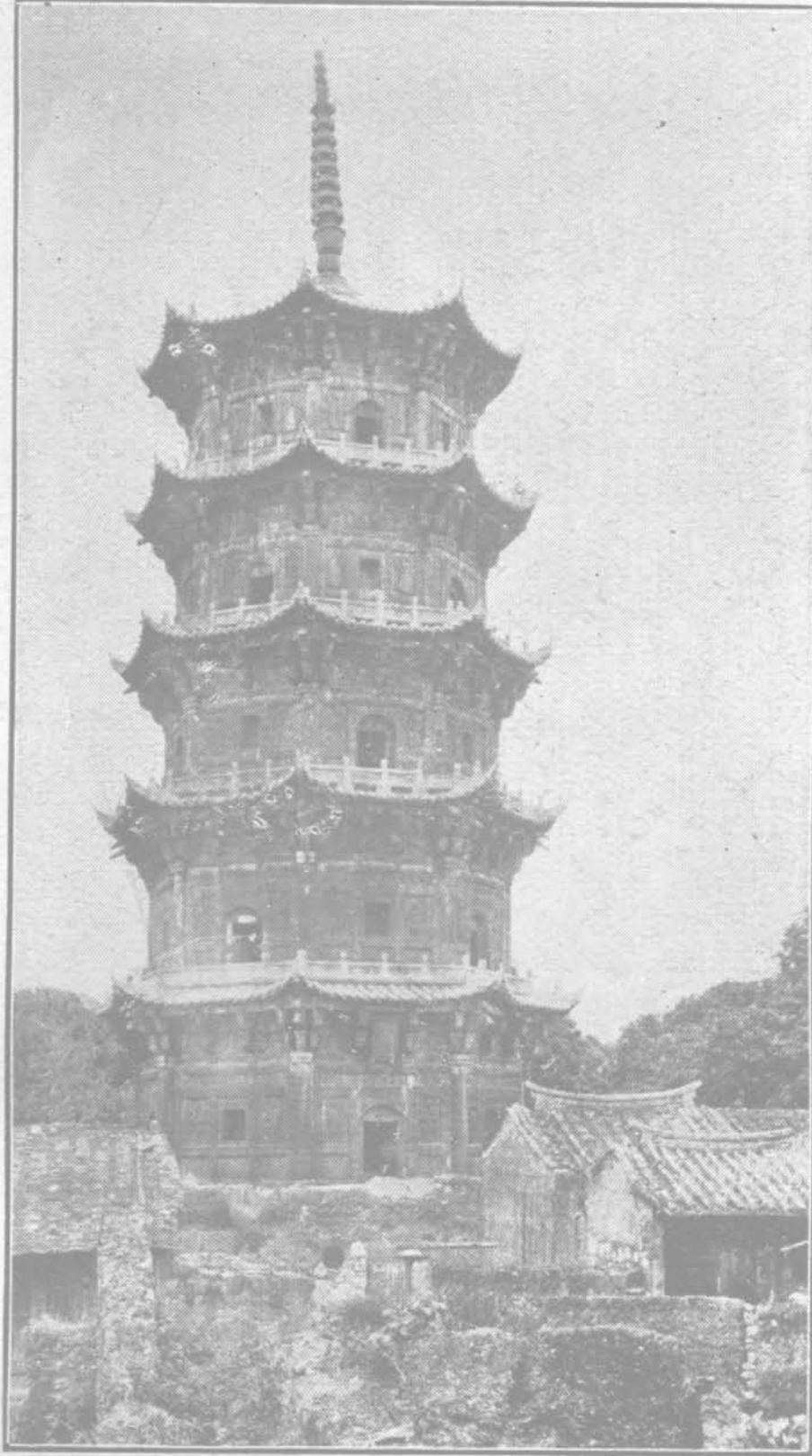


鼓浪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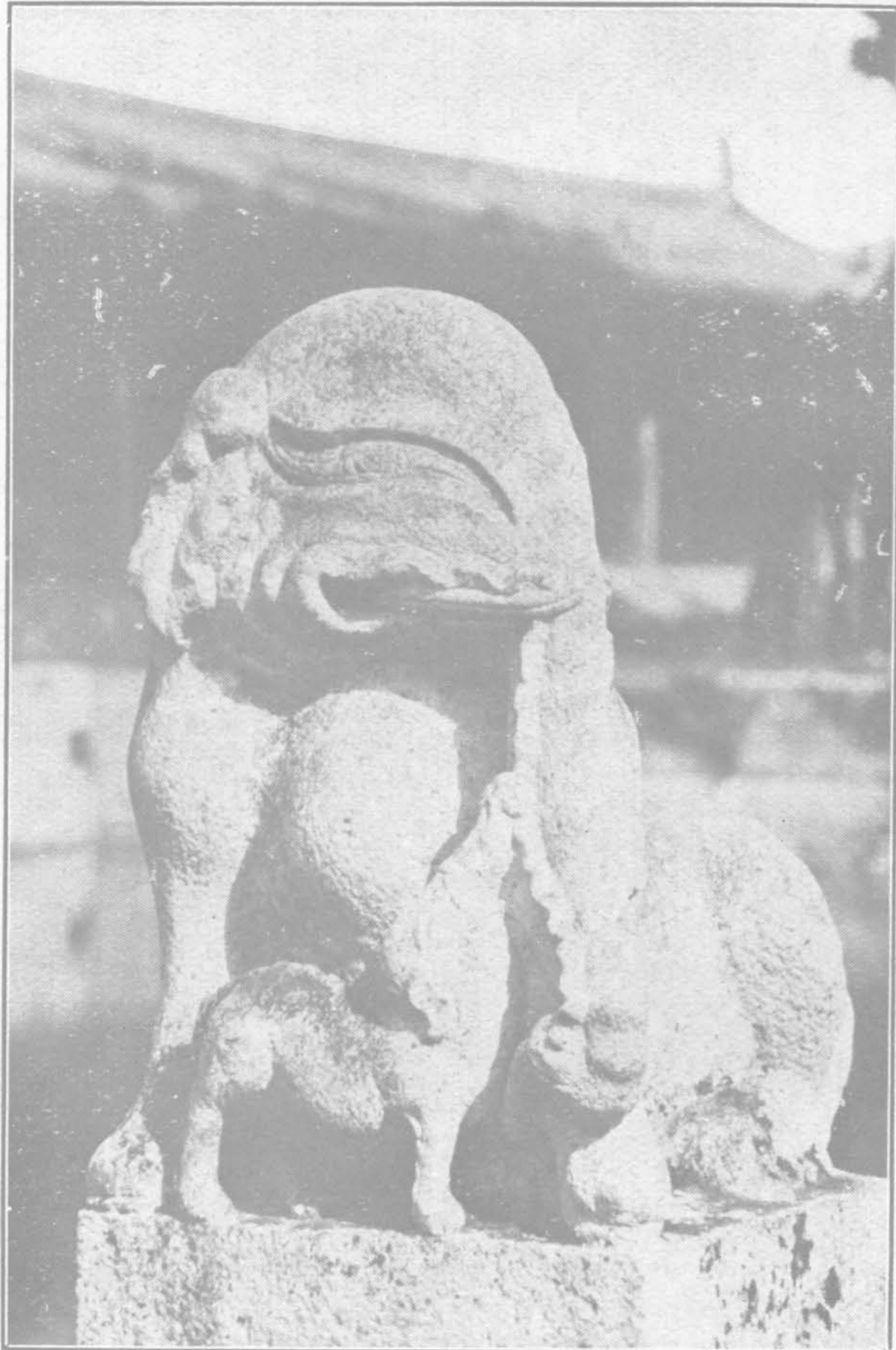




菽莊風景



泉州開元寺東塔



泉州文廟內橋欄石刻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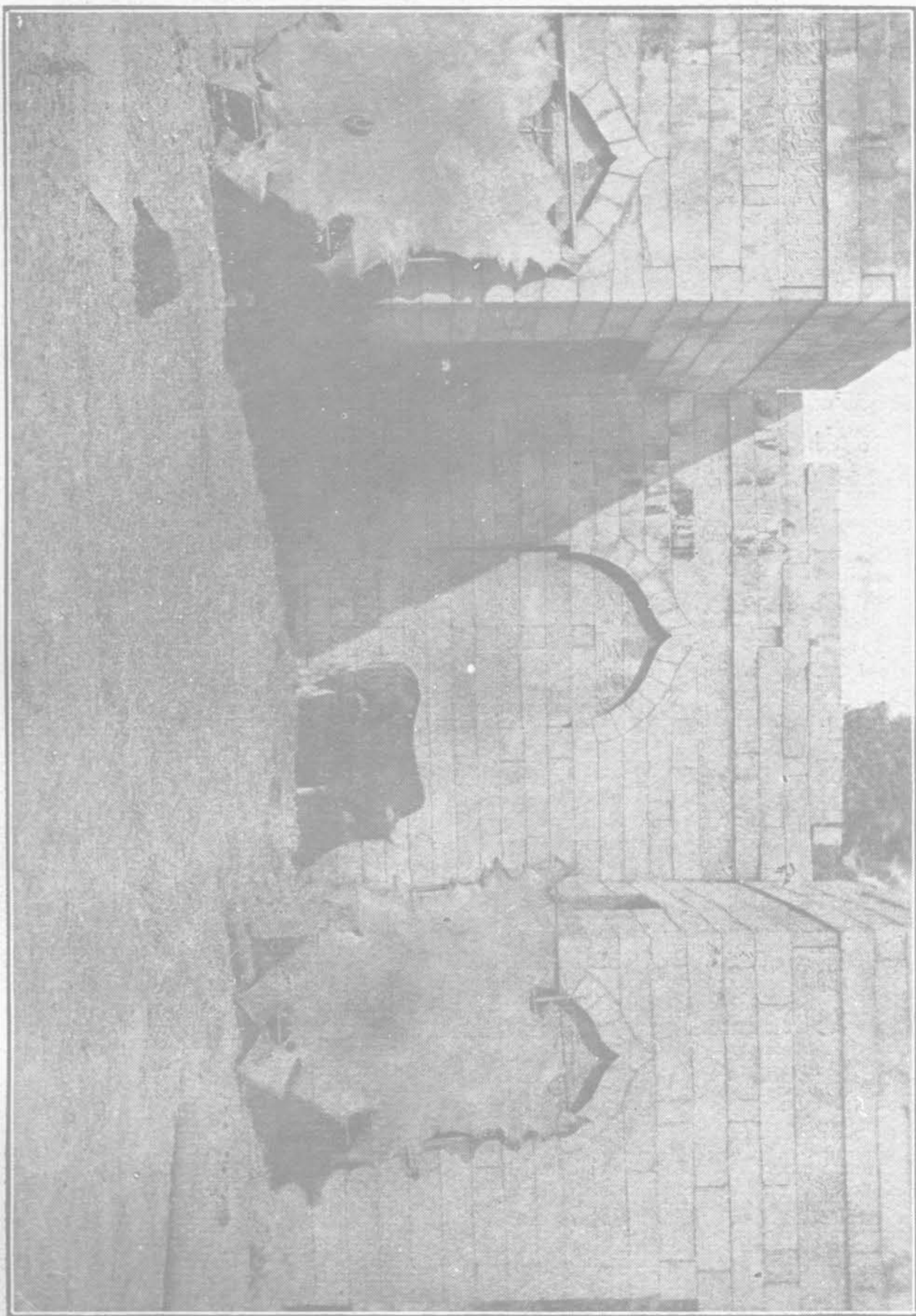


泉州清淨寺大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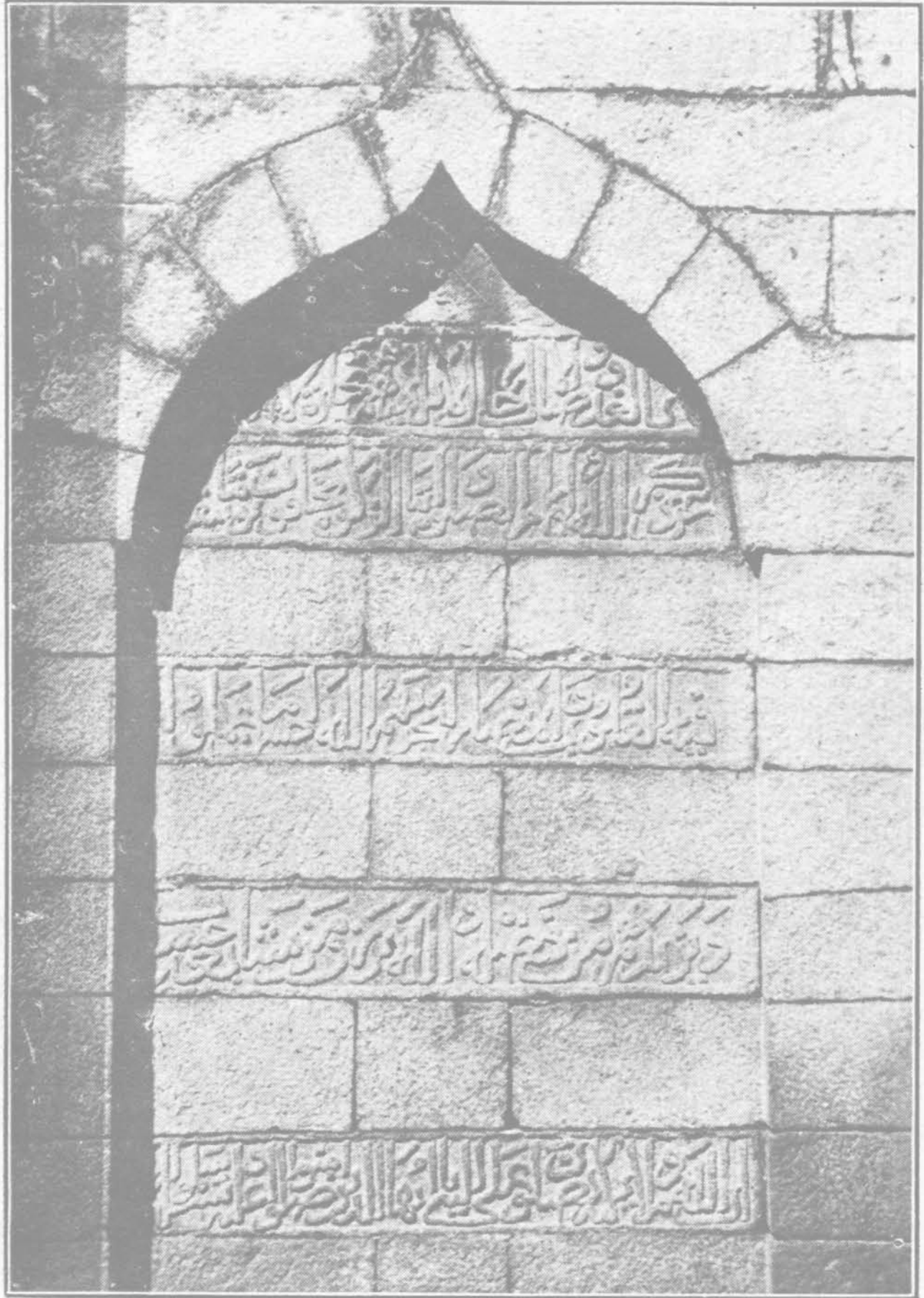
清淨寺內院西面柵欄門上部亞刺伯文石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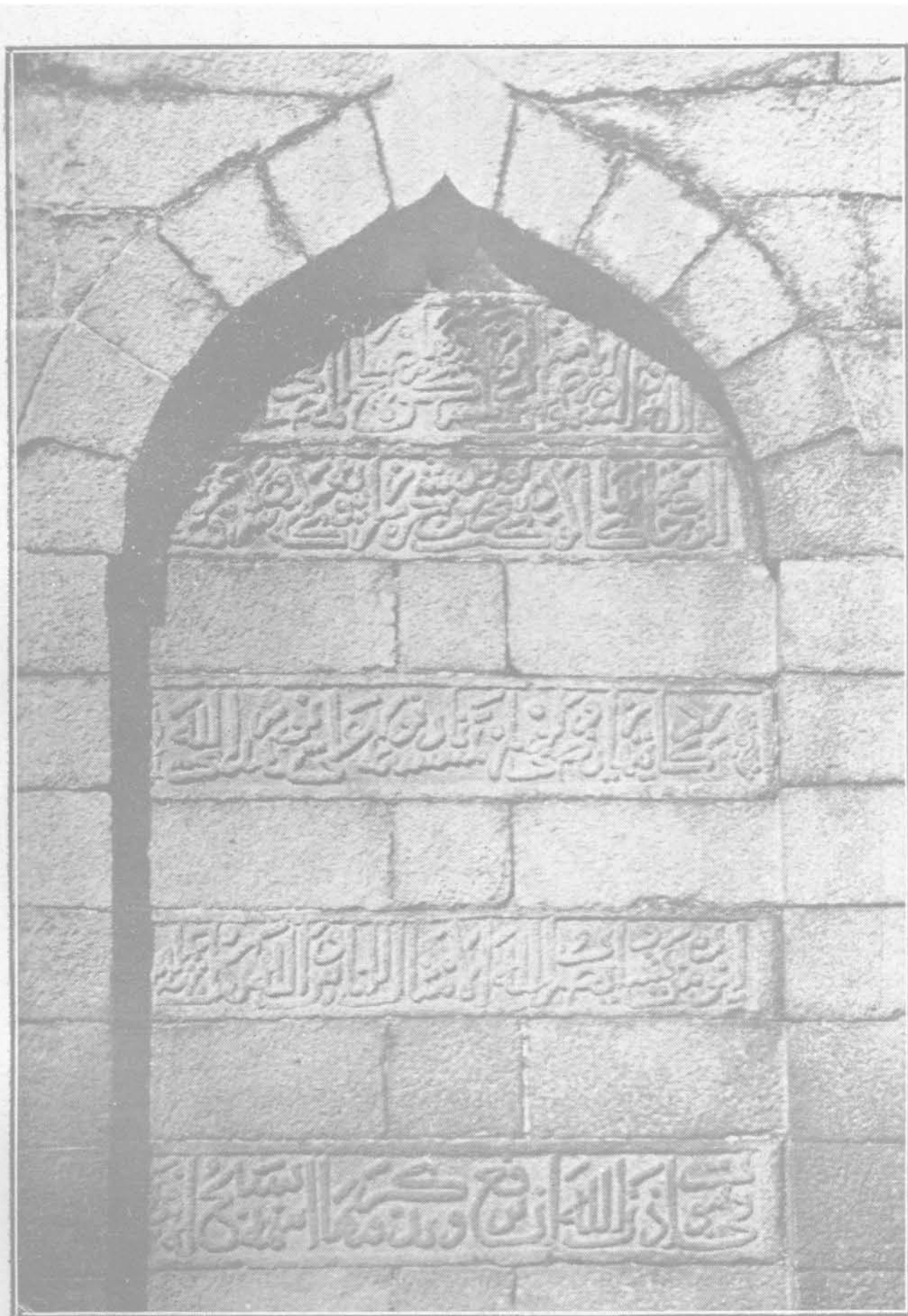
清淨寺內石院牆上亞刺伯文一並弧形石刻亞刺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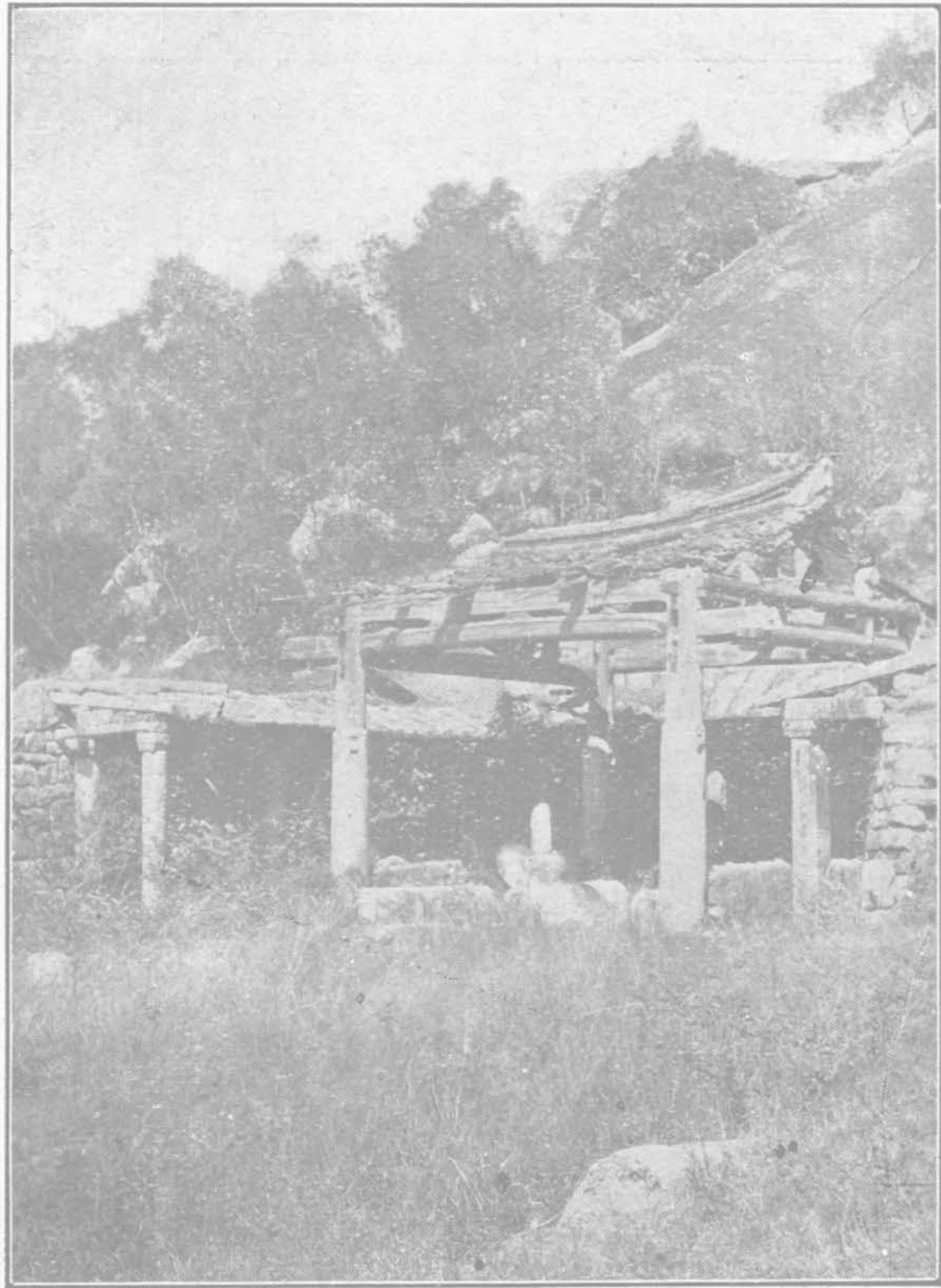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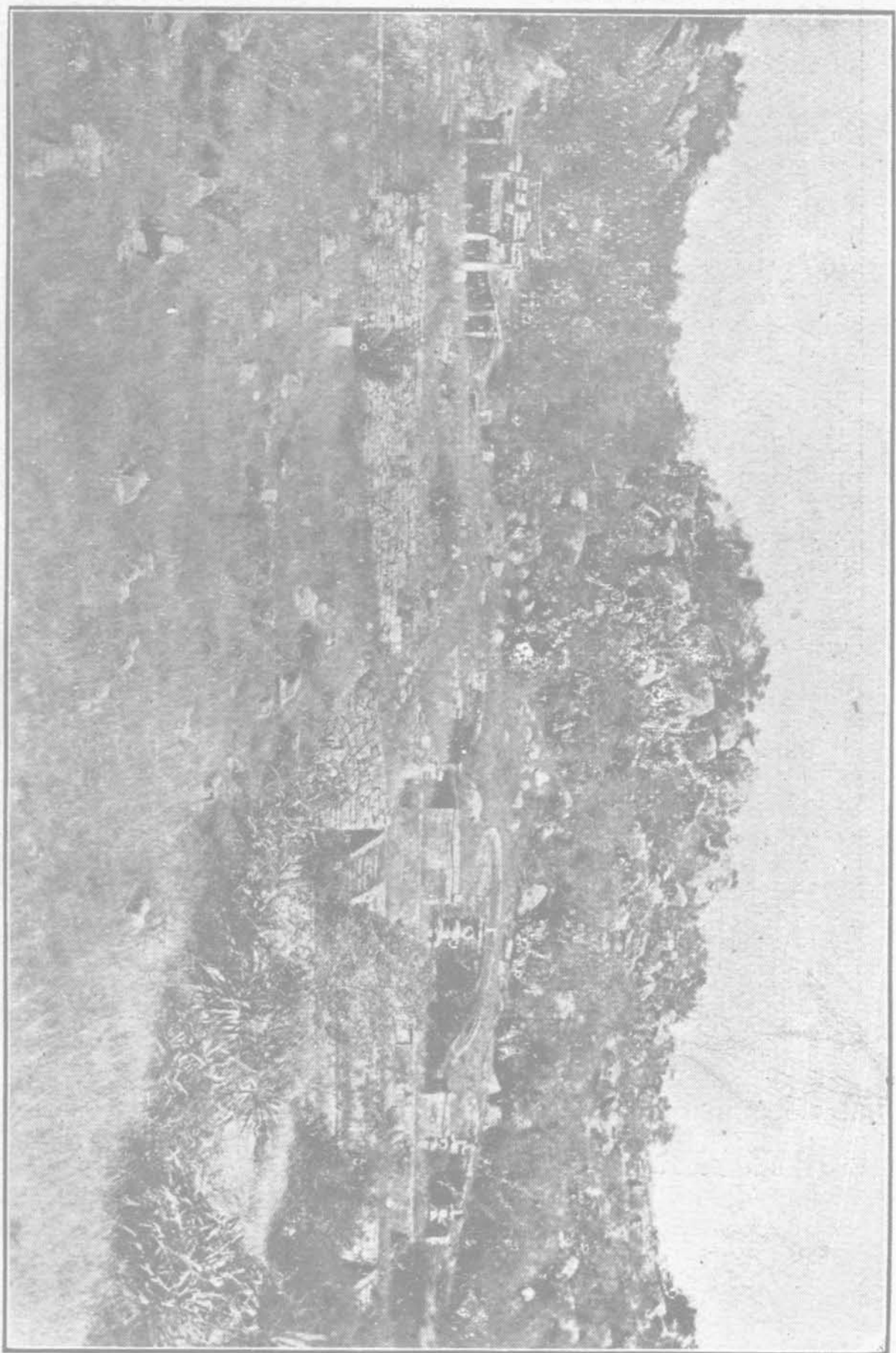
刻文刺牆院寺清  
石伯亞西內淨





靈山回教先賢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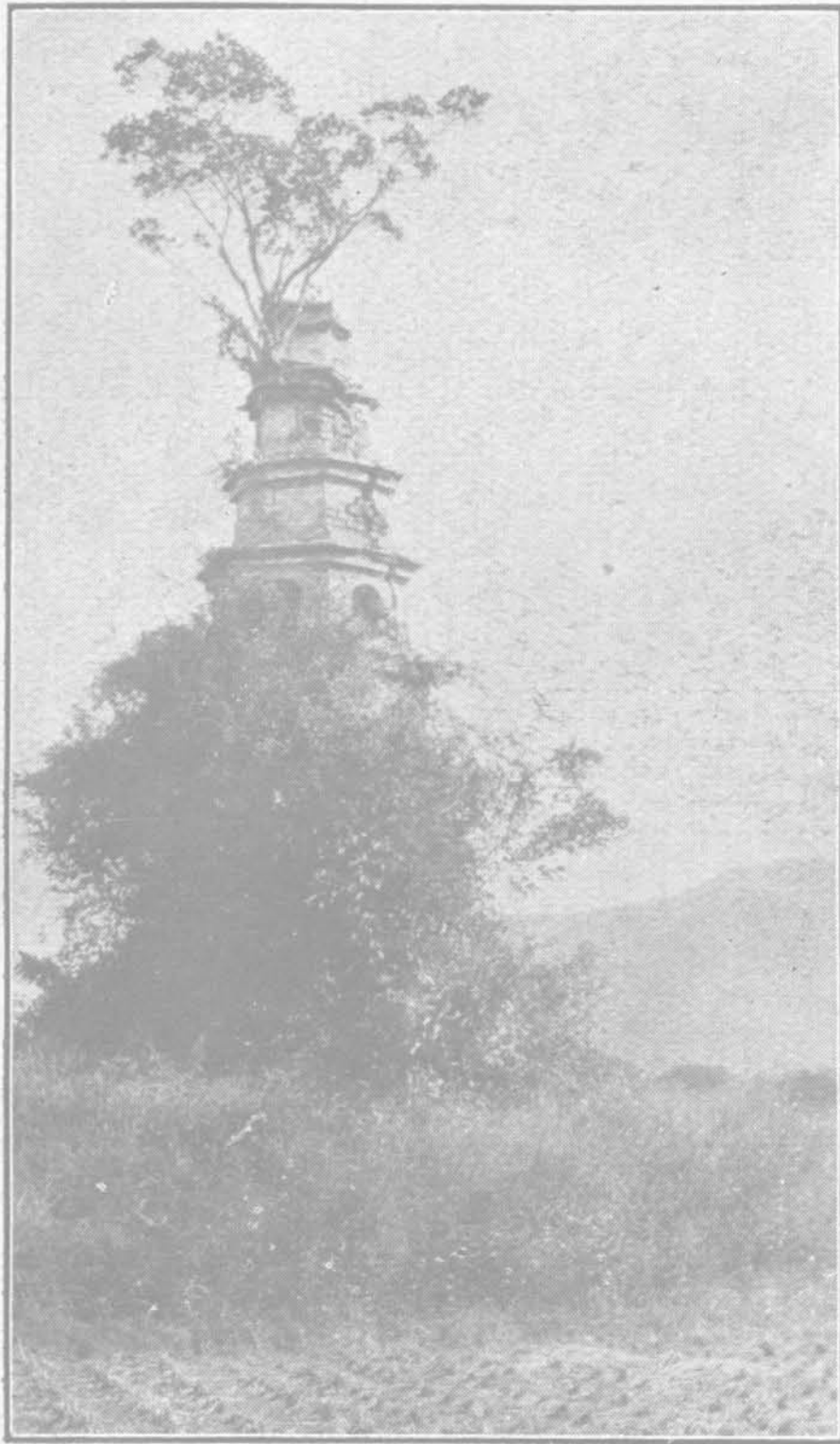


靈山全景(左回教先賢墓右承天僧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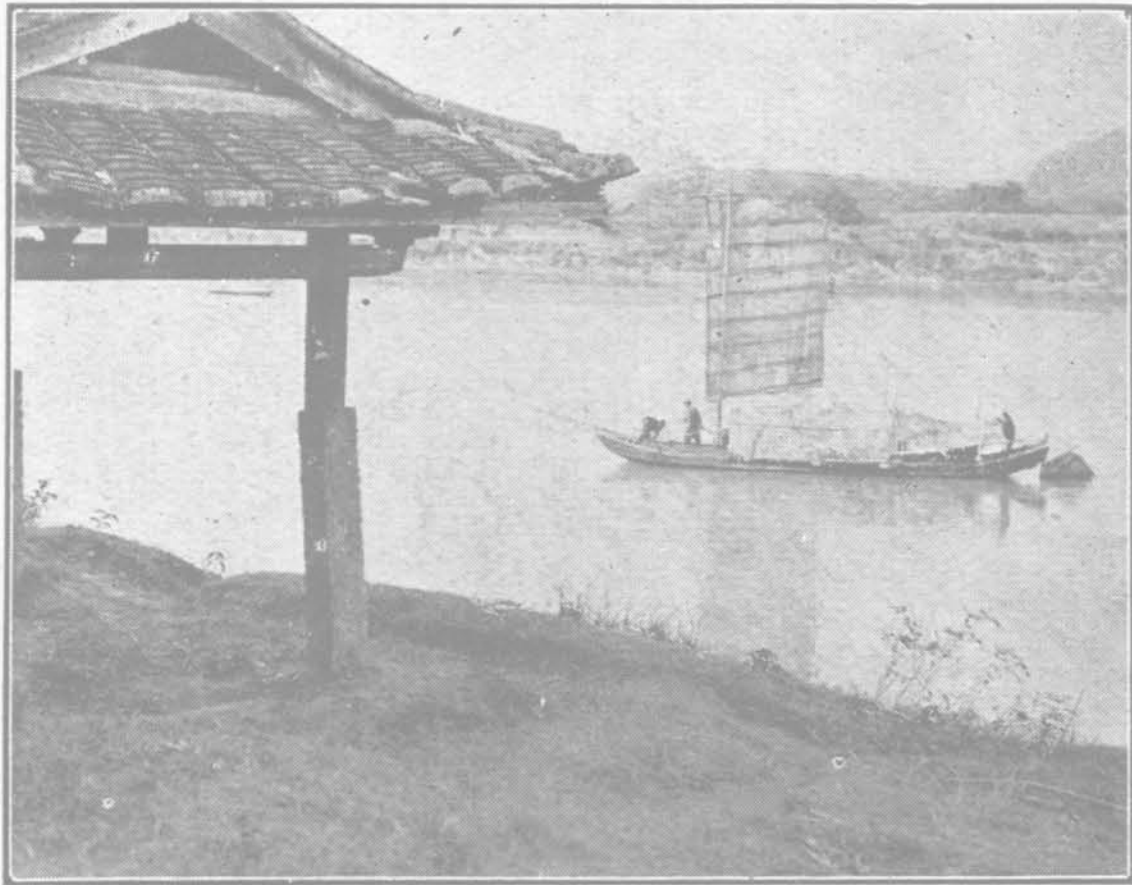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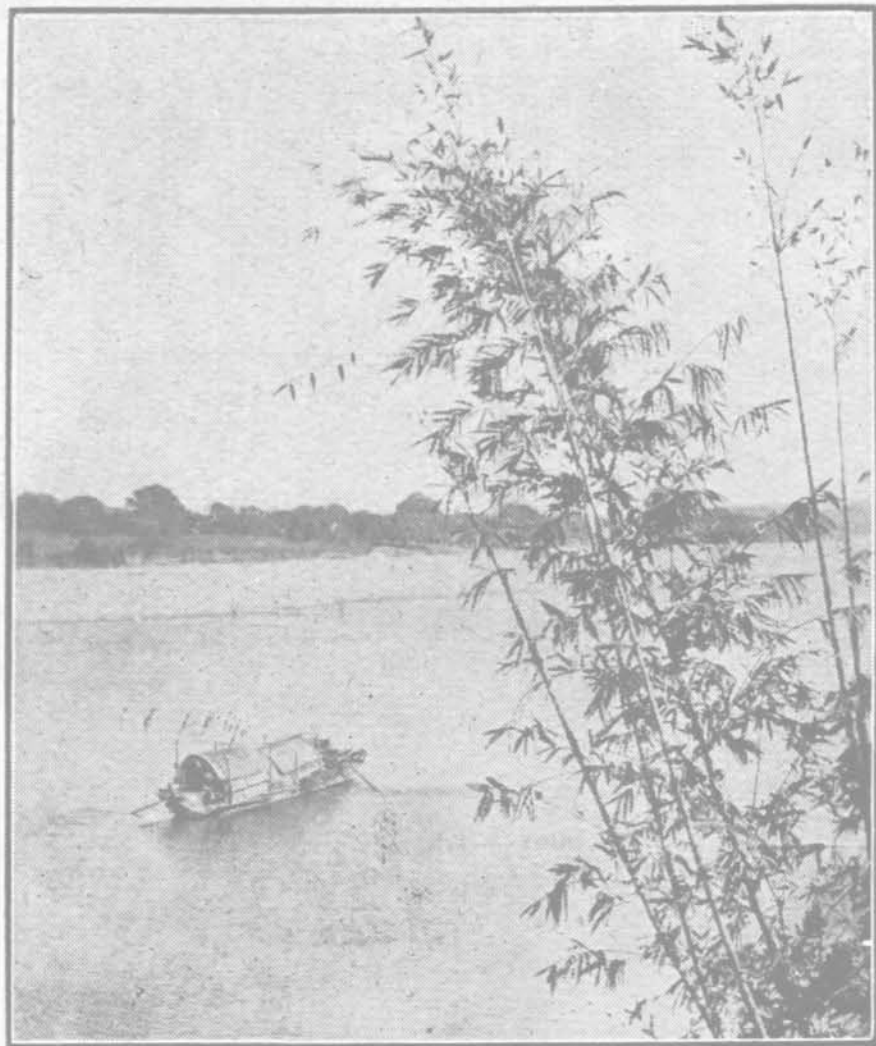
漳州白  
雲山百  
草亭  
（有朱  
文公解  
經處石  
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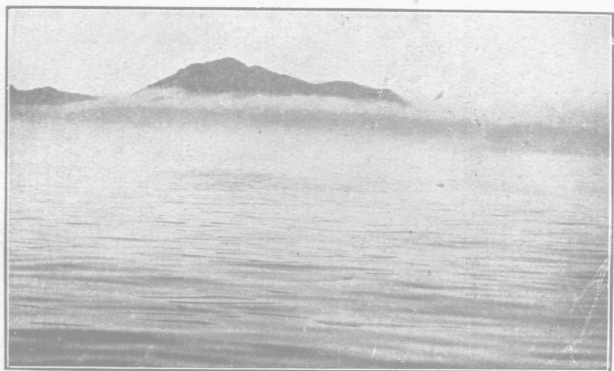


白雲山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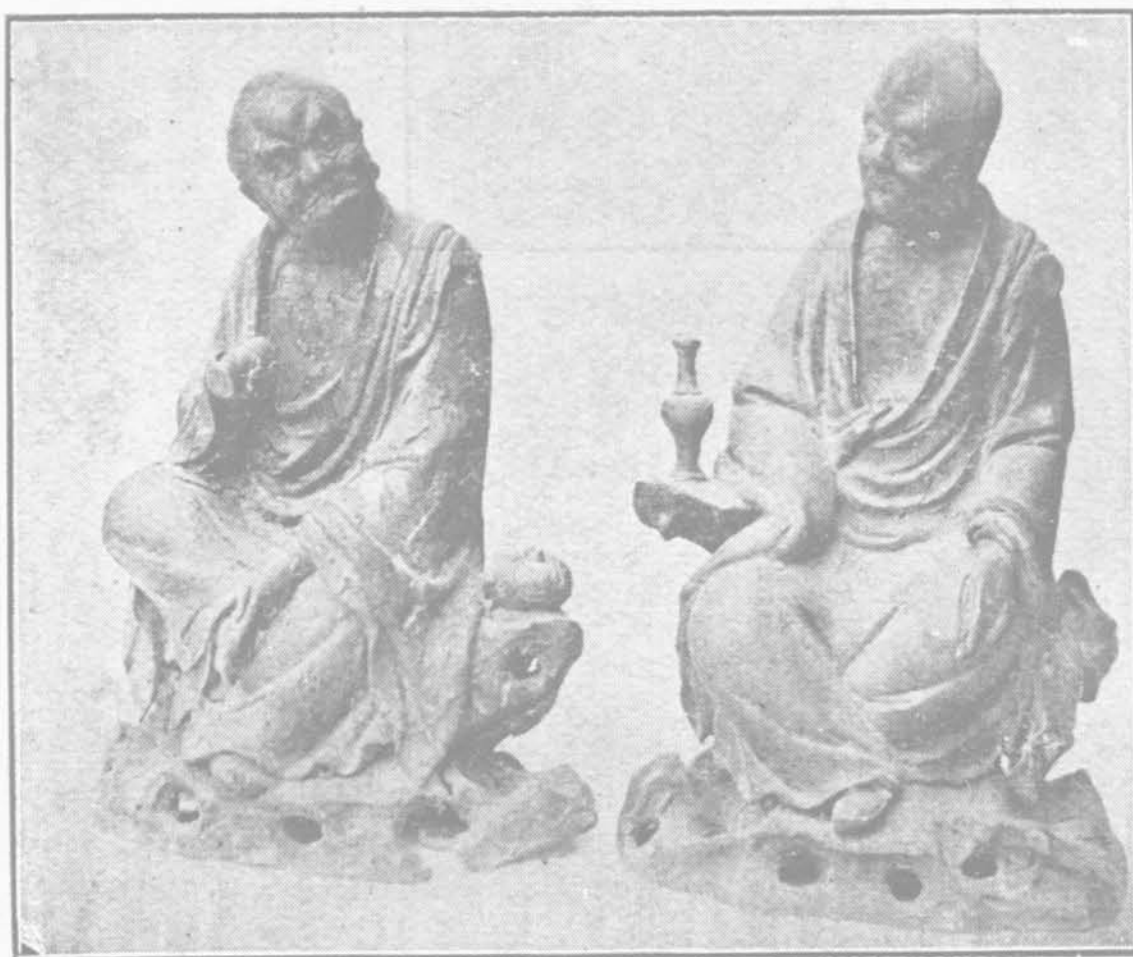


九龍江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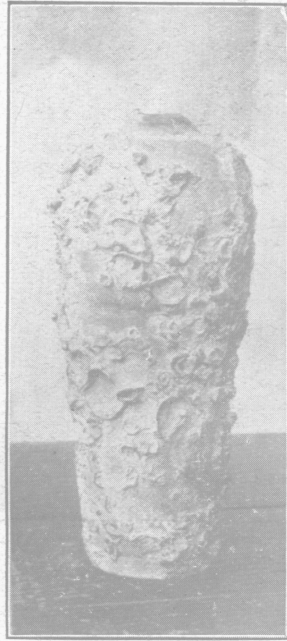




安海海中大霧



銅羅漢像  
(泉州小開元寺中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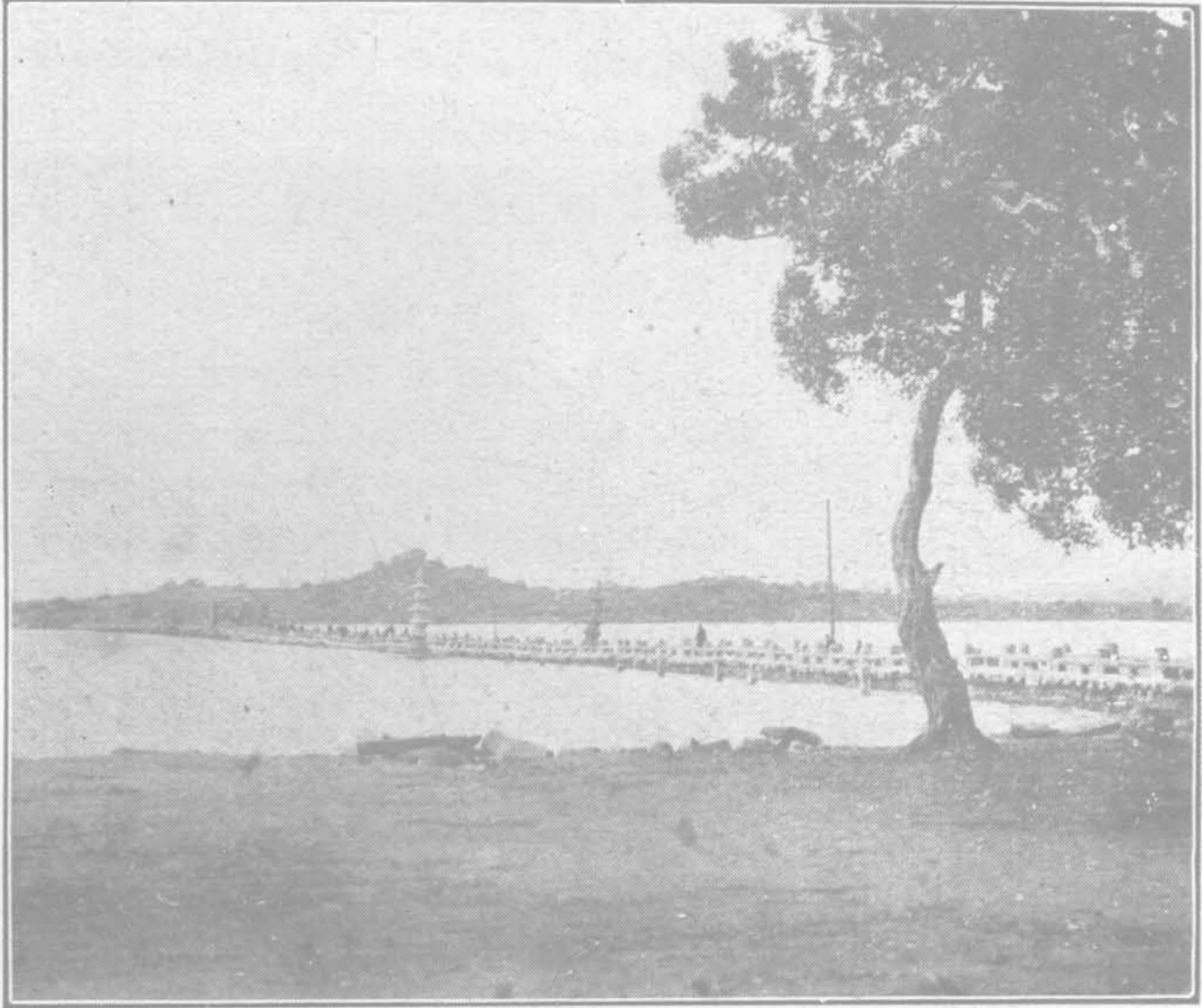


國姓瓶（鄭成功裝盛火藥之陶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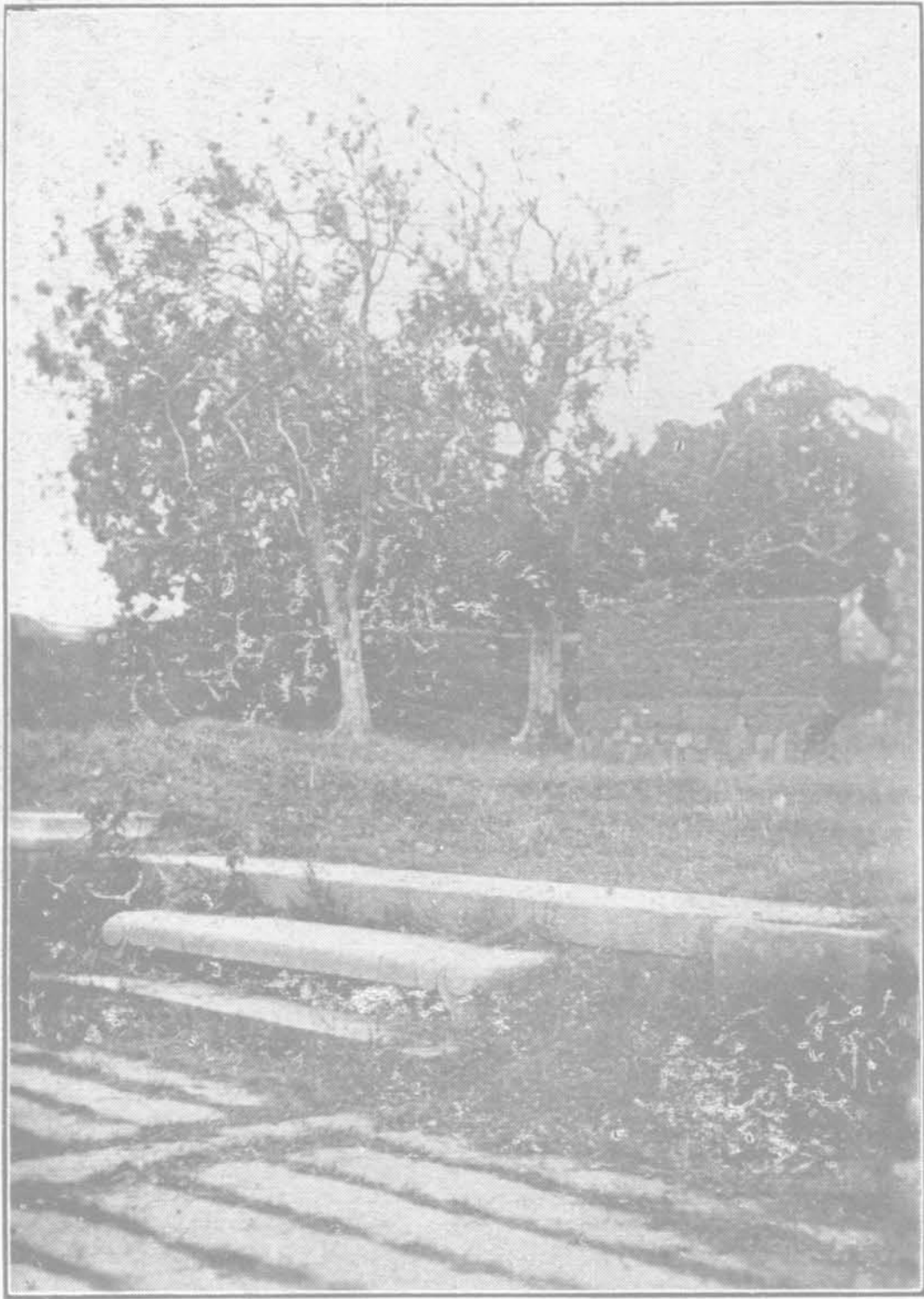
泉州開元寺戒壇內頂部橫柱突出之雙翼飛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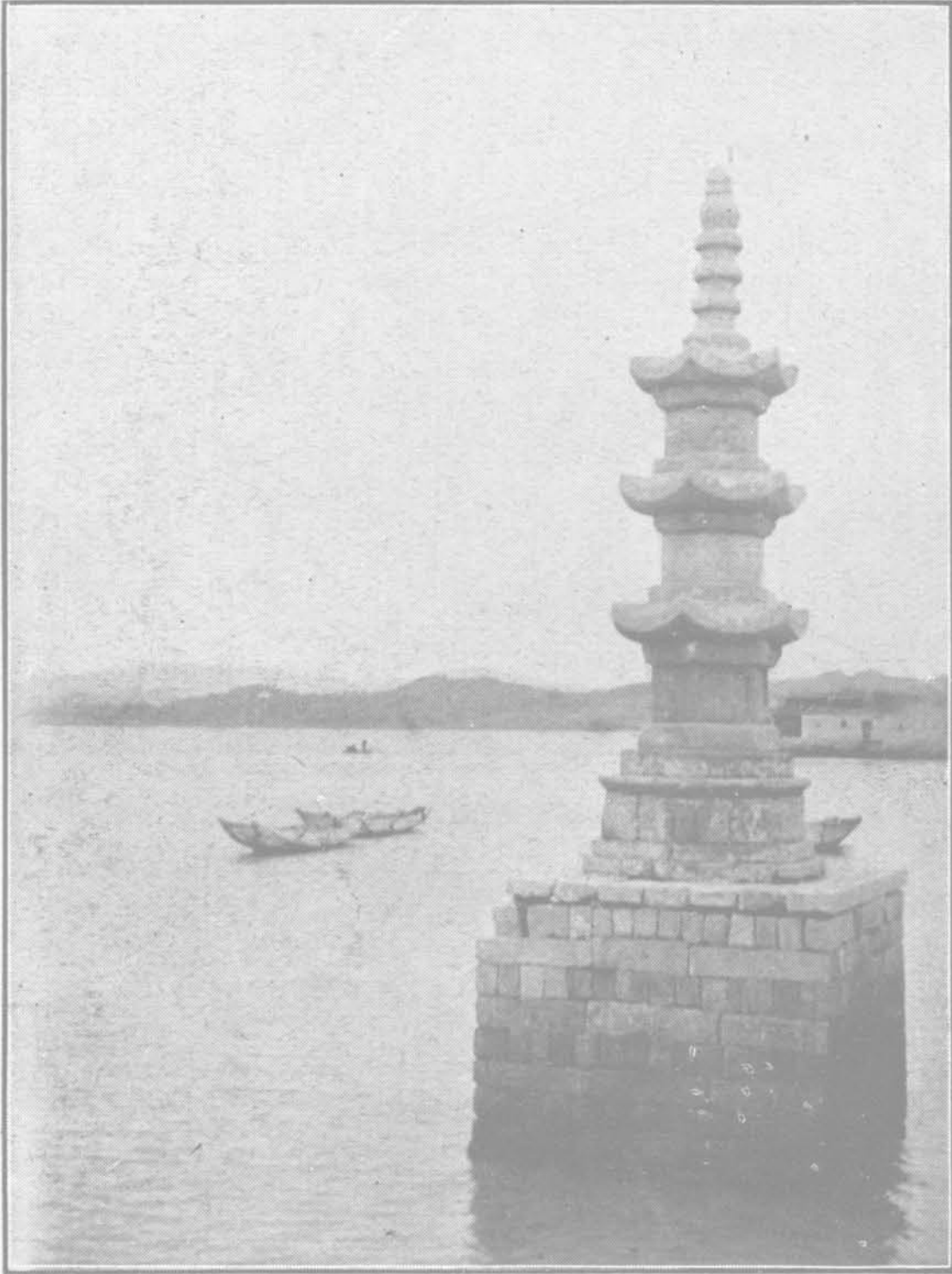
泉州洛陽橋

泉州洪衙亭洪承峻故第遺址



泉州洛陽橋畔石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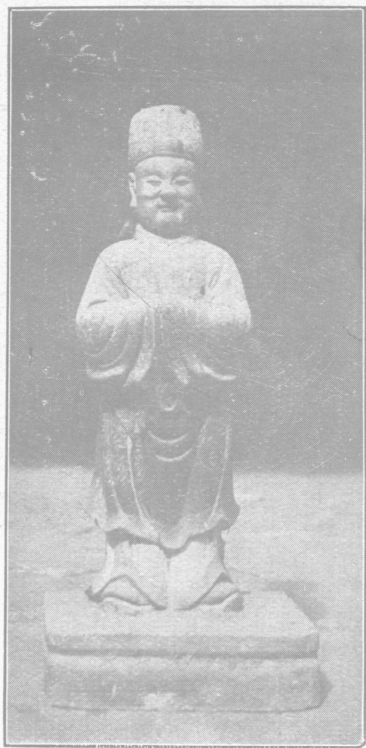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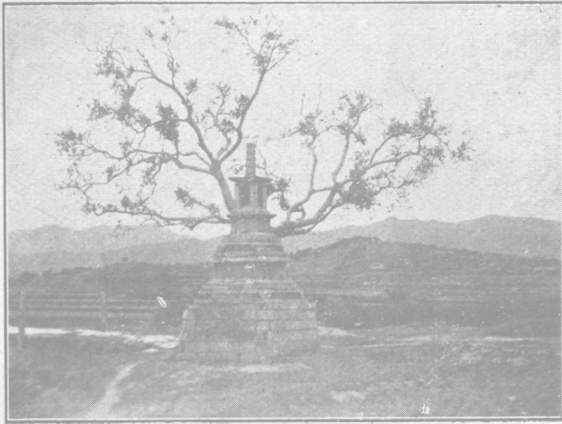


其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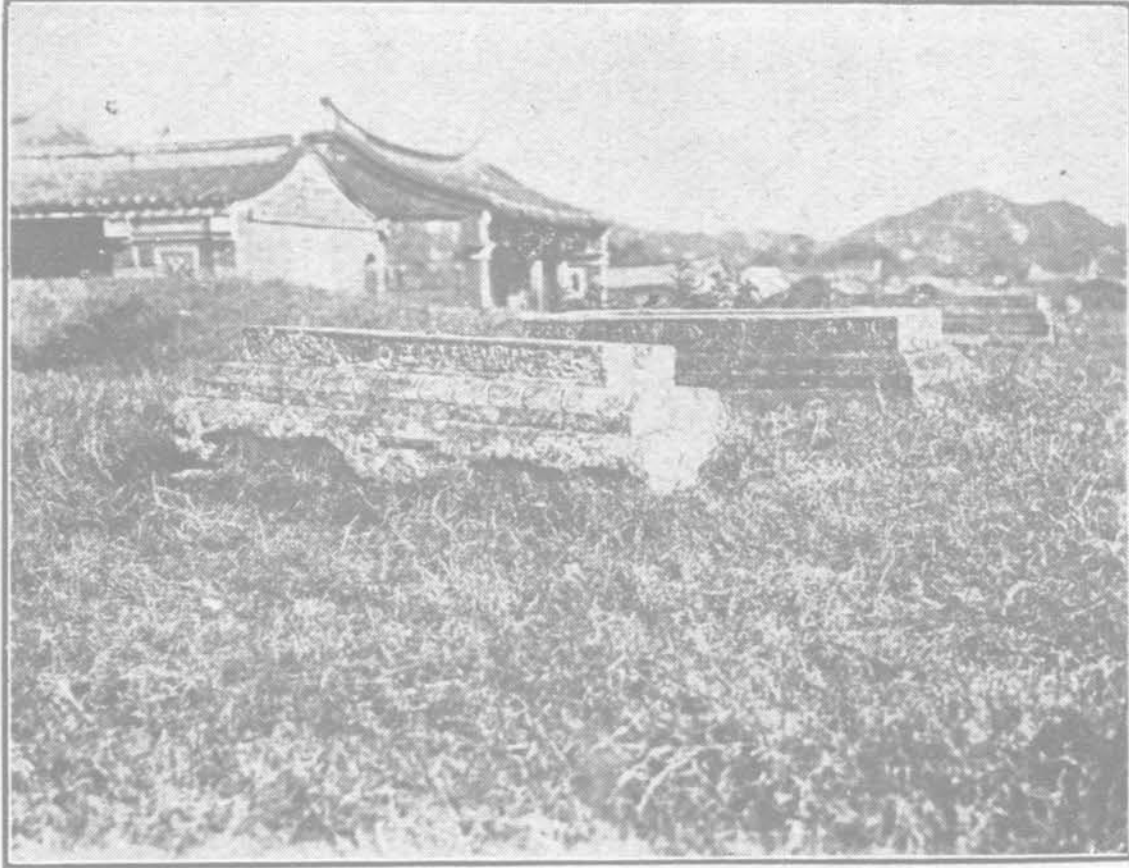


洛陽橋畔蔡襄祠中夏得海塑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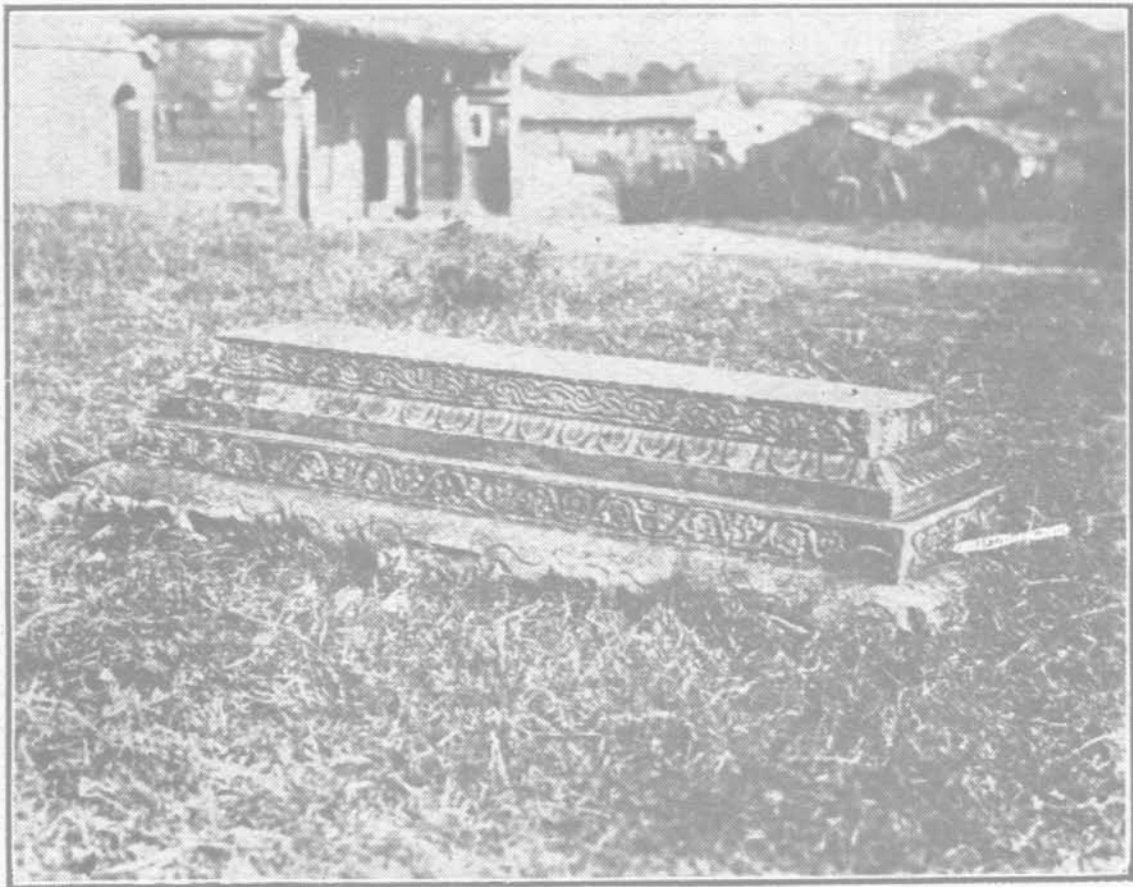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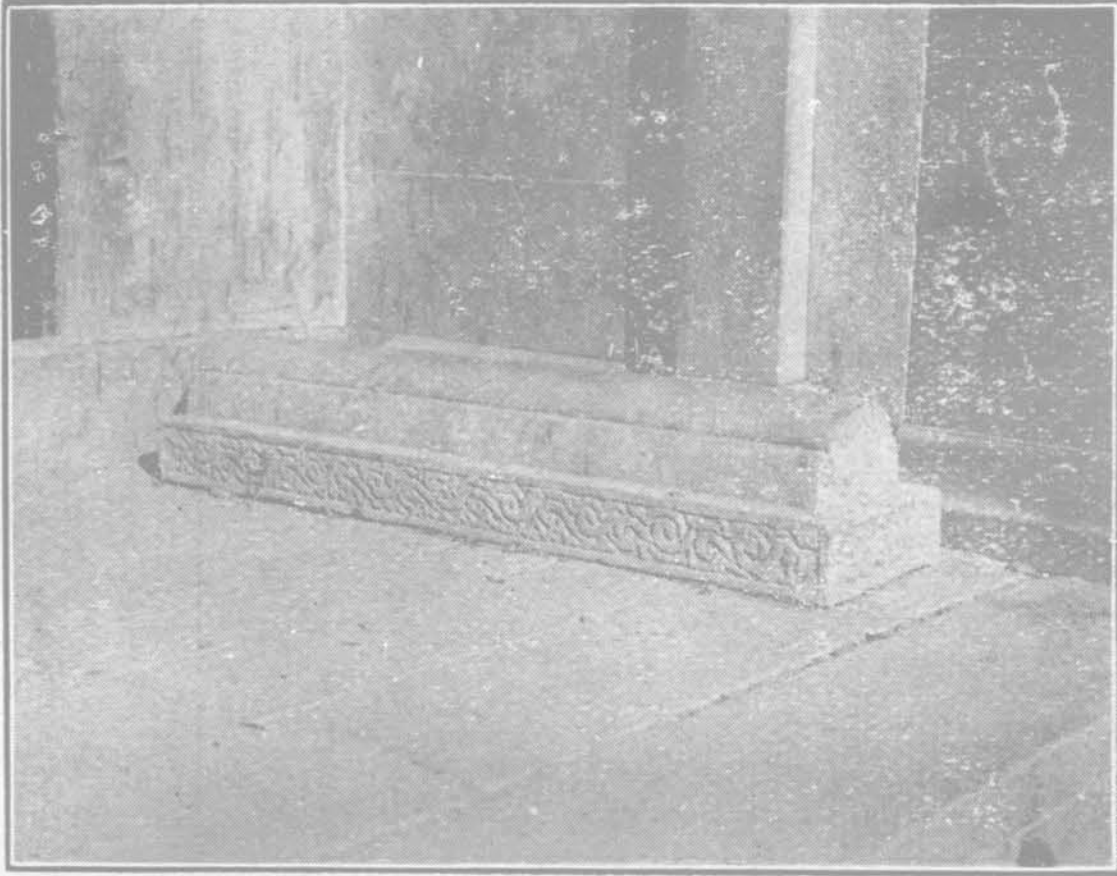


往南安道中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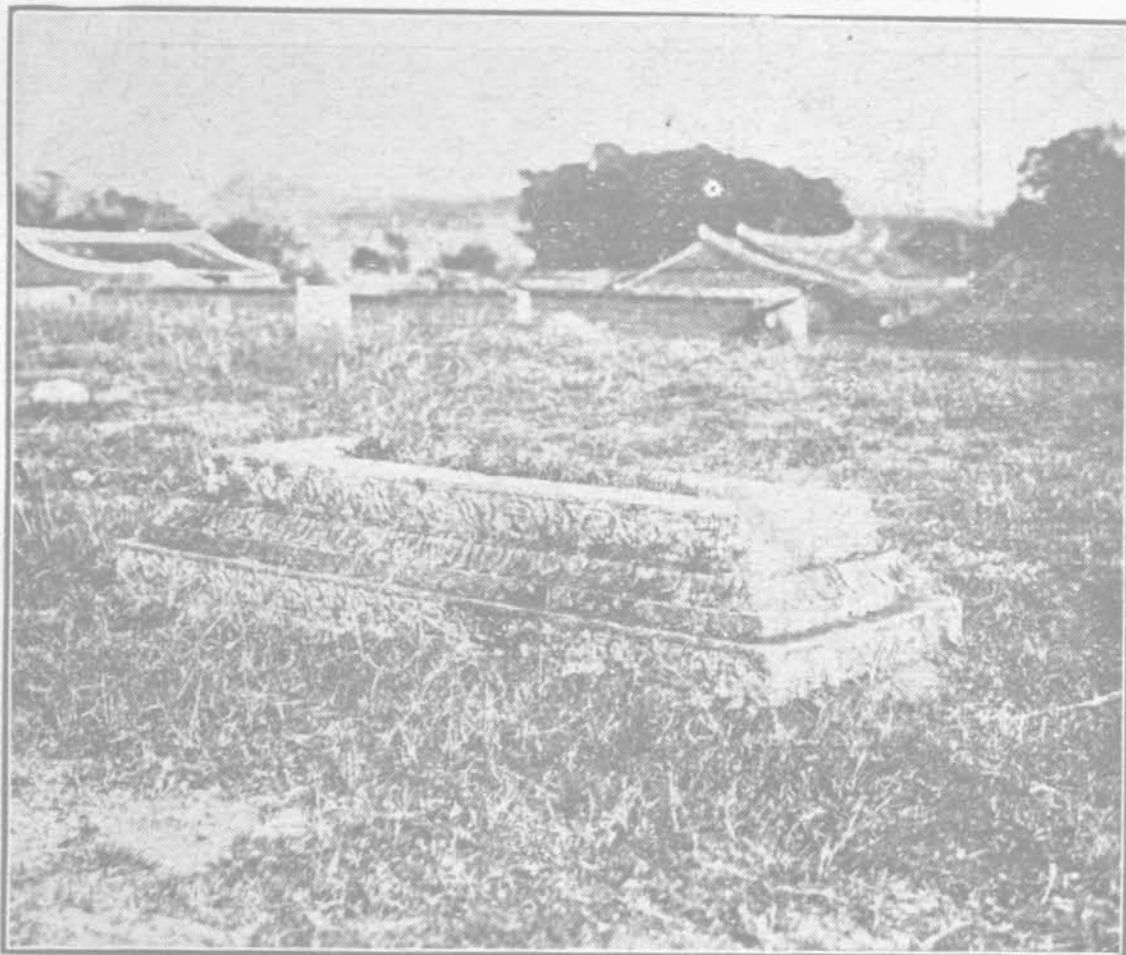


泉州東門外東禪寺前古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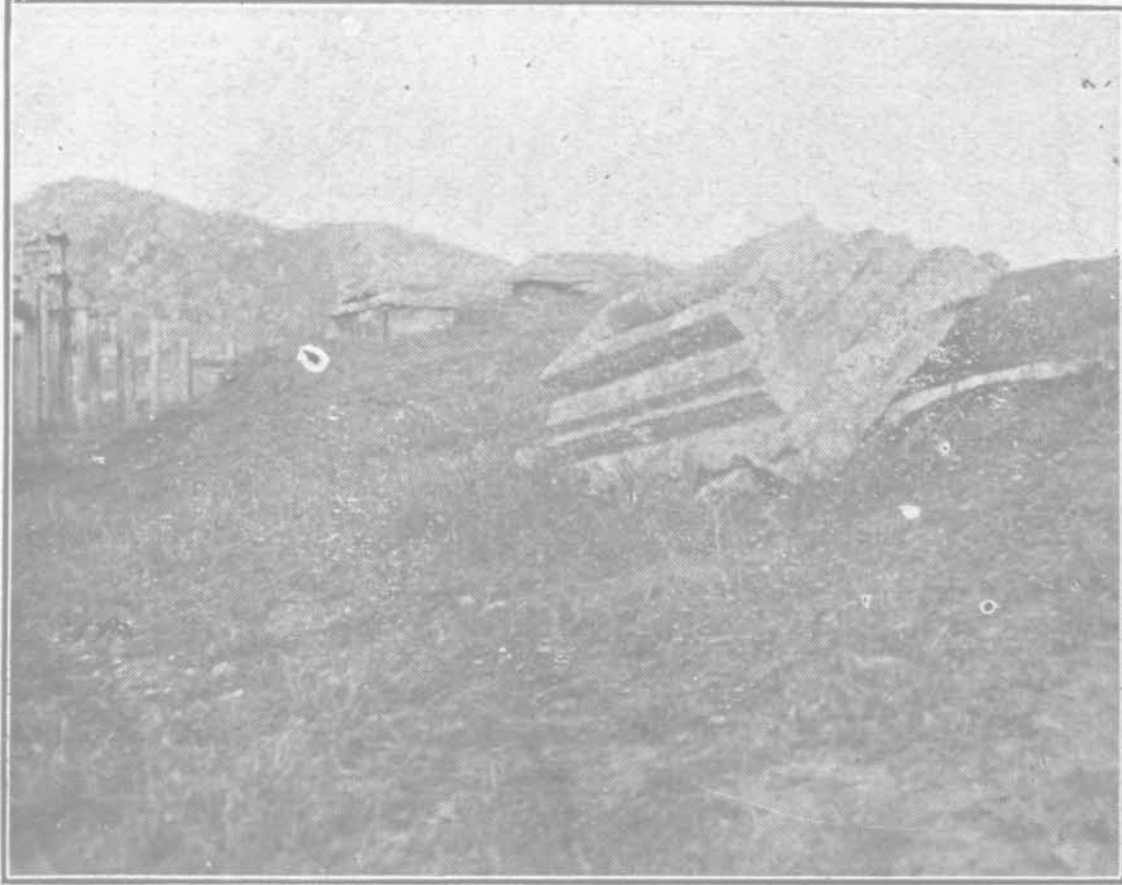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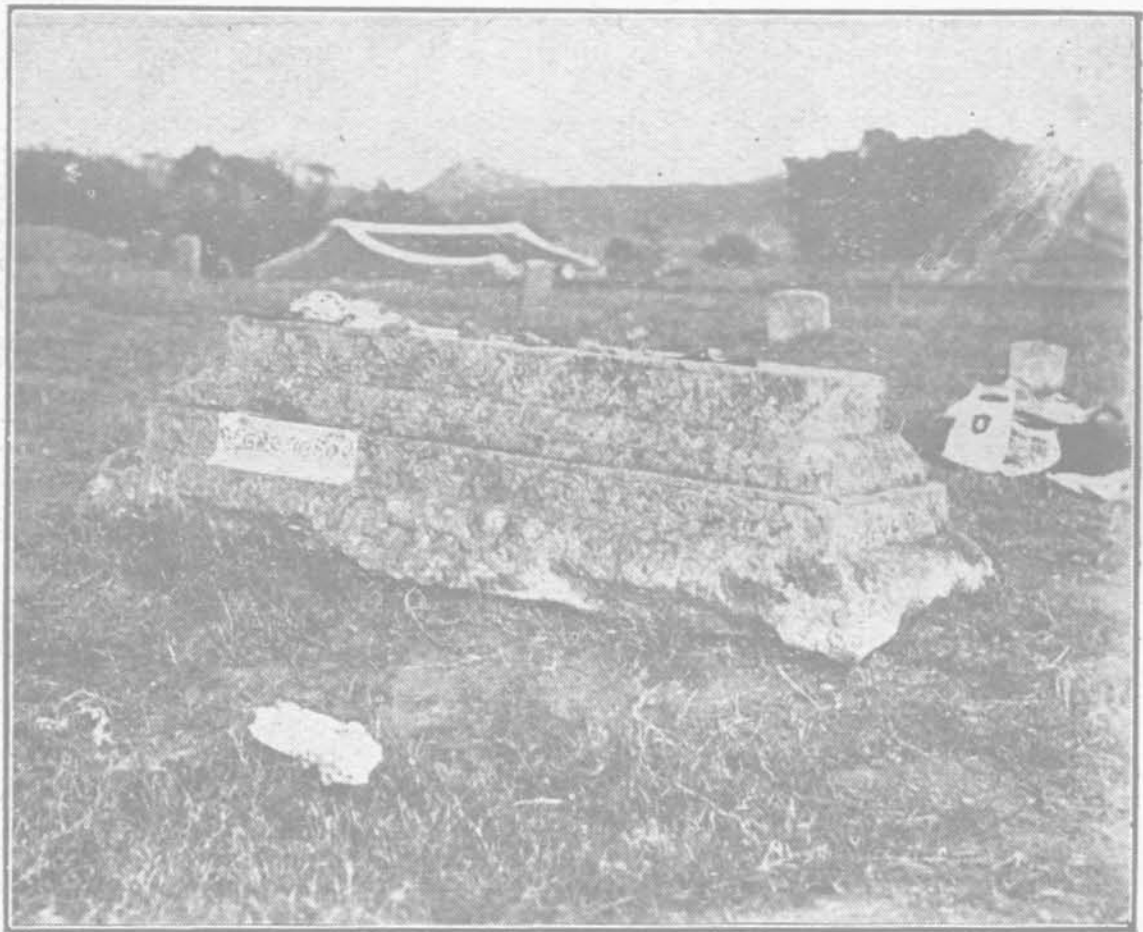
東禪寺石棺之一部



東禪寺後之古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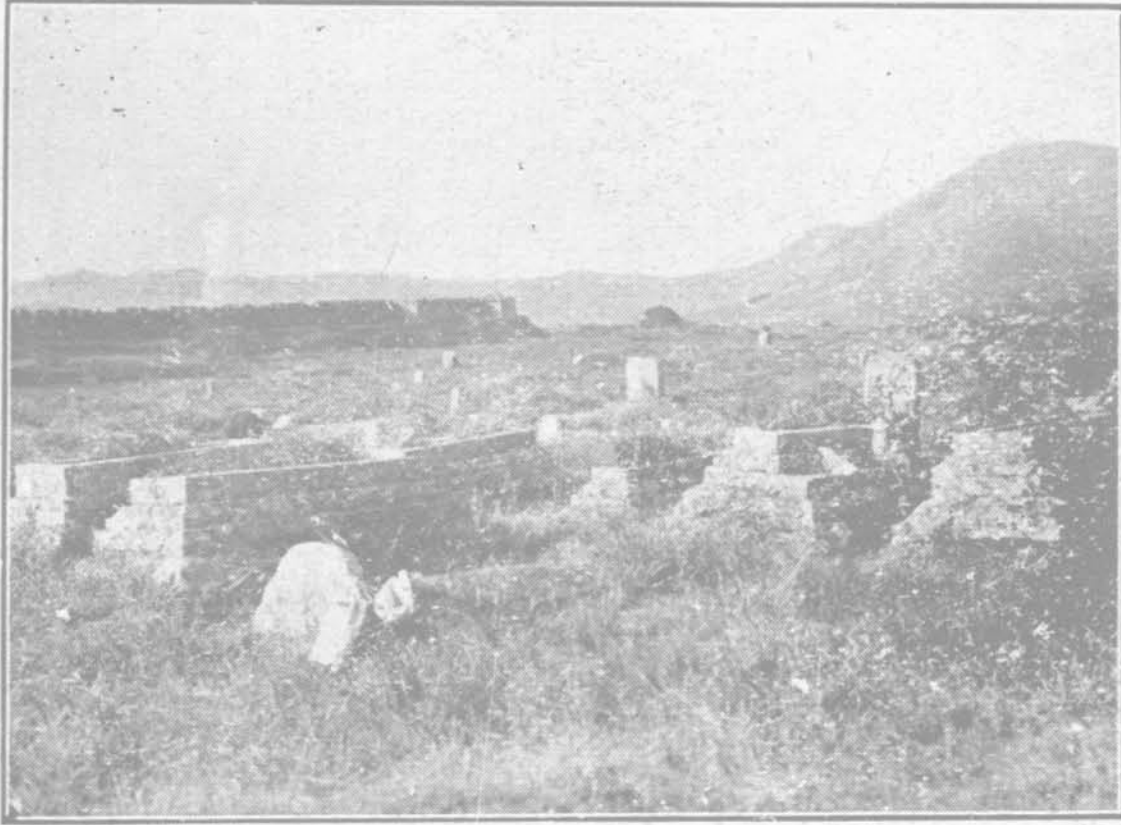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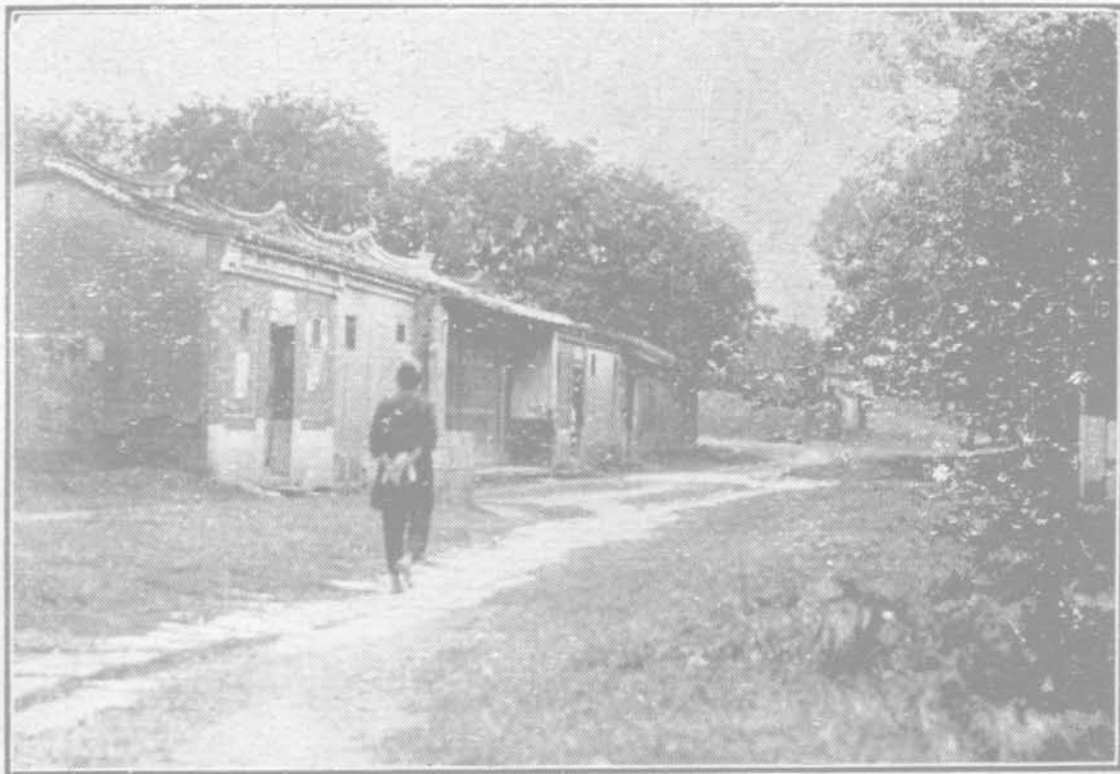
其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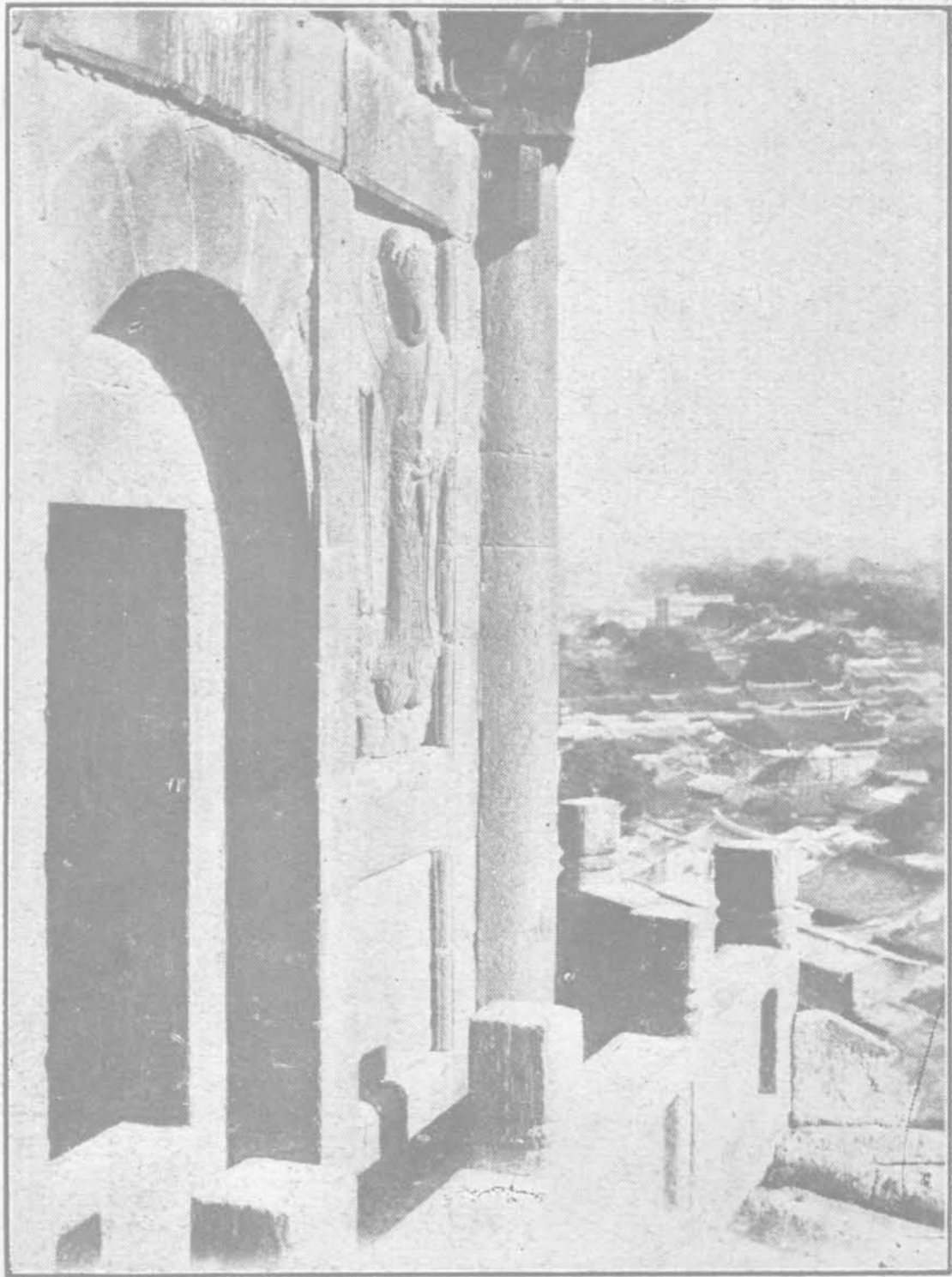


東禪寺北古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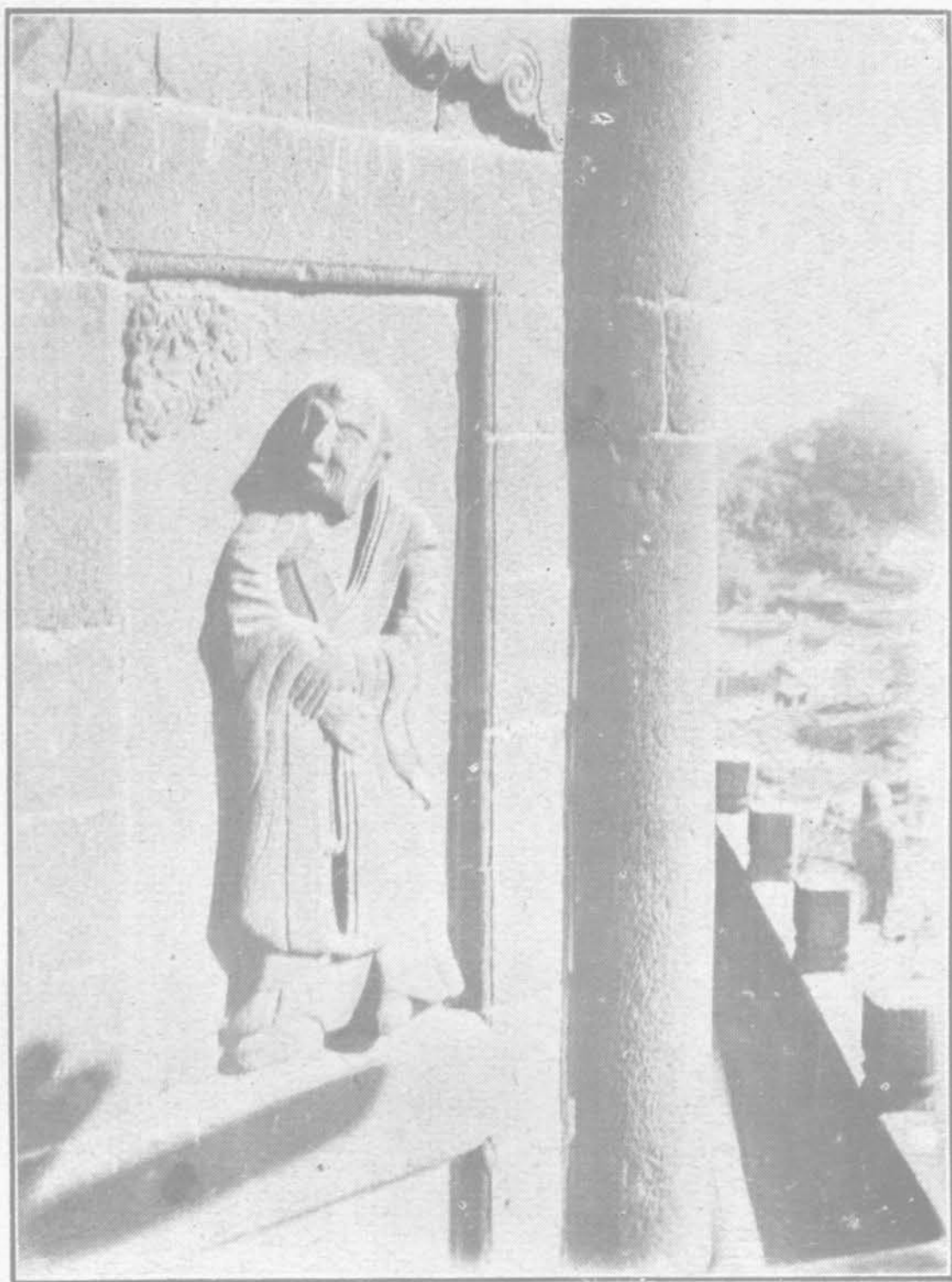
泉州都督府街俞大猷故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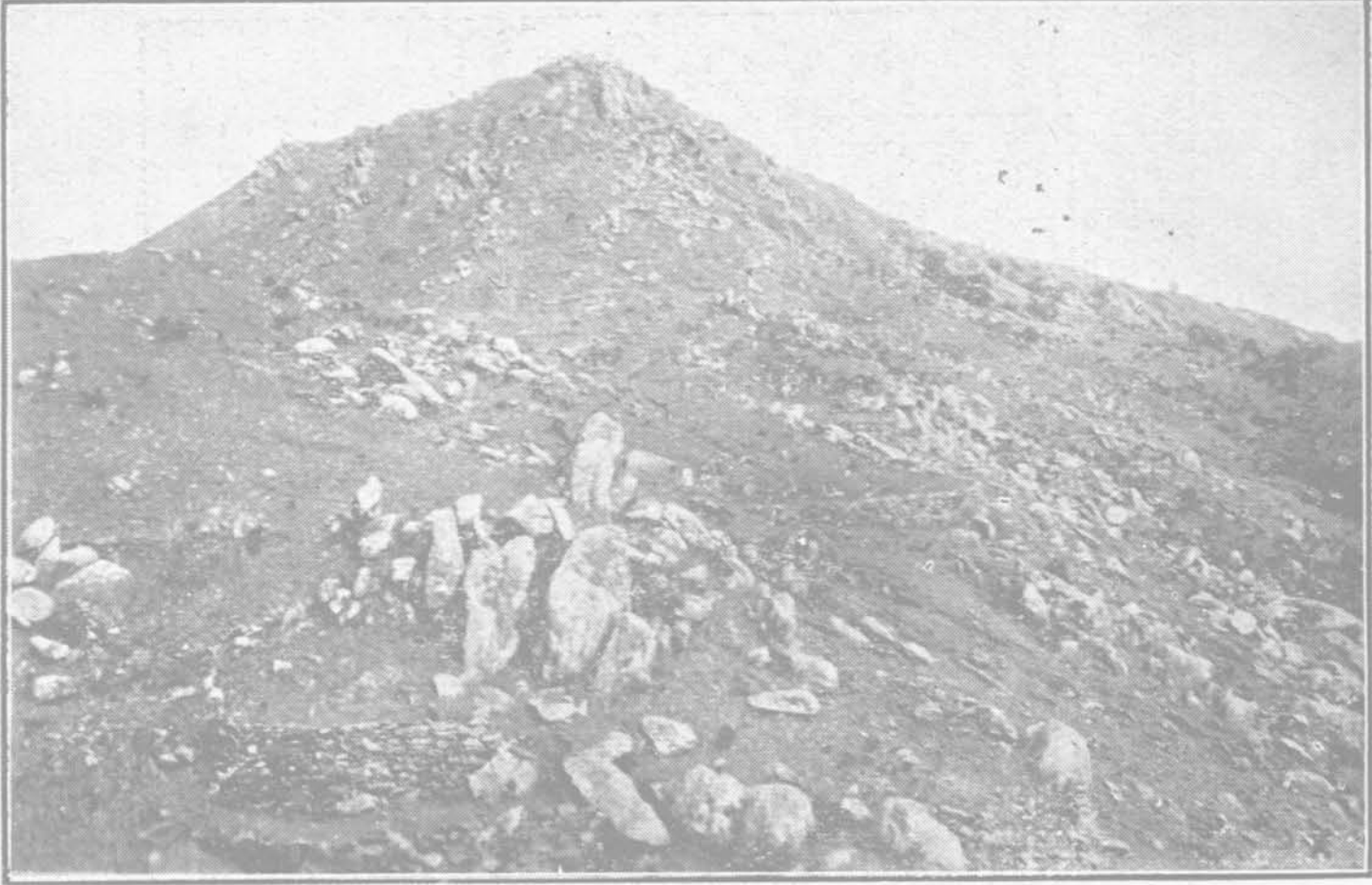


泉州開元寺東塔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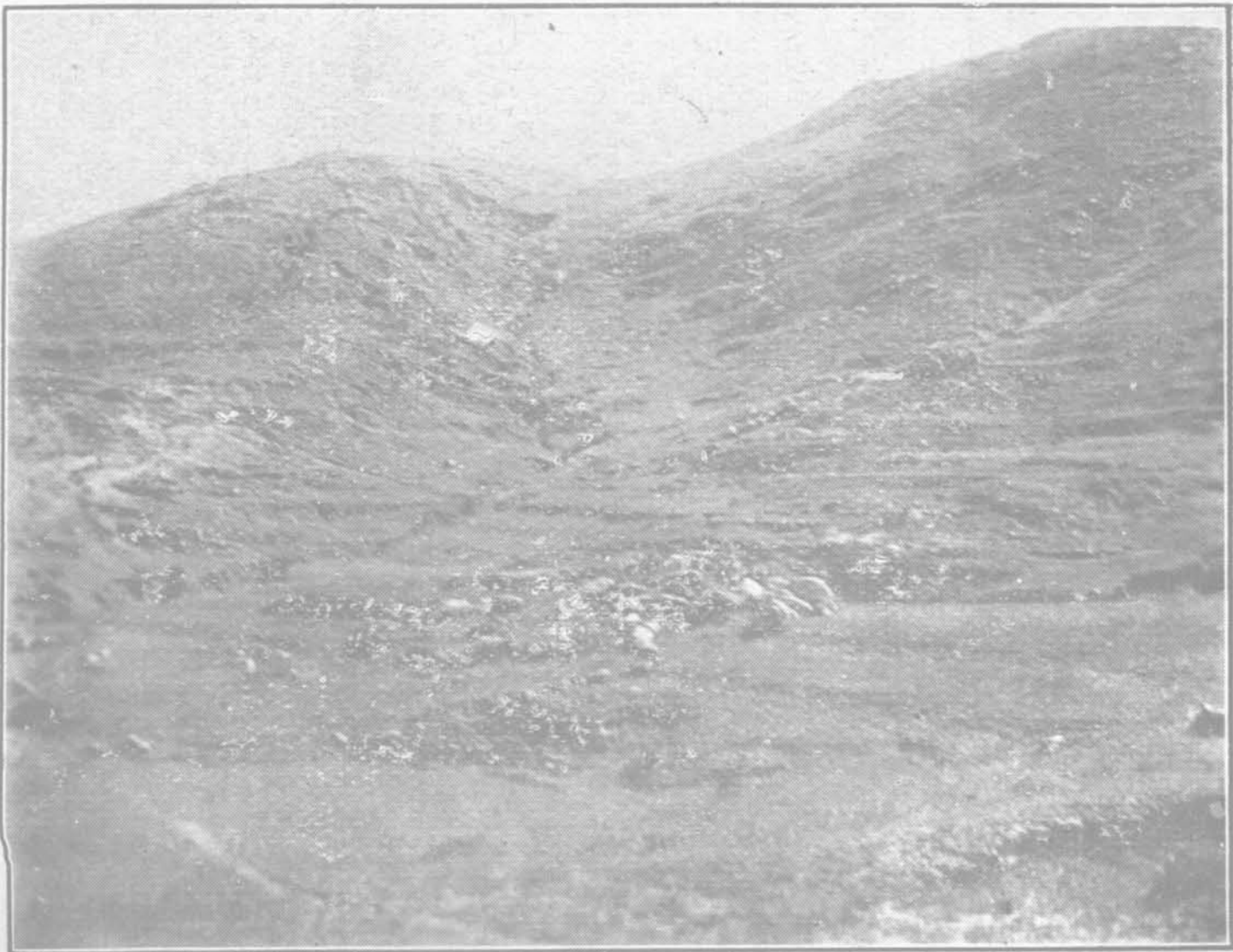




一之刻石塔東寺元開州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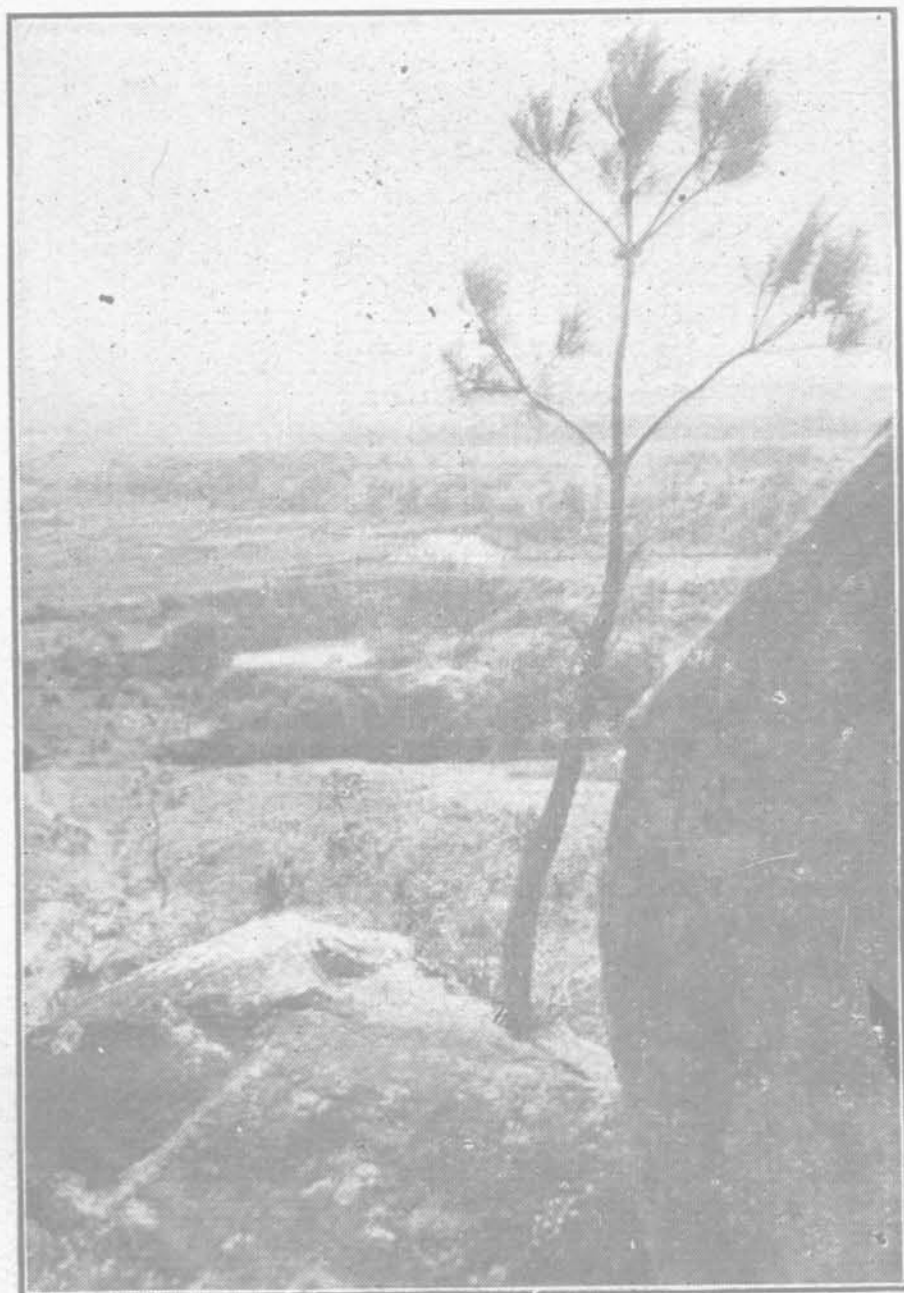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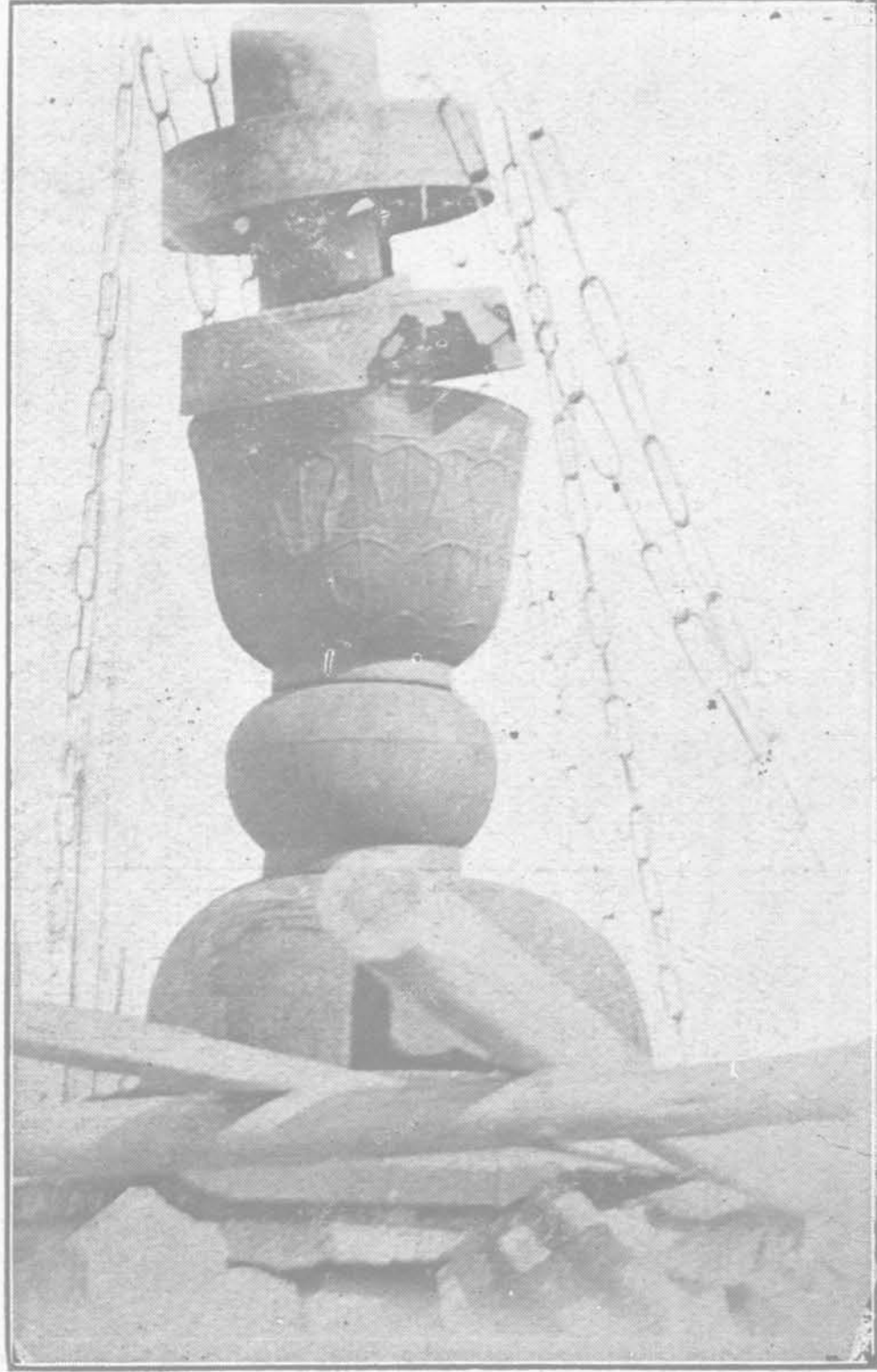
華表山



華表山舊寺墓

華表山風景





泉州開元寺東塔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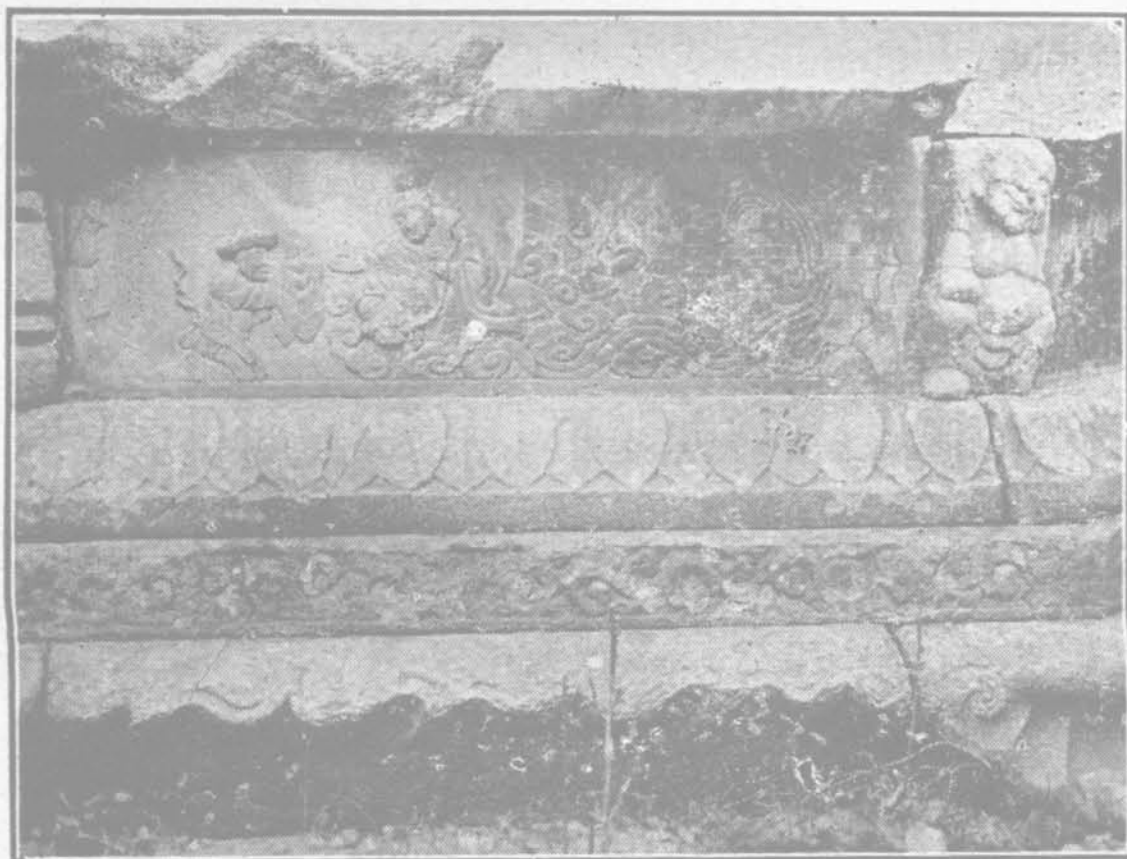


泉州開元寺東塔佛傳圖石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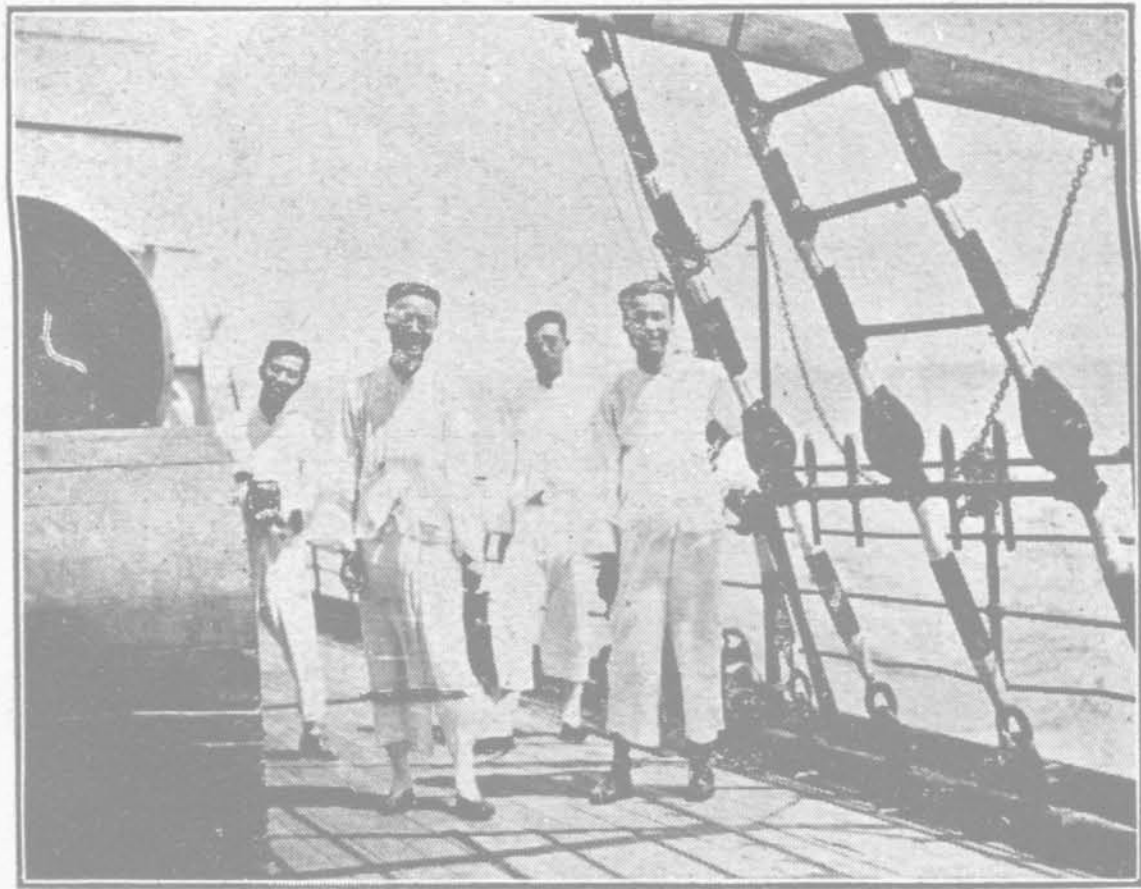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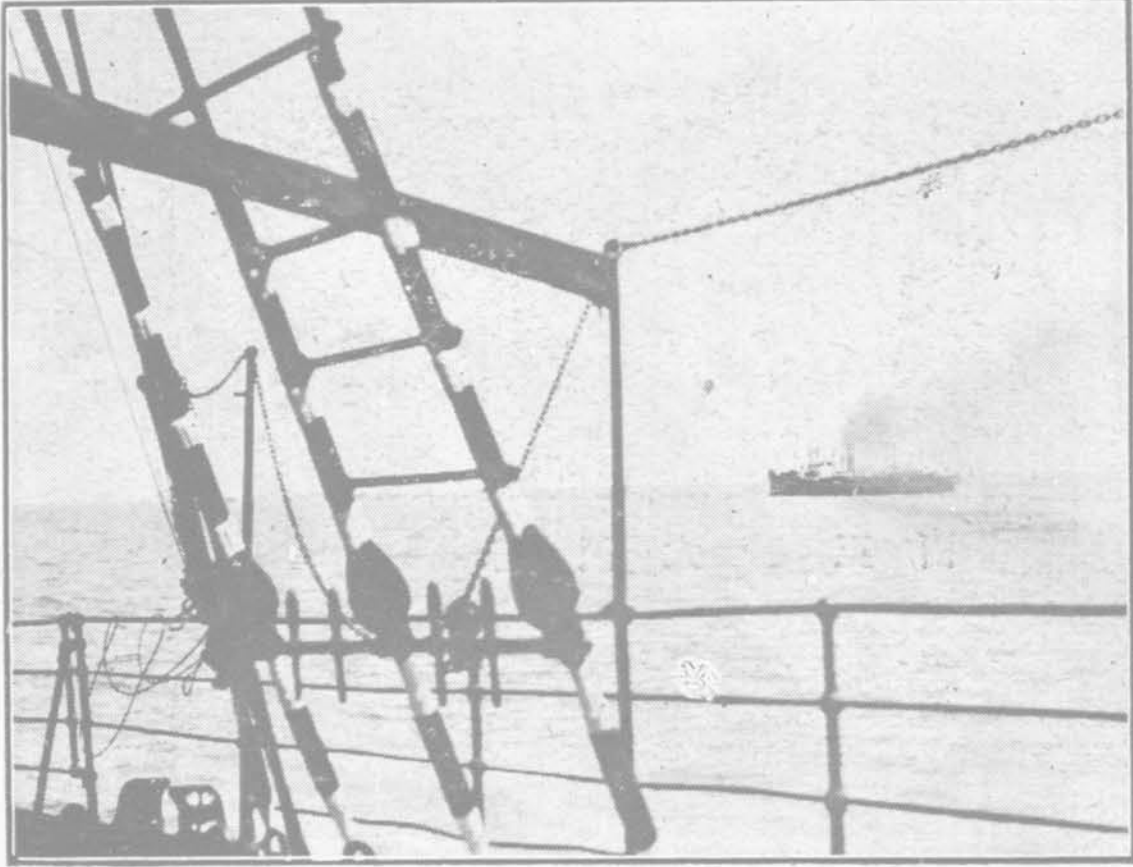


(其一) 連河澡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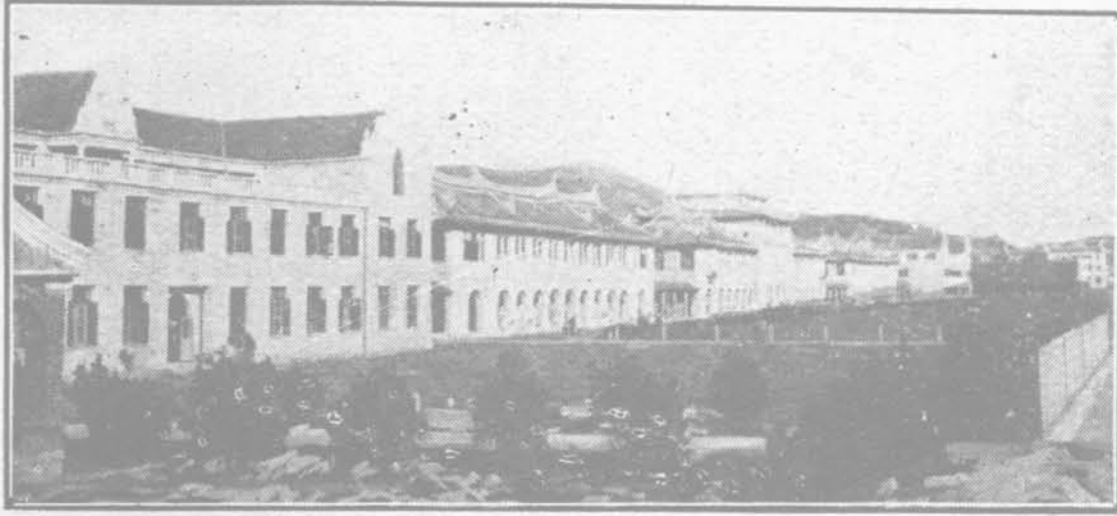
(其二) 兜率來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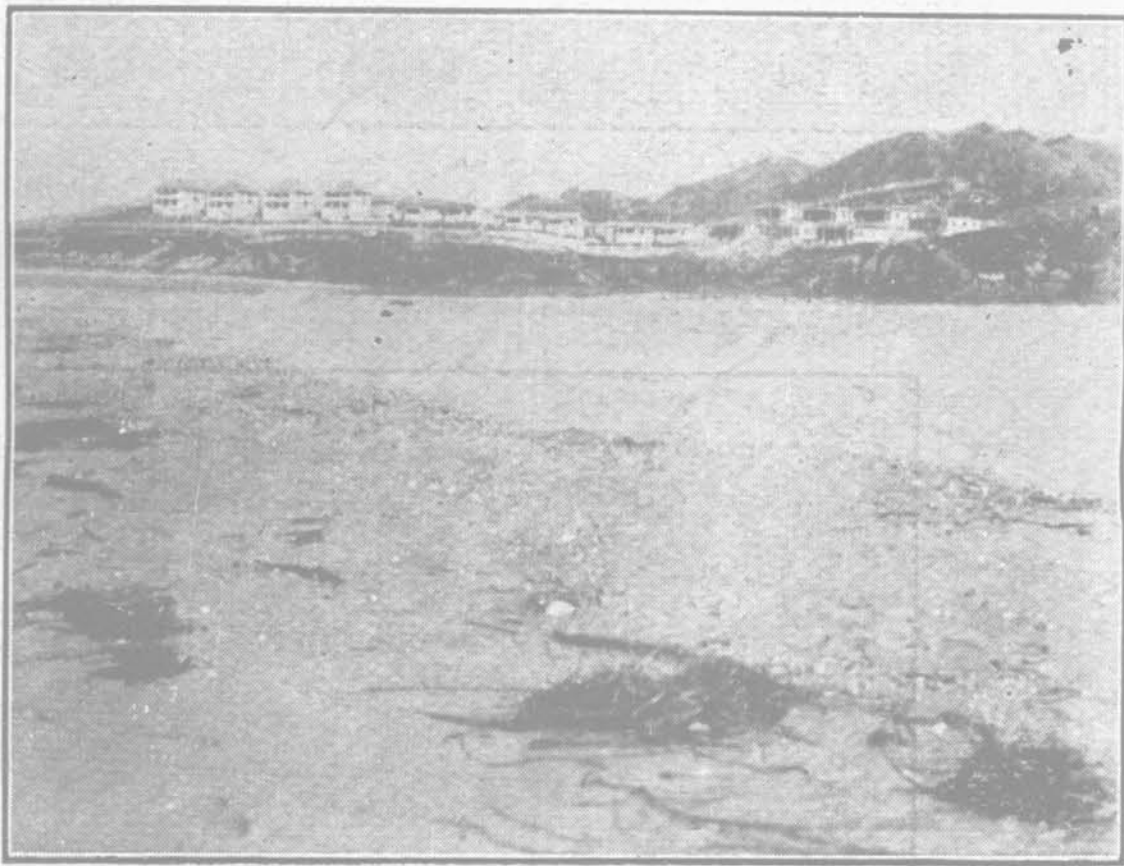
新寧船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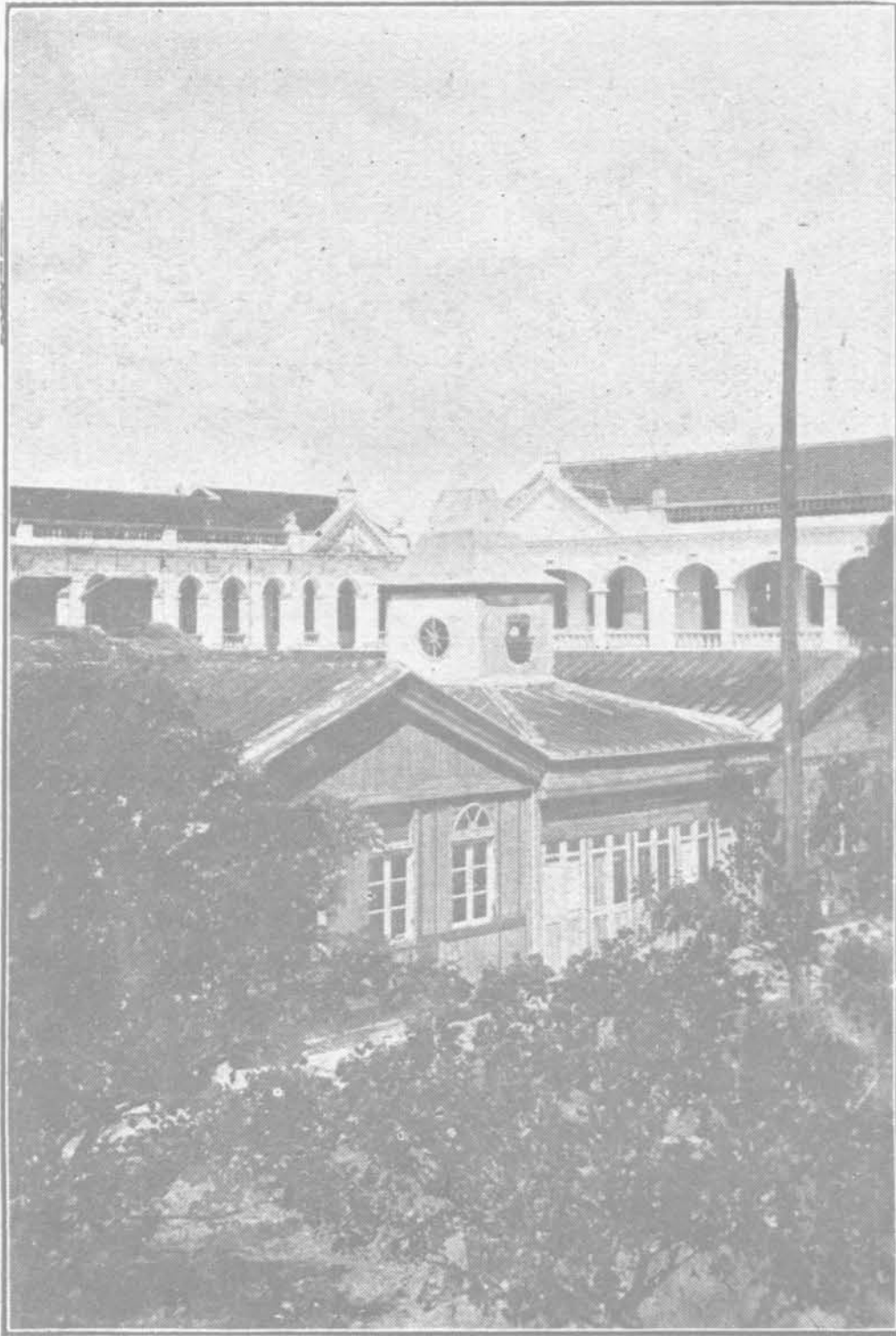




廈門大學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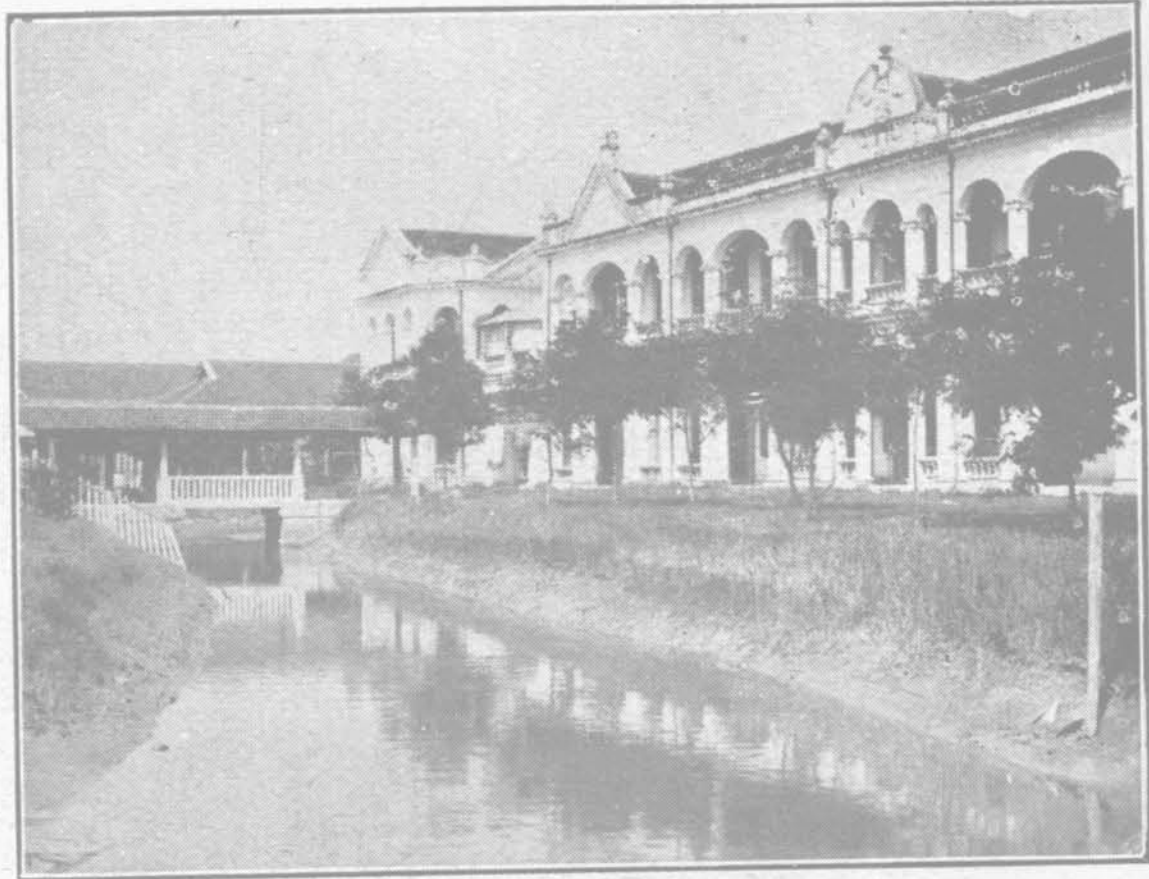
廈門大學海濱教員住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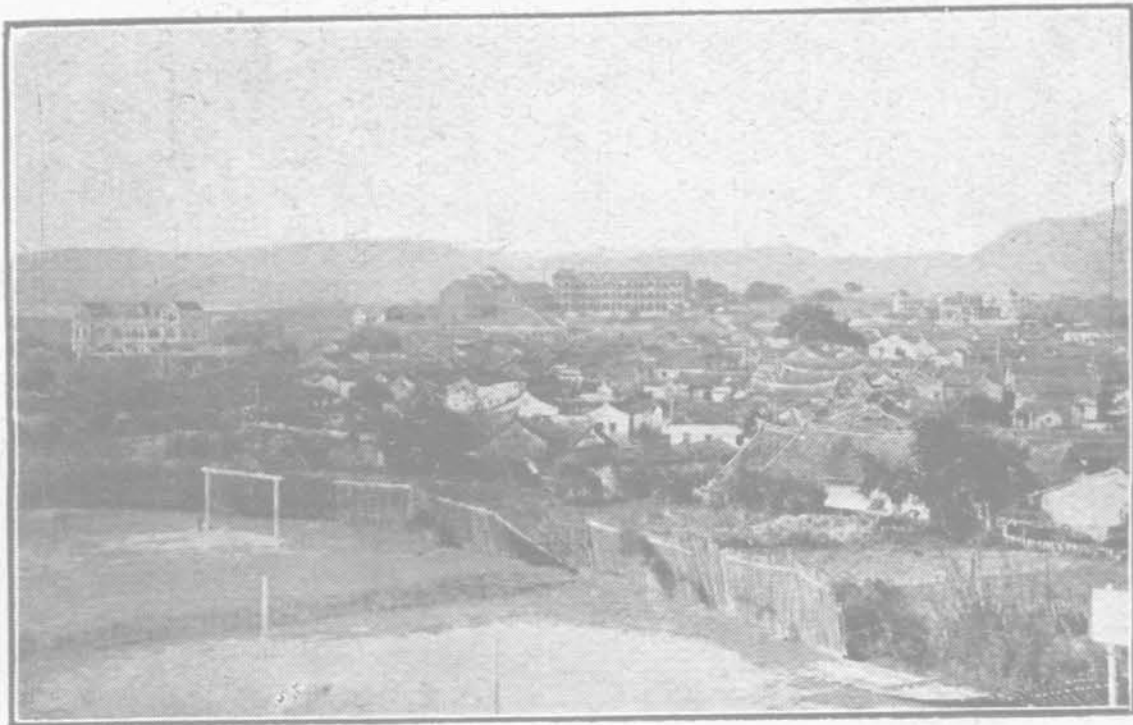
集美學校(爲陳嘉庚氏初辦小學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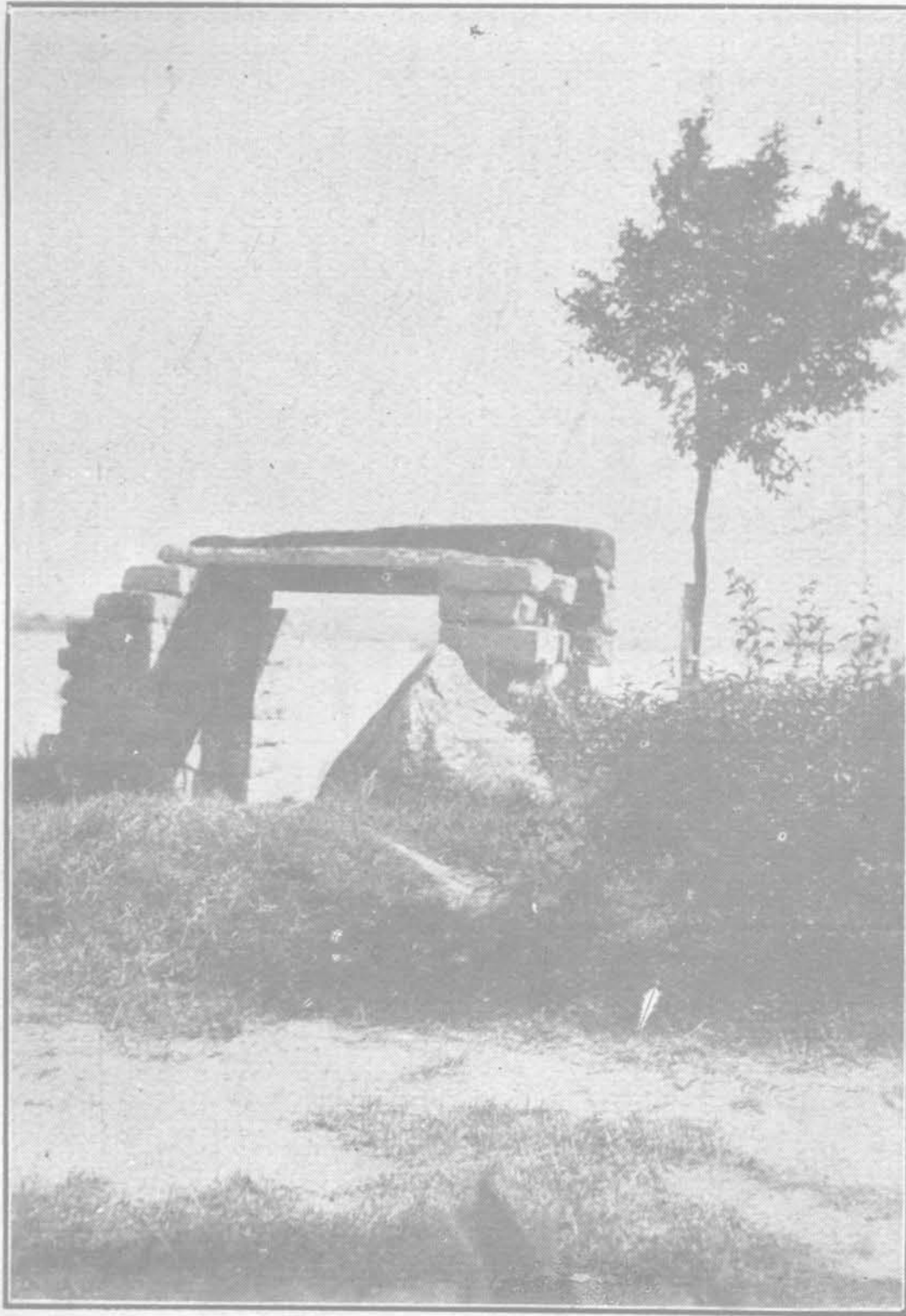
二 其



三 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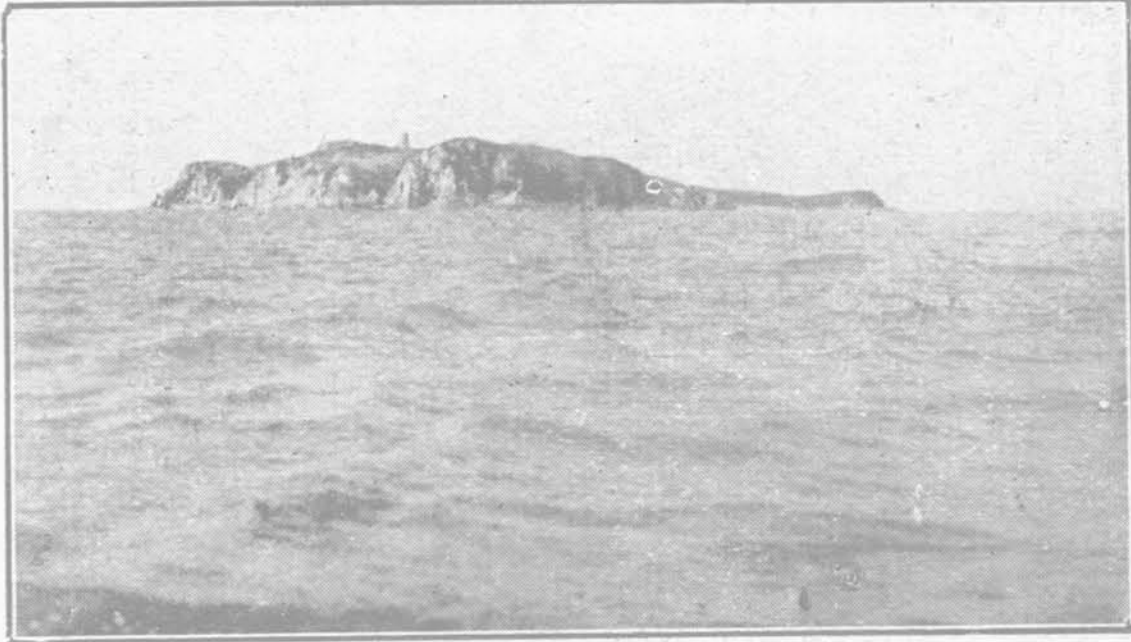
四 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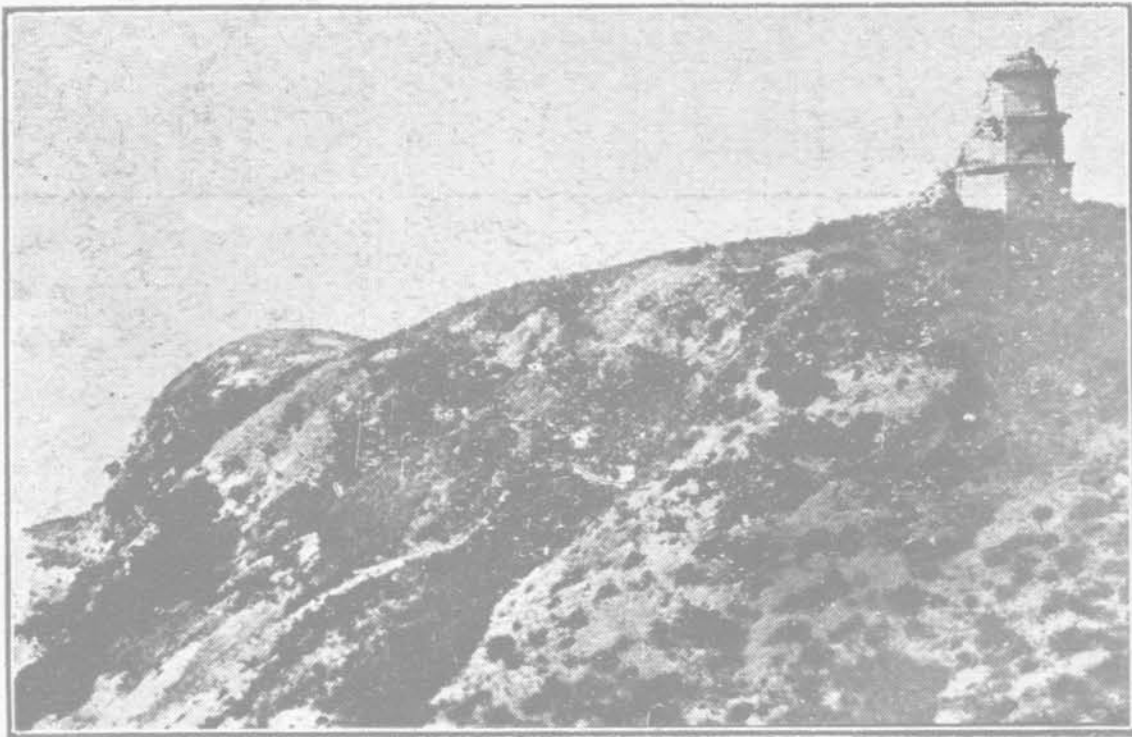
集美小學前鄭成功營壘遺跡



龜嶼全景



龜嶼之殘塔





刻石之島塔嶼龜

## 泉州第一次遊記



一五，一，三日，天未明即起。五時三十分到模範小學船埠，晤張亮丞及德人艾鐔風二先生，同乘划船往廈門，直傍安海輪船。在我們臨走的前幾天，有許多朋友都勸我們不要去，「游歷也不是一項正經的事，犯着去跟土匪交代麼？」艾先生很決絕的說：「沒有這回事，我們還是去罷。」我當時態度亦頗堅定，以爲如果被土匪綁去，倒可以經驗幾天匪窟生活，也是我平生一樁難遇的事。我們二人就不聽旁人的勸告，毅然決定行期。亮丞慣走江湖，當然是我們旅行中的好伴侶；並且他是研究中外交通史的專門學者，泉州爲中世紀中國惟一大商港，在中外交通史上占有極重要的地位，亮丞之去，爲其所專門研究的學問搜尋材料。鐔風之遊泉州，此實第三次，他所依戀不能忘情的是開元寺的古

塔。在我，希望一往靈山，探索回教徒古墓。各人都有一種目的，因此前途雖有懷疑，決不能阻止我們的前進。

七時開船，沿廈門島東海岸折北，可以望見大小金門島。十二時進口，因已退潮，不能直達安海。換乘小船，江面狹而喫水淺，約行兩小時，離安海尚有里許，小船亦不能進，就有許多人來負客登岸。到汽車站，行李稍受檢查。護路軍隊多山東河南人，跟他們說普通話，居然稱呼「老鄉」了。安海離泉州六十里，汽車四十分鐘可達，四點十分到泉州站，乘人力車進城，過新橋，有軍隊駐守，檢查行李。橋極長，全係石板，跨晉江上，旁有塔幢，橋北塊有六尺高之介士石像二。南城已拆毀，街道全鋪石板極寬，兩旁都是新建築的房屋，跟廈門市的新馬路相彷彿。我們先到南大街天主堂，訪任神父（Seraphin Moya）。神父西班牙人，係鏢風舊友，和鷺可親，來泉州傳教已二十餘年，所以泉州話說得很好。他同我們先去，看已故教友陳光純先生的住宅，預備借宿數天。陳宅亦在南大街，門口很破舊，轉過幾灣，方是主屋，有洋樓兩座，並有園林，女主人一見即允，盛意可感！據聞光純先生經商小呂宋，

頗有貲財，前年纔故世云。辭出，同神父往遊開元寺。寺在西街，唐時建，初名蓮花寺，長壽中改名興教，神龍中改名龍興，開元間始改今名。至正間災，明洪武永樂間重建，萬曆間增修，鄭芝龍又增修一次。院中塔幢極多，大殿後戒臺，新近修葺。很有些建築物，可以把牠攝影出來，就是像頂部橫柱突出的雙翼，天人雕刻，據任神父意思，以爲基督教遺型的產物；此說我不謂然。戒壇外形，亦跟別處不同。場內藏藏經四立櫃，蟲蛀了不少。西院係慈兒院，晤知客僧智遠，導遊西塔。塔名仁壽，初係木造，宋紹興中火，更造甌塔，寶慶中易甌爲石，早於東塔落成十年。明萬曆三十四年大風，塔壞重修，現在復由僑商出貲修葺，尙未完工。智遠告我，塔頂尖端下方有大鐵缸一，中置磁像，古錢，寫經很多，曾經攝影，後復重行放入。我就向智遠索閱影片，中間頗多密宗造像，建磁造象有數尊，惜影片技術拙劣，閱之殊不滿意。後又去看東塔，東塔名鎮國，咸通六年僧文僖以木爲之，宋天禧中加高爲十三層，紹興中易木爲甌，高七層，嘉熙二年改建爲石，中間經過幾次興築，到淳祐十年始完工。底層有釋尊佛傳圖近四十幅，雕刻雖嫌簡略，余因其數量多，以爲有攝影或椎拓之必要，可以與雲



岡棲霞各處佛傳圖作比較研究的材料。鏢風卻注意各層所雕刻的天王像。

傍晚回陳宅，床帳一切，都已備妥，並以餅乾等餉客。移時任神父又命人送來晚餐及西班牙葡萄酒，同人且飲且談，至爲愉快。

四日，八時，往訪神父，在成元成衣鋪門前馬路上，見有亞刺伯文殘石兩方。據聞南大街一處有四五塊，深爲可惜！遂同任神父往遊文廟，廟內榕樹頗多，大抵數百年前物。大成殿正在修理，橋欄石刻有母稚二象，樞星門內有南宋碑石。參觀後往遊清淨寺，寺建於紹興元年，元金阿里，明夏彥高重修。本來有木塔，隆慶間毀去。茲錄閩書所載元吳鑒碑記後段文字如下：

元吳鑒清淨寺記：「……宋紹興元年，有納只卜穆喜魯丁者，自撒那威從商舶來泉，剋茲寺於泉州之南城，造銀燈香爐以供天，買土田房屋以給衆。後以沒塔完里，阿哈咪不任，寺壞不治。至正九年閩海憲僉赫德爾行部至泉，攝思廉，夏不魯罕丁命哈刺甫丁哈梯卜領衆分訴憲公，任達魯花赤，高昌傲玉立至，議爲之

徵復舊物，衆志大悅。於是里人金阿里，願以己貲一新其寺，徵余爲文，記其略如此。」

清淨寺外牆頗高，橫石刻亞刺伯文字。進門屋蓋作橢圓式。東壁嵌永樂上諭：

大明皇帝勅諭米里哈只，朕惟能誠心好善者，必能敬天事上，勸率善類，陰翊皇度，故天錫以福，享有無窮之慶。爾米里哈只，早從馬哈麻之教，篤志好善，導引善類；又能敬天事上，益效忠誠，眷茲善行，良可嘉尚。今特授爾以勅諭，護持所在官員軍民一應人等，毋得慢侮欺凌。敢有故違朕命，慢侮欺凌者，以罪罪之。故諭。永樂五年五月十一日。

屋後北階上方有亞刺伯文字三刻，十餘年前泉州天主教神父 Arnald 曾有照片，刊在通報，繙譯後，才曉得是重修時的題記，上面說：「寺建立於回曆四百年，西曆紀元一〇〇九至一〇一〇：過三百年後，即回曆七一〇，西曆紀元一三一〇，耶路撒冷 (Jerusalem) 人 Almad 重修。」按西曆紀元一〇〇九係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西曆紀元一

三一〇係元武宗至大三年云云。院中東面有二石碑，已磨泐，椎拓後或尚可讀。西面有柵欄門，上部有亞刺伯文石刻三列，門內石牆及上方弧形石刻，依然完好。石牆上部有亞刺伯文一列，石刻有五列。空場牧牛，西北隅爲牛皮硝洗處，狼藉不堪。後堂係同治年間提督江長貴所重修。堂中亞刺伯文石刻極多，還有零碎石刻，堆在廊沿下。主教許崑山，江蘇錫山人。我在清淨寺裏分別攝影椎拓，工作了足有四小時。本來請天主堂裏的中國人某君，轉雇拓手，專拓亞刺伯文石刻，豈知某君同來了一位年近五十歲的婦人，拓永樂上諭，許久不能成一紙，可笑！下午二時出寺，路經奏魁宮，在東壁上發見古十字架石刻一方。原來泉州有三塊十字架石刻，載在光緒十五年湖北崇正書院所刊的眞福和德理行實記。

(一)明萬曆己未出土於泉州南邑山下，(二)崇禎十一年二月得於泉州城水陸寺中，於耶穌受難瞻禮之前日，奉入教堂，(三)泉州仁風門外三里許，東湖畔舊有東禪寺，離寺百步許有古十字架石，崇禎十一年三月，教友見之，奉入堂中保存。在該書上有一段按語：

「水陸東禪二寺皆起於唐，十字碑石亦悉於該寺內外得之，是十字架卽不能遽指爲唐

之前所有，亦當與景教碑先後有也」云云。昨晚亮丞曾以此事問任神父，據說已無下落。今天忽然看見和德理傳上所沒有記載的一塊石刻，當然非常高興。準備用過午飯後，再來推拓攝影。我們就回到天主堂。四時擬往奏魁宮，不意神父告訴我們說：「攝影可以，推拓怕要惹起人民反感，因為有許多人向十字架刻去燒香磕頭的。」我們不得已只好依從神父的勸告，照了數片。在當時，觀眾卻很多，絲毫沒有什麼閒話，我恐怕神父勸告的後面有什麼背景罷！雖是一種揣想，但是我對於今早同到清淨寺的某君，不能不懷疑。

出奏魁宮，往訪早因君令叔葦鄰先生於泉苑茶莊；請某君同今日下午伊所介紹的拓手，先到開元寺東塔預備。遂與葦鄰閒談泉州情形約三十分鐘，即雇車往東塔。候久，某君竟不至，推拓事祇能留待以後進行。

晚在天主堂用飯，神父出示從前所印的泉州城市圖及泉州府志。據今早在文廟遇見的陳君說起，府志木板已燬百餘塊，舊刻復不易得；晉江縣志更難尋覓，全城中祇有數部，以後來泉當設法借閱。夜張君來訪，邀我們明天二時到伊店中午飯，謝之。

五日，八時，同去訪神父，據說現在戒嚴，各城門今日已有布告，如有出城去的，鎮守使不能負責保護，所以東門外的古墓，我們恐怕不能去。說罷，領我們去參觀他所經營的中小學。房屋新建，還未完工。樓上有國學專修科，三層樓上平臺，可以望遠。大海離晉江祇有數里，所以在中世紀的時候，泉州可以為世界獨一無二的大商港。全城樹木極多，遠勝廈門。學校空院東隅，有破屋一間，內停棺木七具。旁有土臺，布帷上書「留府郡王」四字。據說留家在明末時候全家賜死的，本來有八具，早年被人盜發一具。我猜想是留從劾的後裔，不曉得志書上能否找出一點事蹟？

參觀學校畢，神父問我們願否冒險一出東門，我們自然回答他很願意去。於是雇車出仁風門，守城兵士問了幾句話，並無攔阻，城門口亦不見有什麼布告，那末，何以神父有清早的一番話呢？出了城，在汽車站上買了幾張捐票，一路往東。青山綠水，宛然春景。老神父的悶葫蘆，讓他去罷。約走兩里許，下車步行，斜穿一個小村落，山坡上就看見有許多墓地，最高處尙可望見破屋數間，我們奮勇前進，荆棘遍地，亦所不顧。墓址向南，完全回教式



構造，上有墓亭，已頽敗。四圍有石牆，並有護碑走廊形迹。中央亞刺伯文石刻，係回曆七二三即西曆紀元一三二三年，元英宗正治三年修墓時題記。Arnaiz氏譯文大意說：「二先賢當發克福時，來此傳教，後葬此山。教徒每來瞻拜，得沐聖恩保祐，願此二墓長能保存。」云云。西側我竟發見一鄭和路經泉州行香的碑記，此碑Arnaiz氏文中沒有提起，急爲拓出，以備參攷。全文錄之如右：

一

欽差總兵太監鄭和前往西洋忽魯謨斯等國公幹，永樂十五年五月十六日於此行香，望靈聖庇佑，鎮撫蒲和日記立。（按明史沒有記載鄭和是回教徒）

西南隅有同治十年江長貴重修碑記，東側有嘉慶二十三年馬建重修碑石，東南隅康熙年間重修碑文，已漫漶不堪卒讀。此外有同治年間馬阿渾墓石一塊，并錄其原文如左：

二

歲在著雍攝提格之孟陬，余奉命提督福建陸路軍務來泉州，因知東關外有爸爸墓焉。按府志所載，唐武德中，有三賢四賢，傳教泉州，卒葬此山。葬後，此山夜光顯發，人因而靈之，名斯墓曰靈山。明永樂欽差總兵太監鄭和，前往西洋忽魯謨斯，行香於此，蒙其庇祐，立碑記。我朝康熙年間，福建汀邵延等處總兵官陳有功，陸路提標左協中軍遊府陳美，乾隆癸卯辛未孝廉郭拔萃，夏必第等相繼修葺。迄今日久坍塌，募捐俸重修，再建墓亭，縣扁額於其上，以昭靈爽，用答神庥。竣工，約共事而爲之記。署福建全省陸路提督軍門漳州總鎮，西蜀馬建紀勒石。

三

我教之行於中國，由來舊矣。泉州濱大海，爲中國最東南邊地，距西域不下數萬千里，則教之行於斯也，不亦難乎！同治庚午秋，長貴奉命提督福建陸路軍務，蒞任泉州。下車後，詢問地利，部下有以郡東郊有三賢四賢墓告者，初聽之而疑其誤也，繼思之而恐其訛也。公餘策馬出城，如所告而訪之，二岡之上果有兩墓在

焉，而不知其始於何代及爲何如人；墓側碑碣，苔蝕沙齧，字跡漫漶，多不可辨。惟我蜀馬公權篆時所撰立者，上故有亭，向未磨滅；而亭久傾圮，碑仆臥塵沙中，已不知幾歷年所矣。竟日爬刮，繼之以淋洗，始得約略捫讀；證諸郡志，乃獲其詳。蓋三賢四賢於唐武德中入朝傳教泉州，卒而葬此山者。厥後屢顯靈異，郡人士咸崇奉之。明永樂太監鄭和，出使西洋，道此蒙祐，曾立碑記。我朝康熙乾隆間，泉之官紳，迭繼修治。馬公重修事在嘉慶二十三年，乃其最後者也。然於今已五十四寒暑矣。其間水旱兵燹，未嘗無之，雖荆棘叢蔓，不免就荒，而兩墓巋然無恙。且適有來官是土之余，以踵馬公於五十四年之後。噫！得毋兩賢之靈，有以默相之乎！然則西域雖遠，其教之能行於中國最東南邊地也，更無論矣。於是捐廉擇吉，鳩工重修。既竣事，記其崖略如此。惟冀後之來者，以時展繕，勿任其如馬公及余相去之遠，而未葺治，日復一日，漸就湮沒也。是則我教之幸，抑亦余所深禱者爾。是爲記。同治十年，歲在辛未季秋之月，下旬穀旦，欽命提督福建全省陸路軍務，執

勇巴圖魯，贊亭江長貴鹽沐敬譔。

#### 四

同治壬申年，七月初十日，故四川成都六品軍功，馬阿渾永春之墓，鹽亭鄉愚弟江長貴頓首拜立。

當時 Arnaiz 氏在先賢墓附近發見一基督教徒所刻亞刺伯文殘石，原文極簡，除人名地名外，別無記載，因此任神父以爲此古塚，實係聶思託里派教徒的墳墓。亮丞對於武德間嗎哈默德派遣聖徒來泉傳教一事，就地理沿革上觀察泉州地位，以及回教當時情形，頗有不能相信之處。我對於亮丞所懷疑的，極表同情，但是進一步說他不是回教墳墓，或竟說他跟基督教徒相合葬的墳墓，我不敢附和其說。一因 Arnaiz 氏所發見的殘石，文字太簡單，不足以爲墓石證明。二，眞福和德里行實記上所記載的第三塊古十字架石刻，說在仁風門外三里許，離東禪寺百餘步，田側泥濘中發見的，地位適與靈山回教墓相近，或即當時所謂城外近處所創建之修院（見和德里行程記第四十三章註中引西

曆紀元一三二六年，即元泰定三年，主教意大利人安德肋柏羅瑟由華致函本國之言，亦未可知。三，回教徒服從教規極嚴，團結堅固，在跟基督教徒同居泉州的當時，雖沒有發生宗教上的爭鬪，但是不能證明基督教與回教有融合的形跡，因此就說他們的墳墓有同在一處的可能。

先賢墓坡下，回教徒墳墓極多。東側山坡有短牆欄住，是勅賜承天寺僧的墓地。略閱一周後，同神父往觀東門外市梢牌坊，接二連三的約有數十。兩牌坊間的距離，遠的約有丈餘，近的祇有四尺，密度如此，爲向來所未見。其中道光同治年間的節孝坊最多，本來閩省所謂節孝風氣，提倡得很厲害，有搭臺強迫兒女盡節的惡俗，閩雜記及福建通志中記載頗詳。此許多節孝坊，不曉得坑死了多少兒女。真能使人一見爲之驚心動魄！

進城飯於天主堂，某君今日卻未見面，惟拓事祇得以後再行設法。飯後回寓，匆匆整理行裝，時已三點。鏗風還要多住一日，計劃如何着手東塔全部攝影，我同亮丞先行回校。遂攜行李往訪張葦鄰先生，張已備席邀飲，不得已辭之。雇車出城，趨汽車站，隨即上車，五



時左右到安海。沿路所見房屋，都用紅氈砌牆，彷彿新式村落，別成一種景象。到安海後，投宿任神父所介紹的天主堂，晤任主教，我跟他說起鄭成功的事蹟，他告訴我，本地平民醫院鄭君即係延平後裔，我就挽他同去訪問。醫院在安海大街，安海雖非縣治，商業頗盛，有三里市街五里長橋之諺。到醫院後，承任主教介紹，鄭君談論豪爽，說起關於延平傳說，眉飛色舞，一座都爲之動容。他說：

「延平故鄉在石井，離安海有二十里，坐帆船半小時可到，從水頭村去亦可以。現在村中有三點會，外面人去，恐怕有些不方便，最好有熟人同去。延平所用刀帽，從前都有，存在族長處。後來住在廈門的族人看見此種物品在日人手中，就問族長，據說遺失了。現在遺像還在延平祠堂裏，安海照相館中有一張影片，有人肯出過八百元，族人不敢出賣。延平之母田川氏的墓地在石井，有許多傳說。在陰天的時候，對岸白沙居民，往往看見墳墓上彷彿有一個人踱來踱去。民國十二年有一鄭姓軍官，京兆人，駐守石井，很不相信。有一天軍官看見一個黑的東西在他前面，軍官開槍轟擊，黑

影還是照樣的走着，軍官一路追擊，直到墓地，卻無影蹤。不過這些話似乎有點迷信罷了。石井除姓鄭的外，還有王張許吳等十姓左右。姓鄭的都住在四圍，約有二千餘人，大半業漁，亦有往新加坡去經商的，姓鄭的所以住在四圍的原故有兩種傳說：（一）王張許吳等姓先在石井，姓鄭的後去，所以住在外圍。（二）姓鄭的在當時恐怕爲別姓壓迫，所以取包圍形勢，大概以第一說爲近似。臺灣延平後裔很多，十幾年前每年尙派代表到石井祭祀通譜。石井隔海白沙海灘，遺留當時所用巨炮五尊，鄉民稱爲「五馬跳海」，外面人不容易尋到，就是要問本地人亦不肯領你去，因爲本地人很敬重他，當作一種神道看待。我在白沙看見過，炮身上還有倫敦字樣，西曆紀元不能記憶了。小炮一尊，已經被竊。總之關於延平的傳說及遺跡，石井附近很多，將來有機會，可以同去調查。」

談得彼此都很高興，忽然駐軍呂營長來訪，我同亮丞即辭出，往照相館定印延平遺像，遂購火炬燃之歸寓。

六日清早到汽車站，輪船就擱在車站南面淺灘上，候潮約兩時餘出口。下午二時到廈門，海軍及關卡稽查，費時很久。下划船先到鼓浪嶼白室用飯，飯後回寓。

## 漳州遊記

一五，一一，二七，黎明到船埠，晤艾鐸風君，同行赴廈，趁開往浮宮輪船，前游漳州。搭客已極擁擠，而續來的還是紛紛不絕。喜晤孟溫、玉霖和清玉、苑昆、季四人。後來因搭客過多，海關不許開船，船主特雇划船數隻，分載搭客數十人，先往戴浪、北面海中等候，自此輪船始行開出，時已十時。過塔島後，向西進海門內港，復稍偏南。直西係月港，現稱月溪，爲嘉靖間倭寇入寇之所，可通石碼，因水淺，小輪不能直達，所以自汽車路通行後，都赴浮宮搭車，較爲便利。十二時左右，到浮宮船埠，上岸就是漳汀龍始興汽車公司車站，約候半小時開車，經海澄縣石碼、水頭三站而至漳州，費時僅一小時餘。先到橋頭，陳炯明在漳州時所修建，名東新橋，長過橫跨晉江之新橋。出站雇車，往訪吳神父（John Fernandez）於崇正

書院 (St. Thomas' College) 神父西班牙人，在漳州已四五年，說本地話頗流利，其與余等談話則用英語。承其招待，以某教員所住臥室爲余與鏢風寄宿之所，遂即引導參觀標本室。所藏以鳥類爲多，據說美國派有專人，在平潭縣（按平潭縣治在潭南島）一帶搜集，所得材料頗富。興化沿海貝殼，聞亦不少，但是標本室中所搜羅的，卻祇有數十種。圖畫成績室，寫實少而仿模多。神父復指示校中各種統計，可惜數字上的記載，很不容易使人有深刻的回想，尤其是我個人，並不是專門研究教育的，又不是奉命調查教育狀況的委員，所以對於統計竟不想看，不想問，更無餘暇抄錄牠。占據我個人遊記中的篇幅；在吳神父的殷勤指示，從一方面觀察，或者是表示他辦學的成績，然而從另一方面想起來，假使他竟把我當作一般調查員看待。那末，似乎太幽默了。

崇正書院參觀畢，復領導吾們到崇正女學，很欣快地參預吳神父所預備的茶點，並且因此認識了兩位貞女 (Sisters)，一籍西班牙，一籍廈門，但是她的父親是葡萄牙人。同時鏢風跟神父談些數年別離的話，我卻引起從前在北京法國醫院西什庫醫院及正



定府天主堂參觀內部組織時所感着一個「天主教貞女關於性的問題」的回想。所以我一面拿着麵包，一面我的中樞神經，不絕的思索推測。凡是貞女們對於我們的一言一笑，都能加添我懷疑的程度；後來承她們引導參觀教室，成績室，刺繡挑花室，一經鏗風稱讚，而貞女咸欣然色喜，彷彿在她們孤寂的全生活中，博得異性者一種不可名說的慰藉，已經是到了天堂了。

辭出後，神父復導余等參觀天主堂附設之愛人醫院。院長吳君，龍溪人，學醫於臺灣醫專；據說漳州城內西醫有二三十人，其為正式醫學出身的，不過二三人而已。出院同鏗風去訪林氏昆季於東大街。稍坐，即回寓用晚飯，神父以西班牙 Anisado (一種甜酒) 及 Vino Tinto (赤酒) 相餉，閒談頗久。

二八，早起，林氏昆季來訪。九時同崇正畢業生江君到車站，乘車往遊白雲山。山距水頭尚有二里，我們沒有到水頭，就下車了。從田壠間斜往東南上山，一路盡係松樹，約五里到百草亭，有朱文公解經處石碑。後有殿三楹，額書「紫陽書院」四字，中塑朱子像，有朱子

書「與造物游」匾額，傍懸「地位清高，日月每從眉上過；門庭開豁，江山常在掌中看」一聯，亦朱子所書。壁嵌乾隆道光年間重修碑記，殿後爲白雲巖寺。寺僧出本山茶餉客。寺側有一池，所產小螺，悉無尖瑞。寺僧說：當年朱子在山，曾以食餘殘殼，擲諸池中，是以有此異產云。昨日玉苑亦告我，當朱子讀書於八卦亭時，屢爲蛙聲所苦，有一天，獲得一蛙，朱子以硃筆圈其頭而釋之，嗣後塘中所產之蛙，咸有紅圈圍繞。此外關於朱子的傳說很多，當另行搜訪記之。

山中樹木極多，境頗幽靜。下山後過汽車路，有一小塔，上綴榕樹一株。昨天在車窗中曾經望見過，我立時就得到一種極深的印像，以爲假使有機會走過此處，萬不能輕輕捨去，果然今天白雲歸來，不到兩里路，就可從容欣賞這撩人情思的小建築物。這是何等的奇遇呀！塔的四圍，都是稻田，牠在很平泛的環境裏，獨標高岸，昂然聳立，大有氣吞白雲之勢。塔尖樹枝，扶疎掩映，助其婉麗；但是嫉媚中依然可見卓爾不羣的態度，彷彿看十三日的新安驛，細膩處一往深情，豪爽處如試并州剪，如啖哀家梨，不由人不眉飛色舞，拍案叫

絕。區區一小塔，足以移我情的，亦就在此。有詩景，有畫意，所可惜的，我沒有絲毫文藝上的天才，祇有乞靈於機械的攝影器。黔驢之技，如此而已！對之徒增愧羞！二時三十分到水頭站，候車，眼見一輛輛過去，竟不能得一座。有時於便利交通的工具上，所獲得的觀感，適覺其反，如數年前我在定州時所感到的，今天遭遇，亦不過加增我一重迷惑罷了。六時十分來車，尚有餘座，因此買票回漳，先到保元藥房晤孟溫，決定明日往訪唐代古墓，隨即回寓。

二九，未明即起，六時四十分往車站，孟溫後到，遂雇一專車回往浦南。一路重霧中，山樹隱約可辨。八時二十分到浦南，孟溫訪其友，詢問路徑，約談三十分間。出鎮，沿九龍江西岸山坡往北。橘樹香蕉，滿目皆是。橄欖樹頗高，結實纍纍，摘而啖之，頗異常味。此外松竹極多，江中時見白鷺立沙際，遠處天寶山高聳於北，雲氣滃然，帆影數四，若遠若近，宛如圖畫。

鏗風說：瑞士風景甲全歐，以擬九龍江不逮實甚。我在北方久，所見景物率粗野，前年遊玄墓，始與故鄉山水相接，今來漳州，明媚殆猶過之。鏗風所告，或非過譽。約行十五里到吳倉，在孟溫親戚蔣君處休息一小時。蔣君出煮番芋，並吳倉柚子餉客。柚子雖小，皮薄而液多，

遠勝廈門市所通稱之文旦。後蔣君導往訪墓，約半里，果見石獸翁仲。但一按碑誌，大失所望。盤桓片時，仍遵原道回浦南鎮已近三時。就趨車站，詢站長，據說已無去車。本來在四時六時各有一次，現因車輛不敷，臨時停止。我們就託站長通電漳州，擬專雇一車，覆電說漳州已無餘車可撥，時已四時。遂決計步行回漳。按諸郵政地圖，漳南間有四十里，通常說三十里。七時餘，到漳州，回崇正寓所。識西班牙神父 *Martinez* 君，他曉得鏢風在漳，特自天宅趕來相晤，善歌曲，和鷺一如泉州之 Moya。

三〇，七時早餐畢，同鏢風往訪孟溫於東大街，孟溫命其公子惠元導游。先到一古玩鋪，看了許久，就去訪開元寺遺址。其東關帝廟舊有照壁，鏤刻人物鳥獸極生動，鏢風處藏有影片，現在已無殘磚可得，據說張毅修廟時所毀，鏢風爲之歎息不置。開元寺地基已改學校，舊時殿院，已無片瓦。按志書開元寺於貞元間移建漳州，元貞間重建，寺極弘敞，爲諸州禪林之冠。舊有唐明皇銅像，咸通經幢及宋仁宗御書經疏百二十卷，現在祇存咸通經幢，餘均散逸。

自此往南，到龍溪中學，有石刻羅漢四尊，跟公園事務前所陳列的四尊及石刻韋陀一尊，都是民國九年時由開元寺移來的。雕刻式樣，與泉州開元寺東西塔石刻相似，疑係同時代的作品，但是志書上並無絲毫記載。十一時同惠元渡舊橋，乘輕便鐵道往遊新塘。村離南門約三里，鄰近十餘村，田中都種水仙花，上覆稻草，惟新葉透露於外，彌望皆是。據說每年出口往美國的，年有十萬元，去年出口之後，在土壤內檢出一種寄生蟲，可以傳播疾病，今年就無人來漳，坐莊收買，價值因之大跌云。遂同惠元進城，到國民黨區黨部，晤周君。鏗風孟溫已先在，偕往政治部，要求參觀公園附設之美術館，承他們慨然允諾，即行轉知通俗教育圖書館，啓封開鎖。吾們就欣然辭出，往遊美術館。館爲陳炯明所創立，張毅退走前，軍隊駐紮於此，頗多蹂躪。正屋五間中，蓆草狼籍，門窗悉已毀壞。所陳列的物件，祇有唐咸通經幢及銅佛一軀。幢上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係咸通四年（西曆紀元八六三）漳州押衙兼南界遊弈將王嗣建造，宣義郎前建州司戶參軍事劉鏞書，後有朝議郎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柱國崔袞，大德僧義中等題名。志稱「鏞書結法遒勁，有晉人



風致，漳南金石刻文，此爲其冠。」可惜軍隊駐紮以後，毀損已多，原拓片又不易遺得。後當設法覓存。銅佛像，據志書所稱是崇寧甲申年（西曆紀元一一〇四）因營建萬壽禪寺，於寺基正殿下掘土一丈，得此金銅無量壽佛一軀。按其形製，當係北宋初或中葉時作品。

出美術館後，卽回崇正，整理行裝，並向神父辭別。匆匆趨車站搭車，直赴宮，稍待，輪船到埠，乘之回廈。計在漳前後三日，關於考古方面材料，所得甚少。本來漳州古蹟中可記的，有開元寺殿後宋進士題名之千佛閣。普賢院南唐時李將軍墨跡，開元崇福二寺所藏宋帝御書二百四十卷，開元景祐銅鐘，淨衆寺內宋製佛光屏等等，自經倭寇髮亂，兩次浩劫，古物蕩然無存。陳炯明改革市政以後，氣象一新，開元劫餘取剩不剩，尙能保留若干，還算幸事。至於附郭景物，西溪我不得而知，北溪自浦南以上，處處可以令人流連忘返。最好雇一帆船，溯江而上，牀頭置遠年紹興酒一罈，得飽看閩南山水，是真樂事！

漳州附近交通，如將來汽車公司發達，車輛加增，車路展修，自極便利。但是照現在情形看來，恐怕還是一種理想吧？現在已成的車路，有東南西北四綫，其路綫略如左圖：



頭等車五座，二等十五座，自浮宮至漳州頭等每座一元七角，二等一元〇八分，包車照座位計算。輪船自廈門到浮宮每人三角，電船五角。

漳州城內通用小洋，係陳炯明在漳州時所鑄造之民國八九年，及張毅時代民國十三年雙角兩種，每一銀圓，約兌二十角。城中有人力車，但是車輛頗少。最熱鬧的地方，是東大街，妓女一到晚間，大都徘徊街市。第一公園已改爲中山公園，張毅德政亭內碑石已取消，擬改刊孫總理遺囑，鎮守使署爲東路總指揮留守營及政治部監察員辦事處，府學明倫堂現爲國民黨區黨部。馬路均係拆城後所築，頗寬廣清潔。自浮宮到漳州，一路盡係稻田，正在收穫中。打稻即在田中工作，用一木桶，三面圍以竹製直簾，田忙以男子爲多。女子大都纏足，與泉州風俗迥乎不同。泉州肩挑一切，十之八九，均係婦女。天足，青布褲褂帶餘身，反摺袖，簡樸潔淨，兼而有之。頭插鮮花，或紙花極多，別具一種風情。這亦受中世紀泉州爲通商大港的影響吧？

## 泉州第二次遊記

一五，一二，一五，未明，偕韻剛、孟恕到小學船埠，趁小船赴廈門，上安海輪船（船名后海），六時半開出。海中大霧，將近石井時始漸次清朗焉。到安海，仍由小船轉運，趕乘汽車往泉州。至新橋頭，復換人力車，趨西街開元寺，晤智遠及轉物方丈，即將行李安置於慈兒院樓下東廡。劉君、谷葦來訪，劉君者早因君之戚串，受其囑託，特來招待者也。飯後，同往私立中學訪吳君。出至泉苑茶莊，晤葦鄰龔人二兄。最後往文廟，陳君適往南安，即與韻剛諸人遍遊廟內各處。

泉州文廟，兩廡從祀者舊皆塑像。溫陵事考云：「元至治元年，總管廉忱始整台塑兩廡從祀像，」可徵也。明嘉靖時改用神牌，於殿後別築高壟藏之。壟前樹一石曰「聖賢瘞

像。」方池石橋爲至正九年盧儒所築，石欄母稚二象石刻，其爲元代作品可以無疑問矣。晤曾振仲先生，閒談泉州掌故，直至傍晚始辭別歸寓。

晚，天陰，起風，頗有北方初冬氣象。飯後，商定分工記載辦法，神祀歸頤剛，風俗傳說歸孟恕，古蹟則余任之。擬後日往遊洛陽橋，並重勘靈山回教遺蹟。

一六，吳曾二君飭人送來閩書，泉州府志，晉江縣志，閩中摭聞，（乾隆丁未年刻，邑人陳雲程孫鵬輯），青氈筆錄（晉江柯淳菴輯）諸書，自此可不虞無參考書矣。谷葦兄來，同往文廟，以陳君往南安未晤，遂到泉苑，同霽人兄往奏魁宮，拓十字架古石刻。十二時回泉苑，葦鄰兄出示所藏書畫，黃道周立幅，下截已短兩字，藍瑛小冊多蟲蛀，殊可惜也。飯後葦鄰兄爲導，先至清淨寺，許主教已出門，即去訪吳桂蓀先生於壘芳橋。吳公富收藏，爲泉郡名進士，出示德化造像數尊，背有何朝宗印章，惜手指均有損壞，非完璧矣。銅羅漢像四，爲小開元寺中物，寺僧售諸吳宅者，尙有十餘尊，不知消息。云係唐製，實則衣褶像式確係趙宋雕刻。背有「心字」二字，其作者之印記歟？宋磁碗二，一大一小，出土於塗門外馬隻

鄉之某山。山故有「寶藏」二大字石刻，鄉人於此墾掘得之，殆宋末宗室欲渡海時，中途溘逝，殉葬之物也。大者與天水出土者相近，小者宛然鉅鹿所見。國姓瓶一，高約近尺，口小，外附貝殼甚多，爲鄭延平裝盛火藥之陶罐；沿海漁民往往得之，市諸泉州，祇三四元而已。余爲之攝一影，斯亦延平事蹟之可以記載者也。辭出後，同谷輩往訪銅佛寺於平民學校，尋遊清源書院。書院爲施琅府第之一，雅有園亭之勝，歷年爲北軍所居，已十燬其九矣。經道口街育文堂，顏剛爲風俗調查會購得泉州唱本數十小冊，府志則缺頁約百餘，且價亦不賤，卻之。復往承天寺匆匆一覽而出。經開闔王氏家祠，叩之不應，遂回劉宅小坐，歸寓。晚飯後，翻閱各種參考書，其與今日所遊有關者：

(一) 溫陵事考於開元寺條下有「……歷五代至宋，更創支院百區（一作二百一十七）元劉鑒義奏將支院合爲一大寺……」云云。是則小開元寺之銅像，其爲宋製可以得一旁證矣。

(二) 府志（縣志藝術門略同）「王弼小名盛世，晉江人，工詩文書畫，尤喜塑土



寫真及諸仙佛像，獨造其微，雖阿尼哥，劉秉元，髮帛脫活者，不能過也。同時又有何朝宗者，不知何許人，或云祖貫德化，寓郡城，善陶磁像，爲僧伽大士，天下傳寶之。此卽今日所見建磁造像之作者何朝宗也。

(三)承天寺，本爲月台寺，五代節度使留從効之南園也。南唐時建，號南禪寺，宋景德四年賜今名。有七佛石塔，宋僧祖珍建，間植榕樹，砌欄之。宋宋邱葵詩「堂外幡幢垂夜影，欄邊榕樹動秋聲」者，卽指此。元末燬於兵火，洪武初僧原輔建佛殿，道陵建佛堂，東西二經藏，智莊建輪藏及三門，永樂中建羅漢堂及山門，己未復被兵燹，庚申重建佛殿，萬曆二十四年重修東西廊，是以除石塔外，承天寺固一再被兵而重建者也。

一七，早起，天雨；城外之遊，祇得作罷。與顏剛孟恕參觀戒壇藏經，散缺甚多。戒壇以木欄圍之，拾級而登，四面均有階道，建築極莊嚴崇煥。上懸「法淨法身」匾額，爲紫農山人洪承峻所書，頗挺拔。

考諸閩書方外志，戒壇爲宋時敦照禪師所建，關於戒壇建築的內容記載頗屬詳細。其言曰：……

「本州開元敦照禪師……覽南山圖經，因太息以寺之戒壇制度，桷陋不盡師古，其徒作新之。旣成，恐來者誕之也，使崇灌者序表法刻之石，其略曰：按圖，經壇五級者，五分法身也。位北向南者，生善滅惡也。第一級高一肘者，制心一處也。第二級一肘半法輪土壇量者，紹法王位也。第三級高二指者，直俗二諦也。稜方七尺者，七覺意也。下二級闊狹隨宜，不表法也。四階道者，便涉降也。中尊象者，佛在臨其上也。上三珠中天建壇釋梵所獻者，戒珠瑩也。佛後四位，一樓至，二定田邪，三馬蘭邪，西土註立壇主，四南山師，北方弘律祖也。東西相望十坐者，十師位也。下級十金剛者，不壞也。四圍神象者，護久住也。下列龕穴者，准灌頂經護三歸各十二神合三十六護五戒各五神合廿五，有六十一龕也。上級四王環十六神者，並以本願在處護法也。龕列廿八宿，出沒照臨同護也。欄柱金翅啖龍者，制除業惑也。欄柱下多獅子者，出家寓其魔，外無敢犯，

如彼威伏百獸也。內有九龍擊珠，效祇園鐘台下龍沐水也。灌頂相也。中置法界輪者，以法境界量開悟受者，萬法惟心，無始倒迷翻惡成善也。爲屋而塗繪者，俾登之上敬也。」

今之所見，或未必盡與宋制相符，顧大體尙不謬也。隨以鎂光攝飛天一幅，以備後日參考。

九時，似有晴意，遂與顏剛孟恕往訪谷葦兄於新府口，小坐，同遊玄妙觀。繼往玉犀巷黃宅，晤吳君藻汀，園中老桂尙作花，盆蘭頗多。出至李宅（世襲壯烈伯李廷鈺後裔）因主人他出未晤。還訪黃孫戴君，黃君出示舊藏黃山谷祝允明墨蹟手卷，石章一刻，「帝許能文」爲李家物也。辭出後，復至李宅，候久，主人卒不來，乃出。途經縣教育會，觀韓魏公石刻畫像，係道光時周凱所摹。往南大街，顏剛爲風俗調查會購件。遂往金魚巷某宅，得見磁器二三十件，顧德化精品極少，一水盂，磁胎細而薄，刻龍亦頗生動，一側有寸餘長之裂痕，至爲可惜。觀音像一，雙鬢後垂，斜倚蓮座，衣褶細勁而飄舉，惜葉莖復折其二。此外又見書

十餘件，僅有王漁洋柳州話別圖手卷及楊西鶴仿古冊頁尙佳。二時同谷葦至玉蘭亭午飯。

飯後，往清淨寺，晤許主教，略坐即出。至三義廟武成殿，看諸葛鼓，又往南校場棋盤園，蒲壽庚府第遺址也。講武坊，待禮巷，竈仔巷一帶，當時均在府第範圍以內，蒲氏聲勢可想。自此往南門，遊天后宮。宮宋慶元二年建，永樂五年使西洋太監鄭和奏請拓之，而宮宇益崇。殿前石柱，雕盤龍，極飛舞，此在漳泉兩州祠宇大抵如是；顧此天后宮，則別有一故實焉。  
據閩雜記云：

「兩石柱……右柱者猶疑神工，相傳師徒二人分製。師成，勝於弟，人皆譽師；徒恥之，閉門精思，龍降於室，凝視而默識之，遂成此柱，師亦束手。自歎不及，即今右柱也。」

龍降之說，雖涉誕妄，而此二柱，其爲名手所作，可斷言也。出南門訪陳澤山先生，云尙在南安，未獲晤談，至以爲憾，遂往新橋，折北，過文信國祠回寓。

途中見有迎神問卜者，祥情具見顏剛所記，茲不復述。沿街搭臺演劇者有兩處，勾臉紮扮，均在道旁。聆其所歌，音節簡單，後場用笛色，亦用梆胡，有時和聲合唱，酷類高腔班之幫腔。谷葦告我，此大班也。別有所謂七子班者，班僅數人，專尚小戲云。考諸閩雜記有「七子班……其旦穿耳傅粉，并有裹足者，即不演唱，亦作女子裝，往來市中……」之語。民國以後，恐亦無此習俗矣。

一八，早起，往訪谷葦。至洪衙亭，尋洪承峻舊府遺址，僅存石階，餘則瓦礫一片而已。志稱「承疇方貴盛，峻獨偃蹇巖壑，夷然物外，自號紫農山人，以書翰篇什自娛，其兄不能強焉。」旁有唐忠烈祠，祀張巡許遠，爲承峻所建，匾亦山人手筆。聞泉郡新正有明糖一種，亦爲承峻所命名，其志可見矣。出至朱文公祠，以門扃不得入，轉至蔡巷。蔡巷者，因有蔡京府邸舊址，故名。遂出東門趨泉洛車站，候車，行半小時，乘之東行。約二十分鐘，達洛陽車站。站在蔡忠襄祠側，離橋約半里，橋口有「海內第一橋刻石」。

洛陽江，古名萬安渡，界晉江惠安二邑，唐宣宗微時遊此，謂山川勝概，有類洛陽，因以

名江。江流迅而險，設遇風雨，數日不能渡。宋皇祐五年，郡守蔡襄爲建石橋，翼以扶欄，並建石塔，以爲橋飾。計在南者有二，中部橢圓，四面刻佛像，方礎尖頂，與承天寺之七佛石塔同式。中央有四，爲民家所佔者一，方形，頂部四角有突起，其一則四面分刻梵文經偈，月光菩薩種種。在此者有三，作五層塔式，橋堍復有石像焉。北岸略有市集，有朱文公祠，塑像似漳州白雲山所見，爲有軍隊駐此，未獲攝影。遂還車站，小憩蔡忠惠祠中候車回泉。

正殿兩側立洛陽橋記石刻二，其碑文云：「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十二月辛未訖功。累趾於淵，灑水爲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靡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渡實支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識其事盧王實、許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旣成，太守箴陽蔡襄爲之合樂，讌飲而落之。明年秋，蒙召還京，道由是出，因記所作，勒於岸左。」說者謂君謨此書，雄偉遒麗，結法自顏平原來，束法用虞永興云。臺側供一塑像，左手持小牌，上書「醋字」，卽相傳投文下海之隸卒夏得海也。猶憶洛陽橋雜劇中有下海一折，二十年前余曾

向名曲師張雲卿習之。惟此劇中有低四，音節近絃索調，唱雖難而動聽異常。其間妙處，盡在頓挫得宜，若呆守工尺，則稜角顯明，興趣索然。七八年前，雲卿走京師，笛鋒銳退，僅有絮關，佳期數折，尙能流利自如，不減當年。下海即遠非昔比；今則雲卿去世已五年矣，誰能奏此下海曲耶？與念及此，不勝天上人間之感！

三時乘車至瑞楓嶺，嶺離靈山回教墓尙有二里餘。到山後遍覓阿耐氏所稱之基督教徒刻石不得。康熙間重修碑記，因風大亦不能拓，遂還大道。谷葦導游東嶽廟，廟在鳳山之陽，規模極闊大，惜爲軍隊所毀。附記唐宋以來忠義者十人，有關岳，有張巡，許遠，有文文山，陸秀夫等。又有三王祠，三王者，開閩王潮，王審知，王審邦也。國聖媽，即鄭延平之母平川氏，泉人之好花攤者，多祈夢於此。餘詳韻剛所記。

將近東禪寺，忽發見古墓一處，石棺約四五具，其偏近大道者，有亞刺伯文石刻焉，文字之下，復雕圖案花紋三層，寺之後亦有石棺四五，惟無文字耳。擬明日來此，工作一切。遂進東門，往遊崇福寺。寺在城東北隅，宋初陳洪進有妹爲尼，（閩書作洪進女）以松灣地



建寺，名千佛庵。元祐六年，改名崇福。地有晉松四株，詢諸寺僧，寺僧茫然不能答。荔樹頗茂，相傳亦宋時物。鐘樓懸巨鐘，能聲聞二十里，並附有一種傳說，孟恕記之。至東街，飯於四海春。

回寓後，以日間被風，全身極倦怠，乃擁被而臥，竟發寒熱。寓所中僕役入夜則闐然聚談，未明即叩門，攪人清夢。半夜樓上，復有慈兒念經夜課，鐘磬并作。此外蚊也，蚤也，均能使人感受不快。頡剛日來，亦苦失眠，常於夜半披衣起，燃燭閱書。

一九，谷葦來，同出西門。五里，西埔鄉，訪所謂十字架石刻，至則一釋氏造象也。胸間刻卍字，鄉人遂以誤爲十字云。又五里，至南安縣學，有鄭忠節焚青衣處碑石。進南門，小憩於南安高等小學校，校故南安書院，頻年駐兵，毀損頗多。十二時，往遊九日山，黃君爲導。山在城西，離城約三里，重九日邑人於此登高焉。唐秦系，姜公輔，韓偓先後寄跡，宋爲士大夫餞送雅集之所，朱文公會載酒於此。山麓有寺曰延福，僅有一殿。山半有「泉南佛國」四字。其上曰秦君亭，爲秦系遯跡處。閩中撫聞云。

「會稽秦公緒系，避天寶之亂，居南安九日山，有大松百餘章，爲東晉時物。公緒結廬其下，穴石爲硯，注老子，彌年不出。姜公輔謫泉訪之，與語窮日不能去，乃築室依焉。公輔卒，公緒葬之山下，人爲立亭曰秦君亭，號山爲高士峯。」

石佛巖在高士峯巔，有石佛一，爲陳洪進所鑿。此外晉朝松，妙墨堂，已無遺跡可尋，遂悵然下山。候車山麓，許久不能得座，復步行至南安站。最後得一車，客座已滿，予與頡剛，孟恕，谷葦分立車傍。肩爲車頂所壓住，不能直立，極爲狼狽。予笑謂頡剛曰：此馬弁生涯也，個中甘苦，洵非局外人所能知矣。到西門，訪大中經幢於站旁，剝蝕處已不少，不逮漳州咸通經幢遠甚。進城至南大街，購規寧錠，歸寓服之，寒熱復作，睡後又屢醒，深以爲苦。

二〇，早同孟恕，往訪谷葦。復至清淨寺，晤許主教，十一時歸寓用飯。飯後出東門至東禪寺，先在寺西工作。孟恕助予撫拓石棺上亞刺伯文石刻，拓後攝影。孟恕復一一爲之測量石棺長短，層次高低，及其與大道並東禪寺屋角石階之距離，予又爲之助。如是約兩小時，遂即轉至寺後，次第工作如前。最後於大道之北，又得石棺五具，並有一亞刺伯文碑記。

焉。撫拓攝影測量繪圖，惟我與孟恕二人是賴。蔡僕童稚，照顧鏡箱器具，又慮未周，安能望助。孟恕與余共同操作，此爲第一次，頗得其力，予甚感之。

此古墓三處，予以在東禪寺西者，假定爲甲區，寺後者爲乙區，大道之北者爲丙區。甲區石棺之顯露於地面者有五，其有亞刺伯文石刻之石棺凡三，可拓者僅二，乙丙二區之石棺均無亞刺伯文石刻。

石棺第一級刻亞刺伯文，其不刻文字者以花紋代之，第二級花紋，作扁平寬闊之箭頭形而略傾斜，第三級花紋迴環，亦有作五瓣花式者，第四級略似如意，勾搭處頗見匠心，花紋之大略情形如此。石棺上面中央部，往往有長方形之空陷，其式頗似近代基督教徒石棺中央之種花部分。乙區區域大而石棺少，其一上部已傾斜，微露石棺內部。丙區石棺排列極整齊，亞刺伯文碑記樹於石棺面上之一端，其式亦常見於近代基督教徒之墓地。碑記文字陰文，以年代久，磨泐頗多。惟此丙區，四面荒塚壘壘，疑皆後代所侵佔者，非一事也。

東禪寺志稱在仁風門外東湖畔，唐乾符中建菴，廣明元年改賜今名。眞福和德理行實記所載之古十字架三石，其一卽得自離東禪寺百餘步之田中者也。今此甲區古墓，離東禪寺亦僅數十步，甲區之南卽係田園，相去祇數武耳。然則此古十字架石刻，其與古墓有關係耶？此可疑者一也。

據阿耐氏之所報告，靈山回教墓附近，有用亞刺伯文記載基督教徒姓名籍貫之殘石；因此可以證明當時在泉州之基督教徒，有應用亞刺伯文字之事實。則此甲區所發見之古墓，其爲回教徒耶？抑爲基督教徒耶？此可疑者二也。

回教徒之墓地，其顯露於地面者，底部邊緣長方，突隆面作半圓形；雕琢者往往在長方部之一側，此常例也。基督教徒墓地，顯露於地面之部分，往往高至數尺，作層階式，四側常刻花紋，中央部空陷，便於種花，亦常例也。此可疑者三也。

中世紀在泉州之基督教堂，東門外有一所，屋宇華美，園林茂密，當時西洋教士致彼國教友函中，常稱道之。其與前見之古墓相近耶？抑當時教堂之墓地卽此甲乙丙三區耶？

此可疑者四也。

所幸甲區石棺上之亞刺伯文，完好可讀。丙區碑記，雖多剝蝕，尙能分辨。繙譯之後，可以告吾人真相矣。

五時工作完畢，歸寓晚飯，精神頗佳，翻閱閩書，得關於倭寇材料甚多，錄之別冊。

二。谷葦來，同往西隅師範學校，參觀日本教堂。有光緒二十七年郡守趙文敦所贈之「雅化作人」匾額，當時傳教師田中善，爲大谷所派，來泉州任新化學堂堂長兼主布教事宜。後有田中秀明及松本義成二墓。田中秀明者，田中善之女也。出至蓮心庵，有「大無蓮心」橫額，款署兩朝隱人洪承峻拜書。說者謂蓮與良諧聲，殆指其兄洪承疇歟？隨往城隍廟，廟爲五代留從效故宅，周顯德三年捨爲寺，名報惠，宋初名資壽，明嘉靖間始改爲城隍廟，故院中有釋氏石塔焉。往東，至小山叢竹書院，其地爲一高阜，志稱其地氣獨溫，溫陵之名始此，朱文公種竹建亭，講學其中，自題曰小山叢竹。有朱子石刻像，爲明通判陳堯曲鑄所。嗣後亭毀於兵，像碎爲三，書院亦侵作民居。康熙四十年通判徐之霖，庀材修之，石

像亦經補綴，始稍復舊觀矣。今則斷垣殘瓦，觸目皆是。翠竹數株，搖曳於蔓草間，咸呈憔悴可憐之色！夫晦庵德澤在泉漳間，地方人民不應如此漠然置之，殆別有隱衷歟？（泉郡書院，均駐軍隊，小山叢竹若經修葺，當然亦不能免。）繼至梅石書院，書院在郡東北，明嘉靖八年建，祀一峯先生（羅文毅公倫）故亦稱一峯書院。今已改爲農科高級中學，晉江農會附設焉。去書院約數十家，相傳爲一峯讀書處，已改建土地廟，稱之爲一封書佛祖，可笑也。還至北鼓樓，經都督府街，俞大猷府第尙在。俞爲晉江人，當其任千戶守禦金門時，以「海寇頻發，上書監司論其事。監司怒曰：小校安得上書，杖之奪其職。」（明史本傳）朱統巡視福建，薦爲備倭都指揮。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七年間，倭寇沿海諸郡，大猷輾轉蘇浙擊卻之，後與戚繼光合擊蹂躪閩廣海倭。迨倭平，復大破兩廣山賊，由是威名震南服，今聞其後已式微矣。復經生韓古廟，志稱「當韓國華守泉時……衙中榕樹生斑枝花，侍婢連理，取以奉國華，國華幸之，懷孕，爲嫡夫人所逐，乃生魏公於廟，世傳斑枝記雜劇是也。」廟中並有血石一，舉以爲證，殆齊東野人之語也。飯於玉蘭亭，余仍畏風，脾胃亦不健，據案默坐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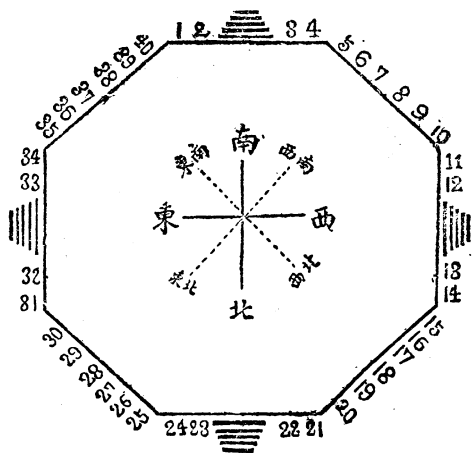
已飯後至忠所訪蒲晉賢，叩門見一五旬餘之婦人，據稱晉賢去世已三年，僅留一姪，在南門外爲商，族譜已爲永春同族者取去云，仍然不得要領。乃至某宅，見德化磁觀音像一，底部雖有裂痕，卻尙完善。主人云可割愛，索價二百金，非大腹賈不能得也。遂到泉苑，向葦鄰鬻人二兄告別，晤曾王二公，談泉州掌故頗多，王公者，開閩王審知之後，近主持修志事宜，故於泉郡古蹟，尤饒興趣。

歸寓晚飯後，搜尋關於蒲壽庚後裔之記載，竟不可得，惟連日來得諸傳聞者，約有數種：

(一)南門外浦口黃姓，爲壽庚嫡裔，卽第一次所記載之吳姓也。泉州稱黃爲吳(吳音)，因致此誤。

(二)塗門外尋浦鄉居民，男子在家照呼兒女，不與外間相往來；婦則對外買賣一切。說者遂謂明初蒲姓子孫，因太祖欲治其先世導元傾宋之罪，不得讀書入仕，致有易姓者。易姓之後，復慮事洩，致終身家居，不敢外出。後乃相沿成習，有此特殊風俗。





焉。

(三)新橋一帶漁戶，以水為家，互聯姻好，為「不齒於士」及所謂「終夷之也」之結果。

(四)忠所蒲姓，為一回教徒，且其地  
址，逼近棋盤園壽庚府第。

就以上四種傳聞，加以揣度。自以第四說為較近。此後進行，應先從調查永春蒲姓家譜入手，復參酌明實錄關於禁錮蒲姓之事實，或可得一綫索也。

二二，早起，為東塔佛傳圖攝得十餘片。東塔之由磚為石也，先僅一成為嘉熙間僧本供所建，嗣後僧法權造四成，僧天錫造第五成，至

淳祐十年始竣工。佛傳圖之排列，依塔形而分別八區，今爲列表如左：

- |         |         |
|---------|---------|
| 1 逾城出家  | 2 雪山苦行  |
| 3 牧女獻糜  | 4 天王爭鉢  |
| 5 連河澡浴  | 6 道樹降魔  |
| 7 錫解鬪虎  | 8 鉢降火龍  |
| 9 薄荷示跡  | 10 乳光受記 |
| 11 流水活魚 | 12 口井狂象 |
| 13 三獸渡河 | 14 三車出宅 |
| 15 育王遷善 | 16 耶舍現通 |
| 17 童子聚沙 | 18 薩訶造塔 |
| 19 僧到赤烏 | 20 經來白馬 |
| 21 雲巖獅子 | 22 二龍爭珠 |

- |         |         |
|---------|---------|
| 23 三畜評樹 | 24 鬪勇金毛 |
| 25 玉象羅塔 | 26 金鹿代庖 |
| 27 天人讚鶴 | 28 田主放鷹 |
| 29 雉撲野燒 | 30 禽警毒蛇 |
| 31 忍辱仙人 | 32 獨角大仙 |
| 33 捨身飼虎 | 34 (已換) |
| 35 童子求偈 | 36 青衣獻花 |
| 37 兜率求儀 | 38 毗藍誕瑞 |
| 39 太子出遊 | 40 沙門示相 |
- 於火，一則不知去向矣。遂回寺用飯，飯後雇車至車站，往安海鎮。訪謝君於養正學校，適回泉州，僅晤校中教員張君。遂將行李交付訖，復同顏剛孟恕至站，候久不得車，乃步行至靈谷葦來，同去訪李某，擬一觀李卓吾先生畫像，適遇於途，據說有兩幅，一藏祠中，已燬

水約十里餘，出泉州吳公介紹信，訪吳君譜瑄於后鄉。承假樓屋，爲余等寄宿之所，並介紹其戚屬蔡君來談。蔡君曾肄業於上海美專者，具述某氏圖騙存款之事頗堪發噱。吳君大公子亦來談，現在鼓浪嶼英華書院，適於前日回鄉云。譜瑄君早年經商爪哇，回國已二十餘年。建洋樓一，顏曰福壽堂，以西太后光緒曾賜福壽字故也。匾題同知銜吳景洲，想係譜瑄君之兄。室內有民國四年十一月，福建巡按使許世英發給吳景津購買內國公債六千元之公字四百另四號獎狀一紙。內國公債歟？大典籌備費也。入夜，風甚厲，極寒。

二三八時餘，蔡君偕一吳某來，導往華表山，探索摩尼教遺蹟。山離后鄉祇三里，志稱「兩峯角立如華表，故名」實則不如今名刀尖及石刀之爲安也。先越一嶺，沿華表山腹往西北，至紫竹寺，自山麓至此計有四里。予以閩書所稱草庵在山背之麓，實非今之紫竹寺，乃折至華表山腹，復由此下山，據吳君云，舊傳有寺基兩處，予等先後至其地。所謂基址者，並無殘跡遺存，僅山地一片而已；但其旁有泉，後有石級達山頂。所謂玉泉，所謂雲梯百級者非耶？隨即攝取數影，復還原道，孟恕與蔡吳二君先行，予與韻剛則沿山麓小村，往北

再行搜索，直至華表亭遺址，仍無蹤跡，始返后鄉寓所。飯後已三時，即趕至車路，始悉新章靈水並不停車。然則車站路程表，何以有靈水站耶？遂與頡剛孟恕步行回安海，晤謝李二君。少坐，復去訪鄭君於平民醫院，談往游石井事極暢，傍晚回校。

關於華表山摩尼教之遺跡，閩書卷七方域志云：

「華表山與靈源相連。兩峯角立如華表，山背之麓有草庵，元時物也。祀摩尼佛，摩尼佛名末摩尼光佛，蘇鄰國人也，號具智大明使。云老子西入流沙，五百餘歲，當漢獻帝建安之戊子，專形榛暈。國王拔帝之后，食而甘之，遂有孕。及期，擘胸而出。榛暈者，禁苑石榴也。其說與攀李樹，出左脇，相應。其教曰明，衣尙白，朝拜日，夕拜月；了見法性，究竟廣明，云即汝之性，是我之身，即我之身，是汝之性，蓋合釋老而一之，行於大食拂蘇火羅波斯諸國。晉武帝太始丙戌，滅度於波斯，以其法屬上首慕闍。慕闍當唐高宗時朝行教中國，至武則天時，慕闍之弟密烏沒斯拂多誕復入見。羣僧妬讚，互相擊難。則天悅其說，留使課經。開元中作大雲光明寺奉之。自言其國始有二聖，號先意夷數。

若吾中國之言盤古者，末之爲言大也。其經有七部。有化胡經，言老子西入流沙托生蘇鄰事。會昌中，汰僧明教在汰教中。有呼祿法師者，來入移唐，授侶三山，游方泉郡，卒葬郡北山下。至道中，懷安士人李廷裕得佛像於京師卜肆，鬻以五十千錢，而瑞相遂轉閩中。真宗朝，閩士人林世長取其經以進，授守福州文學。皇朝太祖定天下，以三教範民，又嫌其教門上逼國號，擯其徒，毀其宮。戶部尙書郁新，禮部尙書楊隆奏留之，因得置不問。今民間習其術者，行符咒，名師氏法，不甚顯云。庵後有萬石峯，有玉泉，有雲梯百級諸題刻。」

溫陵事考諸書記載較簡，但何喬遠當時所謂草庵者，是否尙在，無從加以證明，則明萬曆時此庵猶在之說，似有疑問也。呼祿法師之墓，云在郡北山下。按諸志乘，清源山在郡之北，故名北山，是其墓在清源山麓。惜山多伏莽，遊者裹足，尋訪法師古墓，當俟諸第三次調查時矣。

同時余於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第一千另五十二卷泉州府部藝文下得宋文公

## 詩一首：

## 與諸同僚謁奠北山

朱 熹

聯車陟修阪，覽物窮山川。疏林汎朝景，翠嶺含雲烟。祠殿何沉邃，古木鬱蒼然。明靈自安宅，牲酒告恭虔。肸鬻理潛通，神蛙亦蜿蜒。旣欣歲時舉，重喜景物妍。解帶憩精廬，尊酌且流連。縱談遺名跡，煩慮絕拘牽。迅晷諒難留，歸念忽已騫。蒼蒼暮色起，反旆東城阡。

證以陳援庵先生之摩尼教入中國考（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二號）文中，引用沈繼祖劾朱熹所謂「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之語，則朱文公之所謁奠者所謂祠殿，所謂明靈，所謂名迹，似有謁奠呼祿法師之可疑。余復稽諸志書，關於記載清源山部分，在朱子當時，是否別有可以謁奠之祠殿及遺留之名迹足供縱談者，曰無有也（僅有梅巖，爲留從效別墅故址）中峯有純陽洞，有喜雨亭爲禱雨之所，大休巖爲唐歐陽詹，林蘊，林藻讀書處，而清源山志又有「……又西爲觀音巖……相與琢像



巖端，下爲羽仙巖，在羅武二山之下，卽老君巖，宋時二山下，朱子嘗遊焉。」之說，亦可供參證焉。

二四，早到安平橋，以風大，未能往游水頭。後至龍山寺，大殿藥籤筒，區別爲外男女幼眼五科，殆亦仿效醫院分科制歟？十一時回校午飯，飯後，別謝李諸君至船埠上船，以候潮故，下午一時半始緩緩開出。照例自安海開回廈門之輪船，每月陰曆初六，二十爲最晚，大概須在下午二時左右。初七，二十一最早，趁夜潮出口也。自此漸次遞後，利用早潮。據聞近擬疏濬港口，果爾則廈安交通，便利多矣。

出口後略有風浪，到廈門已六時。關卡海軍兩次稽查，費時頗久。余等先由駁船上岸後，在太古碼頭，雇舢板，以浪大祇能到電燈公司而止。復在黑夜中沿海岸步行歸寓。

綜計此次調查結果，關於風俗，神祇及傳說方面，韻剛孟恕所獲成績甚多。余則於東禪寺畔，發見古墓三區，差堪自慰。蒲壽庚後裔雖難證實，顧較第一次調查時，已有進步。至於宋代石刻造像，在泉州爲特多。除萬安橋外，均爲南渡以後，卽西曆十二三世紀之作。

品；其年代及建造者，根據確鑿，尤可信也。今爲列表如次，留備異日作系統研究時之參考：

- 1 萬安橋
- 2 安平橋
- 3 順濟橋（即新橋）
- 4 承天寺七佛石塔
- 5 開元寺西塔
- 6 開元寺東塔

	開始建築年代	竣工年代	建造者	石刻種類
1.	皇祐五年 (1053A.D.)	嘉祐四年 (1059A.D.)	郡守蔡襄	橋神石像，石塔，及 石塔上之造像圖案
2.	紹興八年 (1138A.D.)	紹興十一年 (1161A.D.)	僧祖派及郡 守趙全衿	橋神石像，石塔，及 石塔上之造像圖案
3.	嘉定四年 (1211A.D.)		郡守鄒應龍	橋神石像，石塔，及 石塔上之造像圖案

4.			僧祖珍	石塔及石塔上之造像圖案
5.	寶慶間(元年) (1295A.D.)	嘉熙四年 (1240A.D.)		石刻天王像及各種圖案花紋
6.	嘉熙間(元年) (1237A.D.)	淳祐十年 (1250A.D.)	僧本供，法權，天錫	石刻天王像及佛傳圖雕刻

(造像之在附郭諸山者，如清源山天柱峯之釋迦石像，賜恩巖(即觀音巖)元祐間所鑄之觀音像，南安九日山石佛巖陳洪進及岱華山宋僧守靜所鑄之石佛，類此者尚多，茲不一一列入。)

此外城中之古物古蹟，均能得一大概。自信此行，尚不辜負。後日者，匪患肅清，社會安堵，復能假以時日，或有相當成績，是則余所希望者也。

### 泉州第三次遊記

一六，一，一六，未明即起，到模範小學，晤蔚深，因同赴廈門，趁江寧船往安海。六時半開出，一路風浪頗大。二時到泉州，先至泉苑，晤偉人。未幾，谷葦來，遂同至潘宅，看磁器，品均中下，僅有明磁兩件，尚可入目，然索價奇貴，付之一笑而已。五時回寓泉苑，晤鶴人。

一七，早，谷葦來，同至吳宅，得見所藏古物，乾隆刻磁筆筒一，精品也。周天球手卷，何子貞字冊均佳；伊墨卿聯蟲蛙已多。蔚深得一德化酒杯，質料細膩，色似乳白；何朝宗觀音像一，視酒杯遜一籌矣。回寓飯，飯後往開元寺。東塔已支木架，據聞祇此搭架費已二千元，修理完竣，非數萬金不可。爲一僑商某所獨任也。倉卒間，隨爲佛傳圖石刻攝二十幅，環而觀者數十人，復託谷葦招拓手全拓之，約過陰曆年後進行。後同鶴人，谷葦直上東塔最高層，

泉州全城，一覽無餘。塔頂鐵缸已傾斜，空無所有，隨攝數片，出開元寺。鶴人諸君先回，余與谷葦往訪劉君於市政局。交涉搬運大街上亞刺伯文殘石至廈，大國學研究院事。後復到天主堂，晤任神父；到泉州書社接洽代售樸社所出版書籍，然後回寓，應鶴人偉人二兄約。在座有曾振仲，吳桂孫，陳澤山諸先生，與澤山談蒲壽庚後裔事頗久，約明日偕一吳姓者來寓晤談。七時撤席，諸友即匆匆散去，實緣近來泉城綁匪充斥，入晚後，除大街外，行人絕少，彷彿戒嚴狀態。地方秩序如此可慮！

一八，昨夜聞鎗聲頗清晰，質諸偉人云，此尋常事！同蔚深、谷葦早因復到潘宅吳宅，無所見。飯後往訪古董捐客林某；出至黃宅，同居林君出示趙文敏董文敏手卷。呂西邨金書磁青紙臨漢碑冊頁，並明無名氏山水手卷，皆佳。後以天雨即歸。悉陳澤山先生同吳姓者來寓見訪未晤，莊君送來家藏呂海山龍虎大幅，黃君石田立幅及洪承峻字軸，足飽眼福。

一九，五時起，雨勢已略止，決計回廈。七時回蔚深趨汽車站，往安海，十時開船，稍有風浪，下午三時到廈門，例受海關檢查，即雇船回校。

## 旅廈雜記

余自民國初元入京，忽忽居十餘年，其間雖一度作西北之長途旅行，顧僅數月即返；十五年八月三日始別京華，南下就事。十八日自滬赴廈，海行二日有半，因同行者有沈兼士、顧頡剛、黃振江、潘介泉四先生，時聚甲板談笑，頗不寂寞。而余所不能去懷者，爲十九日開始之個人作品展覽會也。先是，余以歷年所攝者，益以西北諸片，陳列於蘇州青年會三日；既到滬，江小鶴君慫恿余在上海開一次展覽會，乃由小鶴假得慕爾堂爲陳列會場，日期定十九日，而新寧啓行，適在十九日早晨，遂以陳列展覽事完全託之小鶴。猶憶十八日晚，與小鶴介泉自大馬路北冰洋回到新寧船時，倉卒間以所有應行陳列各片，檢付小鶴，尙歷歷在目前也。後在廈校，得小鶴來書告我展覽會盛況，上海各報均欲刊載揄揚，爲之

愧悚。國慶日，偉英、嫻兒、孟甥來廈，卽以此陳列於慕爾堂者，復陳列於廈大國學研究院之陳列室，一時參觀者紛至沓來，自此遂有廈大攝影學會之發起。而廈門人士，竟有約余在鼓浪嶼開一次展覽會者，終以僅居數月，卽離廈北來，未能一踐宿諾，至今耿耿！

廈大背山面海，風景絕佳。中央羣賢樓，禮堂在焉。學生宿舍曰映雪，曰囊螢，教職員之無家眷者，其宿舍曰博學樓，與眷屬同居者曰兼愛樓，女生宿舍曰篤行樓，此外依山住宅已落成者，約有二十餘所。生物院三層爲國學研究院，其偏南者爲化學院，計劃建築中者有圖書館等等，規模頗闊大，惟終嫌散漫無系統耳。

校址爲前清時之南校場，僻處海濱，離繁盛市場約七八里。船行，一遇風浪，頗不便，步去，則廈門港腥穢遍地，令人欲嘔，是以終日在校，轉覺處處晏然，不願涉足塵市。逢星期，與同來諸友一遊鼓浪，購置零件，有時在白室（爲一夫一婦所開之廣東餐室）用膳，然後回校。常日則五時以後，必至海濱拾貝。此事發動於余及振玉，不數日，兼士先生亦加入競爭，時步海邊，以手杖撥檢，不當意，則大踏步奮勇直前，冀有所獲；余常尾其後，隨檢隨拾。振

玉選擇極精密，佳品不易錯失，往往株守一隅，反復搜剔，及至暮色蒼茫，始各滿載而歸。匆匆晚飯後，即檢理所得，洗水也，剔垢也，紛擾約一小時。於是羅列盤中，爭相誇耀，如是習以爲常課。振玉有時清晨即去，余亦不甘落後，盡力搜羅；及至兼士振玉北歸，搜尋者僅余一人，因此所獲獨多，而精品亦日有所集。嫻兒孟甥來，拾貝興趣益濃；此時南開轉學諸君，亦時往來於南炮臺附近，蓋振玉有以啓發之也。嗣後幸田士偶亦好之，顧佳者極少。振玉攜眷來廈，海濱拾貝團體中復添入君之愛女北華、燕華二小友，拾貝精神，愈見發皇。自此陳廷謨夫人攜其公子僕役，顧頡剛，容元胎並其夫人，均不憚跋涉，努力搜檢，有沿海濱走數十里者，其間以元胎之搜索爲最勇，廷謨之所得爲最精，異軍突起，我其退避三舍矣。開入春後，貝類愈多，佳者亦復易得，惜已回蘇，不獲參與比賽。回首昔遊，曷勝悵惘！

余於授課及自己研究之餘，除拾貝遺興外，常與莘田唱皮簧爲樂，操絃者爲南開轉學之某君。嗣後鄭君囑余授崑曲，早因戀人蔡女士則習長生殿之定情賜盒，未得曲笛，即以常笛奏之，其聲高亢激越，竟若梆子班中所習聞者，以海濱素不聞崑曲，遂亦假用之，不



嫌憔悴焉。嫺兒肄業附小，蔡女士授之舞，居然上臺歌月明之夜，飾快樂神。振玉女公子北華燕華，向在北京孔德，嫺於歌舞，至此寂寞海濱，益增聲色。尤可愛者，振玉三女公子常效其姊，作種種舞蹈姿勢；振玉夫人則於其哄睡五女公子時，亦復高唱其「好朋友，我的好朋友……」之句。博學樓上歌舞承平空氣，其濃郁也有如是者！

攝影機會，凡在旅行時，余決不讓其放過，惟作畫頗少；此數月中堪以入目者，祇有雨後等數幅。其時余居博學樓三層，北窗外有走廊，廊有石灰製欄杆，雨後欄影，屈曲現於走廊之鋪磚上，余卽以此爲畫幅之中心，廊外南普陀山，蜿蜒向東，雲氣鬱蒸，似尙有雨意者，作爲畫幅之背景。攝成後，以粗面 Bromide 紙放大，畫意較從前作品，略見渾厚。泉州任神父肖像，由 120 號軟片上放出，亦較從前所攝人像爲有進步。此外十之八九，均係記載片，於兩次游泉州時所得爲最多。

同事艾克君，好攝影，所常用者，爲大學置備之 5×7 箱，鏡頭 Zeiss 4.5，外有 Telephoto lens。一余於複寫院中所藏古物時，每借用之。艾克君對於泉州開元寺東塔之石刻，擬

盡數攝之，編一專集，期於十六年春間進行，不悉曾否實現也。振玉原爲北京光社中同志，但在廈門，攝影興趣較淡，殆爲拾貝所分心歟？學友中亦有數人好此，而成績尙少，此無人提倡之故也。

在廈數月，除旅行泉漳二州外，曾一赴集美參觀，一遊龜嶼。參觀集美之日，爲九月十四日，同去者，有兼士、頤剛、介泉、伏園、丁山五人。先是葉采真校長來信相約，及期葉君復來大學同去。船行約一小時半，到集美社。（集美社一名滄尾，廈門島北對岸，地屬同安縣轄）。上岸，卽在校長會議室午餐。得晤蔣孝豐、王世宜二君，皆出身北大者也。飯後參觀科學館，底層爲化學物理博物標本室，與之毗連者爲教室及實驗室，二樓爲商業部借用教室，三樓卽校長辦公室並會議室。出科學館後，經植物園，參觀最先成立之集美兩等小學校舊屋。

集美鄉初有私塾七處，各不相謀，陳嘉庚民元回國，倡辦小學，鄉民均不願廢私塾而就陳意；陳遂填平池塘，爲建木屋十餘間，四圍復疏濬成小溪以養魚焉。所入以四之一歸

學校，四之三歸鄉民，鄉民始諾。是爲集美學校開始之兩等小學校，舊有木屋，現擬改建校舍，余力勸保存，以爲紀念，未識當局對之曾否表同情也。隨往圖書館參觀，館屋落成於民國九年，建築費四萬元。屋頂蓋以綠色玻璃瓦，棟樑走廊，均加雕刻，飾以金箔，備極輪奐。二樓書庫，三樓閱書室，現有圖書約近四萬冊。繼至男師範部，有立德，立言，立功，約禮，居仁，尚勇，涉智諸樓，東部校舍爲水產部所借用。女師範部校舍曰尙忠樓，曰誦詩樓，曰文學樓，曰敦書樓，前有曠地爲運動場，幼稚園方在建築中。遂至小學部，近海處有鄭成功舊時營堡，今存一角，特爲留影焉。折至陳嘉庚花園及嘉庚回國後辦事之小樓，然後回校長室略坐，經中學商業各部而至校長住宅休息，五時乘集美漁輪回校。

總計集美全校面積有一百六十五萬餘方尺，未經建築之校舍及空地尙不在內。在校學生截至十五年暑假前止，師範部五百七十二人，中學部五百一十九人，水產部八十八人，商業部一百七十九人，女師範部二百七十二人，女小學部一百七十八人，農林部九十五人，小學部三百四十五人，幼稚園一百四十五人，合計二千三百八十五人。廣東籍者約

估十之一，其他客籍約佔二十分之一，餘均本省學生也。十五年度經常費二十八萬餘，建築費二十六萬餘。全校經費，陳嘉庚自民國八年起以在新嘉坡之不動產橡園七千英畝，並屋業地皮面積百餘萬方尺，向英政府立案，定爲集美學校基本金生產地。

此次往遊，僅得大概，若消費會社，儲蓄銀行，醫院及農林部均以時間關係未能參觀。游龜嶼之日爲十月二十四日。清晨先訪許雨階李公瑞二君，同赴鼓浪嶼，晤艾克及

其友人某君，遂雇一帆船往遊。嶼在海中，係一荒島，山尖有磚塔一，艾克卽以塔島（Pearo Island）稱之。近午泊島岸，余等全由蔓草叢中上山，約行三里許，始達其巔。塔爲八角形，已傾其半。底部有石刻造像，同時復於附近叢草中得二石刻，其一已折爲四矣。按志書僅列龜嶼之名，磚塔既無考，遑云石刻。以余度之，當與南太湖之塔有關係也。當時卽擬將石刻遷存國學研究院中，後以未得校中同意，暫緩搬運，此時是否尙在龜嶼，我不敢知。

此外以南普陀寺離校近，常爲課餘憩息游覽之所。方丈常惺，江蘇如臯人，與莘田尤熟識。太虛法師自星洲歸來，卽在該寺居留十餘日。寺有僧學校一，常惺實主持之。十一月

中建水陸道場，演劇半月，香市稱極盛，據知其內幕者云，糜費至五六萬元，東南叢林，無此大功德也。

鼓浪嶼爲富商別墅所在，山巔有鄭成功閱水師臺，曾爲黃氏園林所佔有，因此而發生訟案者。間嘗登之，鼓浪及廈門景物，盡在眼底，臨風長嘯，間足一洗塵襟。林氏菽莊，建築未就，主人商業失敗，遂致停工；然其所佔形勢，在別墅中，可謂最擅勝地。就海濱巖石，支架石橋，委婉曲折，極盡布置之能事；中途復有石亭二，可以憑欄遠眺。惜爲九月十日颶風所毀，今已不能通行矣。余於此橋，曾攝多幅，均以石亭入畫，各有經營，質諸振玉，亦頗以不落窠臼爲然。振玉就一圓洞中攝成一幅，取景極停勻，佳片也。

鼓浪有工部局，街道隨山坡建築，頗潔淨。對岸廈門市繁盛區域，尙能差強人意，近城部分污穢不堪，涉足，公娼所居小巷尤骯髒。余以往南軒（著名菜館）應酬故，曾至其地，實一變相地獄耳。局口（地名）因有骨董鋪，數往游觀，然爲台民土娼所在，余祇得掩鼻疾趨過之，不敢稍停留也。（十五年春間，局口嘗爲腺鼠疫流行之處）廈門港情形亦然，

數年前友人告我廈門街市，人與豕相爭道，今也目覩其景，不禁爲之啞然。

余到廈門，適值虎疫流行甚劇，死亡頗多，因此同人往遊廈門市街，心頗惴惴。但龍眼正上市，豈能輕輕錯過。購歸後，即浸入過錳鉀液中消毒，然後剝而食之，幸均無恙。秋間苦於蚊，每晚必服規寧數丸，會語堂及熟友中患 *Dengue* 者不少，頗以被染爲慮，竟獲平安。按廈門已多熱帶所習見之疾病，*Dengue* 於一八七〇年來自新嘉坡東航而至安南中國，一八七二年廈門大流行，被傳染者約佔全島人口七五%以上，*Sir Patrick Manson* (*Tropical Diseases* 著者)時在廈門，親見之。*Manson* 氏居廈門十餘年，爲近代有名熱帶病學者。

廈門市並無市立醫院，廈大醫科，方在規劃，醫院設置，更在其後。此時廈門市應有一衛生局，海港船舶之檢疫，不當操諸外人。傳染病醫院，爲必不可少之建設事業。廈大醫院，應分設於廈門市及廈門港，別立一研究所以研究廈門一帶之地方病，並設寄生蟲學熱帶病學特別講座及學侶，以期有所發明，與世界學者相見，我意以陳嘉庚之財力，當能任

此遠大事業也。

廈門市無舊書肆，骨董鋪則在局口，珍品罕見，惟日人龜塚氏所設者，常有佳件耳。何朝宗製觀音像，高僅五六寸，確係牛乳白——德化磁之精者，稱牛乳白（Milk White），或稱（Cream White）古法蘭西之著作家稱之爲支那白 Blanc de China R. L. Hobson and A. L. Heberington The Art of the Chinese Potter。——以千三百金脫售，惜未留影。私家收藏最富者，太古邱君聞名已久，余曾謀面一次，得見所藏藍白磁十餘件，原約改日至其寓所，一飽眼福，終以北來緣慳，不勝遺憾！劉交涉員亦好收藏，匆僅見數幅，至今亦追念不置也。

國學研究院之成立，語堂先生實主持之。語堂熱心任事，不辭勞怨，且胸無城府，坦白率直，因此不容於現代潮流，憤而去廈，余甚惜之。亮丞潛心於中西交通史者數十年，韻剛治學，事事求實際，其用功之刻苦，祇有令人拜服而已，研究院得此二公，豈僅閩南文化之幸，不意竟連帶去職。事之痛心，孰有甚於斯者！余以末學，參加其間，五閱月中往游泉州三

次，極想繼續努力，搜集材料，著「宋代石刻錄」，並爲何朝宗成一專集；何意北來後，消息日趨險惡，同人咸退出廈大，空負此願，復有何說！惟旅廈數月中，拾貝而外，讀書時間頗多。曾就雲岡影片拓本，稍加整理，擬即付刊，草「雲岡石窟小紀」一文，以爲弁言；倭寇事蹟，就圖書集成，通志，明史，四夷館考以及其他載籍中搜集材料，亦頗不少，而「中國歷代醫政考」一書，適於年前編就，亦一可喜事也。



一九三〇年三月初版

■ 閩南遊記 ■

實價大洋一元

著者 陳萬里

發行者 開明書店

印者 美成印刷所

不許翻印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  
七九五號  
電報掛號  
四五四號

開明書店

D697.1  
↓

D697.1

